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六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圖書館藏書

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Vol. XXIV, No. 6, March 25, 1927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廿五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請將原本同寄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贈本雜誌或本館書券

（丙）尤有價值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 原價二角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前後以外正文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二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六號
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朱端「秋山訪友圖」(三色版)……一幅
革命勢力下之要人……八幅
革命勢力下之江浙……六幅

世界人口的將來……陶孟和(一)
法國政黨概述(巴黎通信)……吳頌皋(七)
日本大正十五年間經濟界變遷概觀(東京通信)……童蒙正(一五)
中國財政紊亂之原因……趙文銳(三一)

現代史料

列强駐華海軍之現勢……育幹（二九）
葡萄牙的第二十一次革命……化魯（三〇）
英俄邦交問題……文宙（三一）
捷克斯洛伐克各政黨的新聯合……文宙（三四）
裁軍會議改爲三國會議……幼雄（三六）
日本的大地震……伯雲（三七）

親屬範圍和親等計算法……朱偰（三九）

散曲研究續……任二北（四八）

將來大戰與科學……謝英魄譯（六四）

⦿ Saint Cassien……（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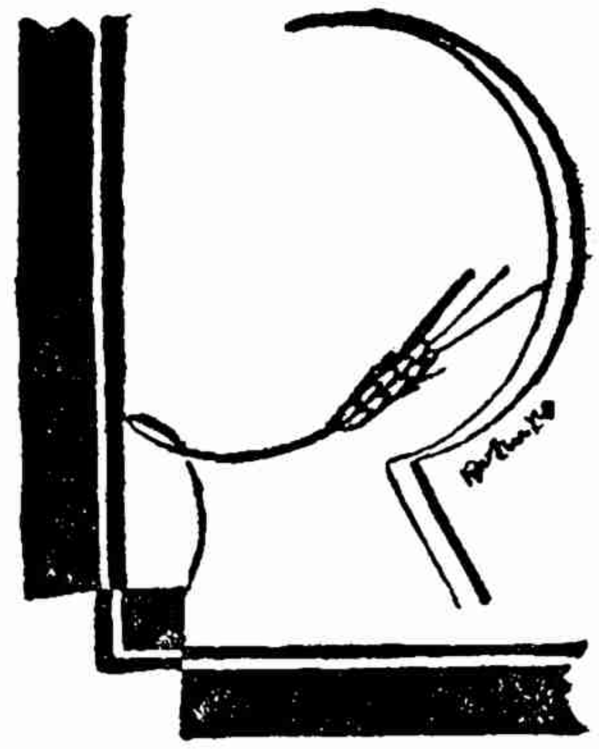
生命如流水（小說）……學昭（六九）

⦿愛人……（七一）

大丈夫（小說）……法國 Henry Duvernois 著　黄仲蘇譯（七三）

⦿談屑……（九二）

時事日誌……（九四）



世界人口的將來

陶孟和

英國的經濟學者經斯 (J. M. Keynes) 在他有名的著作歐洲和議後之經濟第二章裏說了歐洲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是經濟的樂土，經濟的理想國以後，繼續着寫：

『那個幸福的時代忘記了以先使經濟學的建設者深切不忘的悲愁的世界觀。人類在十八世紀之先都懷着美滿的希望。馬爾薩司爲解除那個時代所流行的幻想起見，曾暴露了一個魔鬼。在五十年裏，凡是認眞的經濟的著作都將那個魔鬼看得很淸楚的。到了後五十年裏，這個魔鬼被縛住，不爲人所看見了。我們現在或者又將他放開了。』(第八頁)

這極簡單的幾句話可以說是括盡十九世紀人口的情形。十九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物質環境空前的大發展的時期。一方面因爲各種製造工業的發達，大量的生產可以供給那與日俱增的人口，一方面因爲新土地的開闢，源源不絕的食料品可以供養那逐漸增加的腹胃。同時各種交通事業的發達完成了一個環球大交通的系統，至少還均平了世界上物品的交換。在這個時期裏，人口的增殖並不成爲問題。人口雖然有巨額的增加，但是生產的增加却仍可供養人口而有餘。所以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所謂人口的壓迫的這個魔鬼便不爲人所見了。

但是物質的發展不是沒有止境的。歐洲自從中世紀以來幾世紀間科學研究上所積存的結果，當十九世紀裏，竟得盡量的應用，在改進人類生活上，實在是人類歷史上亘古以來獨一無二的特例。我們不能希望這個物質發展從此以後便繼續不已的演化。況且人類所棲息的地球本來也是有限的。在十九世紀裏，地球上差不多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探險家的足跡，白色人種的膨脹，現在已經充滿了全球的四隅。荒漠無人煙的島嶼不待言，就是除了亞洲以外的幾個大陸現在也都爲白種人所充斥。非洲的土著或者今後還可以維持他們的數目與地位，至於美洲兩大陸以及澳大利亞洲，土人日益減少，便已經完全成爲白人的

家鄉了。但是白人這種空前的機會豈是可以永遠有的？非白色的人種，除非保持人口靜止的狀態，又將向那裏去容納他們的過多的人口呢？就是在這個經濟的豐富時代，有心的科學家便已看出人口前途的可憂。有名的經濟學者耶方斯 (Stanley Jevons) 曾計算英國煤的產量，預測將來煤脈的枯竭，將影響英國的工商業。著名的物理學者克羅克司 (Sir William Crookes) 於一八九八年便已預言世界小麥的供給將因土壤中窒素的枯竭而減少。這種駭人聽聞的議論在當時或者引起人的訕笑，在現在雖然還未能證實，但是假使世界上的人，永遠不加制限的增加，終必有土地上或土地下的產品不足供給人口之用的一日。

人類的生殖能力煞是可驚。據抽象的推算，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百萬人，男女各半。假使這五十萬對夫婦在二十歲前都生子女各一，到二十歲時，這五十萬對夫婦都死去，則世界上的人口便仍爲一百萬人。如每代的夫婦都能如此，則世界上的人口，便永無增減，保持無變化的狀態。但是假使每對夫婦所生的子女平均爲二人半，卽平均兩對夫婦所生殖的子女爲五人，則一百年後，世界上便當有人口三、○五○、○○○人。假使每對夫婦所生的子女爲三人，則一百年後的世界便有人口七、九五四、○○○人。假使每對夫婦所生的子女爲四人，則一百年後的世界便有三二、○○○、○○○的人口。再假使每對夫婦生殖子女五人，則一百年後的世界便應有九七、六五○、○○○的人口。按這個最末的假定，人口每年約增加一倍。

以上當然只是一種抽象的估計。一種假定的推算，不足據以爲憑。人事界的變化萬千，疫疾，戰爭，天災，地變等等的情形自不待言，就是其他狀況如婚姻年齡，生活狀況，衞生情形，經濟制度，也對於人口有重大的影響。人口的增加絕不能像這樣計算的。我們試看各國人口實際的增加如何呢？例如英格蘭與威爾士自從一八○一至一九二一年的一百二十年間便曾增加四倍，雖然在這個時期裏移民還不斷的遷向國外。歐洲自一八○○至一九二四年間，除了移向他洲的人口四千萬不計外，曾自一七五、○○○、○○○增加到四五○、○○○、○○○人口。不計移民，歐洲在過去一百二十四年間，每年人口增加的平均速率爲百分之二。這都是老國家的人口增加率。至於新國家的人口增加速度當然更是可驚。例如加拿大在一六八○年之先，人口不過五八○○人。現在他的人口便已達到三百萬以上，這就是在二百四十年間人口增加六百倍。北美合衆國在南北戰爭前的二百年裏，人口增加速度約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雖然以後他的增加率逐漸降低。我們現在只從這幾個例看來，便知人口增加雖然絕不會與上文所引的抽象的推算正相符合，但是如果得盡量膨脹的機會，也可以達到驚人的速度。

* * * * *

所謂人口問題歸根結底完全是人口與土地的比例問題。現在世界各國因爲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國際交通或其他情形，人口與土地的關

係常不明顯。例如工業發達的國家便可以不受土地的制限，容納大量的人口，因爲他們可以依賴農業國家做他們的倉庫。又如雖然土地廣袤的國家，因爲社會的或經濟的情形，一時也常發見人滿之患。但是若就世界全體而言，人口永遠要受土地的制限。人的主要的食品，如穀類，肉類，必須靠着每年土地上的收穫。人的主要的衣服原料，如木棉，羊毛，也必須靠着土地上的出產。人類生活所必不可缺的動植物完全爲土地所限定。土地可以說是限制人口的最終條件。我們要知道世界上可以有多少人生存，我們便應該注意人口與土地的比例。

可是我們研究人口的第一難關便是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活着的生靈。現在只有西歐與北美的兩大國已經精細的調查了人口，日本與印度的一部分近年來也按期做出人口的統計。但是地球的極大部分却缺乏人口的精確數目。中國，中美，南美與非洲諸國，以及印度的大部分，雖然占地極廣，但是對於人口只有估計，並且是極粗糙的估計。估計稍有不同，出入便是數千百萬。例如中國的人口，據一九一〇年前清民政部的調查是三萬二千四百萬。而一九一一年我們政府官報所發表的乃是三萬一千五百萬。兩數相差九百萬。至於一九二二年中國海關所估計的是四萬四千三百萬。同年郵政局的估計便少了一千五百萬。此外還有若干估計的數目也都不能認爲絕對的可靠。但是這些數目却於我們的人口研究有重要的關係，因爲人口沒有確數便無從定他與土地的比例。一國沒有確數已經影響全局，何況是地球的極大部分都沒有可靠的數目呢。

但是在各國都推行精細的人口調查以前，我們也不妨暫時採用這些估計的數目，使我們得到一種粗淺的概念。這些數目雖然只是估計，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意義。據我所知道的，關於世界的人口有以下幾種推測的數目：(單位百萬)

年	著者	全球人口總數	原書
一九〇八	勒瓦塞 (E. Levasseur)	一六二六	法國國際統計學院報告一九〇九年
一九一四	尼布司 (Sir G. H. Knibbs)	一六四九	澳大利亞洲人口統計報告附錄一九一七年
一九二〇	法國國際統計學院	一七九一	
一九二一		一六四六	泰晤士地圖 (Times' Atlas)
一九二一	國際農會	一八二〇	國際農業統計年鑑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一	曼尼 (Sir L. Chiozza Money)	一八五二	白人之禍

我們據右列各數目，可以暫定全球人數爲一千八百億。關於這些人口在各大陸上的分配則有如下各種推測的數目(數目以百萬計)

著者／大陸名	勒瓦塞	國際統計學院	泰晤士地圖	國際農會	曼尼
亞洲	八五一	九九〇	九〇〇	一〇〇六	一〇四九
歐洲	四三七	四五二	四〇〇	四五三	四五三

非洲	一二六	一三三	一八〇	一四一	一二九
北美洲	一一六	二〇八	一二〇	一四五	二一三
南美洲	四五		三八	六七	
大洋洲	五一(註)	八	八	八	八

(註)勒瓦寨將馬來羣島列入大洋洲內，所以這個數目特多，與他人所計算的不同。

以上是人口的數目。至於土地面積，地球上除了兩極之外五大區域共約五千萬方英里。茲據曼尼錄其分配如下：

亞洲	一七、三九七、九五一方英里
歐洲	四、五九六、七六一
非洲	一一、六五九、七二〇
美洲	一六、〇八六、四二九
大洋洲	三、一四三、七九七
共計	五二、八八四、六五八

如按以上所列人口及土地的數目則平均每一方英里只住三十六人。但是我們實際考察起來，這個平均數並不能代表人口分配的眞相。試一覽世界人口分布圖，便知大部分的人口都住在三個區域，而且全在舊世界上。

(一)普通所謂遠東，即中國，日本諸國。這個區域約占土地二百萬方英里，人口超過歐洲人口總數之上。

(二)印度沿邊界諸區域及錫蘭。這個區域占土地約一萬萬方英里以上，人口約三百萬。

(三)歐洲及地中海南岸。在這三百萬方英里裏，住有四萬五千萬以上的人口。

以上三個區域只占全球可用之地八分之一，而人口竟有全球的人口三分之二。此外如南洋的爪哇島，固然也是人口繁密，每方英里住有人口一千二百人，非洲的尼哲里亞(Nigeria)每方英里的人口密度也在五十以上，各國的大都會當然也麕集了極稠密的人口，但是無論任何區域人口繁密的幅員，都沒有趕得上上述三個區域的。

或者獨有北美洲的東部可以勉強的追蹤這三個區域。他的豐富的自然產物，廣濶的面積，直可以與遠東及西歐洲相比擬。他的工業區域已發現人口密集的現象，而他的地理情形將來也足可以容納大量的人口。但是這個地方開闢的時期還不過三四百年，所以他的人口現在只有一萬萬。自從美國按種族的比例規定移民律，加拿大勵行選擇移民以後，北美已經不能再爲世界的過剩人口的宣洩場。況且，從有色人種的立足點看來，北美也只是白色人種的棲息地——除非他可以取消黃人移民的禁例——於我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上文所說的世界上可用之土地面積五千萬方英里，乃是一種極大量的推算。因爲土地的生產力，必須靠着許多自然的與社會的要素，如熱度，溼度，土壤之肥沃，乃至勞動能力，種植技術，及社會狀況等等。就中，特以自然要素爲最重要。例如空氣太乾燥則作物不生，天氣太寒或熱

的時期太短則作物不熟。據地理學者的研究，所謂可用之地若除去太寒冷的區域三百萬方英里，太乾燥的區域一千五百萬方英里，實際只剩有三千二百萬方英里，爲可生產之地。但是所謂可生產之地又不必全是可耕種之地。世界上果有多少可耕種之地，現在還沒有可靠的計算。據羅馬的萬國農會的研究，在俄國以西，巴爾幹及毘利尼山以北，波羅的海以南，歐洲氣候最良好的十三國家裏生產之地占百分之九十。就中，其分配情形如下：

實際耕種之地	百分之四十
草地，牧場	百分之三十六
森林	百分之十九
池沼，休閑等地	百分之五

據英屬印度的調查，他的生產地占百分之七十六，就中其分配的比例如下：

耕種地	百分之五十六
草地	百分之二十四
森林	百分之十八
共他	百分之二

從這兩個例看來，耕種地都在生產地之半數以上。（中歐西歐有百分之五二·二，英屬印度有百分之五一）。但是其他地方決不容有這樣的樂觀。例如美國農部的計算，謂只有生產地之百分之四十可以生產穀類，加拿大的大部分位在高緯度之內，故可耕之地不過百分之二十。關於非洲最樂觀的推算爲百分之五十，而澳洲大陸則可耕之地只占百分之二十。至若日本則可耕之地約在百分之十五乃至二十一之間。我們據以上這些數目，推測全球可耕之地，最高也不能過百分之五十。這就是只有一千六百萬方英里了。概括的說，全球五千萬方英里之中，有三分之一爲沙漠或冰天雪海之區，三分之一爲有生產而不能種植的土地，另三分之一乃爲實際的耕田。

這個或者還是一種大量的推算。偌大的地球，實在可以供種植的土地，只占他的極小部分。人類當前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使今後陸續增加不已的人口在這個小小的面積上尋求舒服的生活。按以上所舉的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誠然還沒有達到可危懼的程度。兩者的比例還只是每可種植的方英里平均只有一百十二人強。若按近來的研究，卽歐美的人口生活上所消耗的生產品，每人每年需要十五畝的土地，則每可耕種的方英里足可以供養二百五十人，卽現在人口的一倍。若按中國農民的低陋的生活程度，每人每年只需耕地五畝計算，則每方英里耕地可以供養七百人乃至八百人。按前者計算，世界的耕地可以養活四十萬萬人，按後者，可以養活一百二十八萬萬人。

澳洲的人口統計專家尼布士(Sir George Knibbs)的推測，也大略與此相若。據氏之推算，若按美國農部貝克爾(O. R. Baker)關於美國耕地擴張的速度計算，則世界耕地足以維持二,九四二,〇〇〇,〇

〇〇。人若每一英畝（約中國六・五八畝）的收穫可以供養三人，則世界的耕地足以維持九、七九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假使全地球的陸地皆可闢爲農田，則世界雖有一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仍可以維持平均每人需地十五畝的生活程度。

但是這類的推測只有理論上的趣味，而缺乏實用的價値。凡是推測，都假定若干的存在。倘若諸條件之中，有一樣不存在，或稍有變動，結果便不能如預期的推測。以上所討論的人口的將來，只可以表示一種可能的趨勢。我們要研究人口變遷的狀況還須注意社會組織，經濟制度，道德觀念，支配自然的知識與能力，及生活程度諸端。所謂人口問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生殖率問題，因爲生殖是受當時環境情形支配的。

然而我們中國人對於以上所說人口的情形，更應該得到一個深切的教訓。中國一向是世界上人口最繁密的區域。白種人可以向美洲澳洲或其他可發展的地方宣洩他們過剩的人口的時候，我們除了向南洋一帶白人所不耐居或不能居的地方遷移而外，只有設法擴張我們自己耕地的一法。我們自己的耕地還可以擴充若干畝，我們無從推知。但是我們看了人口膨脹最盛的東鄰不遺餘力的經營東三省與內蒙古，慢慢的將這些肥沃的土壤都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我們將來的人口再向何處尋疏洩的地方呢？

據現在大約的推測，白色人種每年增加五百萬人，便每年需要新開闢的耕地七千五百萬畝。他們除了採用經濟的侵略政策以外，或者還不至於便立刻直接的占領我們已經人口稠密的土地，以解決他們的民食問題。據日本最近的人口調查，他在過去的五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間，人口曾增加三百七十萬以上。我們試假定他的每年的增加只是七十萬人——一個極低的推測，實在人口的增加是漸進的——他每年所需要的新耕地，若按歐美人的生活程度，便是一千萬畝，若按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便是三百五十萬畝。已經歎人滿爲患的日本，除了用他們的製造品換取食糧以外，更用什麼方法，更向什麼地方，去開闢他所需要的新的耕地呢？

這些都是於我們人口前途有切要關係的問題。

（附注）此文當與現代評論第二週年增刊內人口與土地一文參看。



法國政黨概述

吳頌皋

本篇所述，僅限於法國現在政黨的情形的一斑。關於法國政黨的沿革，及各政黨政策的不同與變化，不在本文範圍以內，容俟他日專論申述之。

法國政黨之多，派別之雜，其情形頗與民國元年至三年時相彷彿。不過法國政體共和，爲時已久，政黨的作用與勢力早已顯著於世。雖不能與英國的政黨相提並論，但在歷史效能與人物種種方面，自有其特殊的性質，足以左右一國的政治，則可斷言。嘗考法國政黨所以如此龐雜，其原因有三。第一由於悠久的歷史；法國自革命以後，距今已近百年。其中政治的變化雖繁，但總離不了帝制派與共和派的衝突。衝突愈甚，意見愈紛歧，而政治上的派別亦愈層出不窮。例如第三次共和國成立時，政治上的派別大體說來總不外乎帝制黨 (Monarchirts) 與共和黨 (Republicaus)。及後共和黨得勢，握有政權，便因政權的不能分配，與政治主張的發生歧異，遂有和平派 (Moderate Republicaus) 與急進派 (Redical Republicaus) 之別。所以經過一次政變或是革命，政治上的人物及其主張，必隨之而發生不少的變化，變化愈甚，派別愈雜，政黨因之亦愈見其多，這便是第一個原因。第二由於法國人民政治思想的自由。法國人民在政治思想方面所享的自由，恐怕要超過任何國家。這不但可以從前的政治史與革命史徵明此說，卽依歐戰後的法國形勢而論，亦可闡明此說之不誣。法國大戰以後，元氣大傷，名爲戰勝之國，而負債累累，幾至無法清償。人民呻吟於經濟壓迫之下，其身受之痛苦，蓋可想見。因爲有了這種痛苦，於是一班有思想有智識有政治主張的人民，便不能不對於現實的政治發生一種有力的反抗運動。思想急進者，自然的傾向於社會革命；思想稍舊者，則索性醉心於復辟運動。社會革命與復辟運動二者的趨向與性質，雖然根本不同，但其動機均

由於不滿意於現實的政治而起，則完全相同。讀者或許不信吾言，可是一經考察現在法國青年的政治思想與政治主張便可證實此說。還有一點不可不申述者，就是大戰之後，法國人民對於國家主義的信仰，日見其堅，姑不論國家主義是否戰後的法國人民自然應得的一種反省，但在政治思想素尚自由的法人頭腦之中，此種主義，當然亦佔重要的地位，則可斷言。總之法國人民是最尚言論與思想自由的人民。歐戰之中，既飽受種種困苦，歐戰之後，又遍嘗生活壓迫的意味，那裏會不引起一種特殊的政治主張來反抗政治當局？這種特殊的政治主張愈易表示，在野的政黨的組織也愈見其可能，這便是第二個原因。至於第三個原因則凡熟悉法國內閣制者，類能知其詳。法國內閣例須在國會中取得多數議員的信任。此項信任案的關係至為重大。因為一方面說來，內閣的運命的能否沿長，往往須視此信任案 (Vote of Confidence) 的能否取得多數議員的同意以為斷，如從他方面說來，則小政黨的議員所以能操縱大政黨的議員，所以亦能左右內閣的運命，便在這一點。例如共和社會黨一派的議員，僅佔國會中極小部分，平日發表政見，每因勢力微小而感許多困難，可是一到了國會要投信任票的時候，他們也就舉足輕重，為一般大政黨(如共和黨保守黨等等)的議員所重視了。所以法國小政黨的勢力，即使很弱小，只要能夠取得議會中十數席，也未始不可轉弱為強，由小化大。這便是因為大政黨有時不能不利用或借重小政黨的緣故。明白了這層道理，可知法國小政黨之多，及其存在之易，遠非英美各國所可比及，這便是第三個原因。

上面所述，無非說明法國政黨之多，及其派別之繁的那幾個道理。今且把法國現在所有幾個重要的政黨分述如左：

政黨的涵義如何，頗非三言兩語所可申明。這裏所謂政黨祇可指廣義而言，詳言之，即凡在政治上有勢力——不論直接或間接的——有確定的主張的政治團體，皆可稱為政黨。政黨的人數不論多少，對於現實的政治，不論他取何種態度，但其所發表的言論與思想，多少足以左右當時的政治，多少足以影響到他黨的政策與主張，這樣的政治團體在現在的法國，實在是指不勝屈。茲舉其勢力較大者如左：

（一）王黨 (L'Action Française)　這個政治團體，成立於一八九八年；一九〇一年始確定他的政治主張，傾向於君主立憲方面。名之曰「王黨」，蓋極允當。他在現在法國的議會中雖未佔何種地位，但在民間潛勢力甚大，無形之中影響到人民的政治態度着實不少。這派的人數，雖然不多，但領袖人物，却亦負社會的重望，所以不但一班舊式的復辟派人物，都信仰他，就是大學學生與教授之中也有奉為圭臬者。現在的領袖，有兩個很著名的：一個是李翁都德 (Léon Daudet) 一個是却爾瑪拉 (Charles Maurras)。都德係法國著名小說家阿爾封都德 (Alphonse Daudet) 之子。文學極好，口才亦佳，現在王黨所出的機關報名叫 "L' Action Française" 就是他在那裏主筆政。他的文章的勢力很可左右法國一部分青年的思想行為。瑪拉亦係文學家，能文

章，擅辨論，頗得許多人的欽佩。他們的政治主張在實際方面說來，並不能有何使人可表同情之處。他們只是反對現在所謂的共和政體，他們並不是一定要替任何人圖謀復辟。他們只希望以前的法國王族能夠出來肩任國事。他們所以抱此不合理的希望，無非身受現在法國人民所共受的一種痛苦。因爲受了這種痛苦，所以要厭恨現代的法國政治，所以要攻擊當代的法國政治家。他們常常說：『大戰之後，法國民不聊生，痛苦之深，爲從古所未有，要免除此種痛苦，只有借用君主的力量來恢復國家統治的權力。』他們在議會中，並不佔何種勢力，可是利用少數人民仇恨現代政治的一點心理，便有這樣的政治的主張，不能不認爲他也是一種政治的團體。他們也是國家主義者，因爲如此，所以很容易使一部分人相信他和崇拜他。

(二)天主教派　天主教在現在的法國政治中，已不能佔有何種勢力，這是無可諱言的。法國現有的政治家，也許是篤信宗教者，但他並不借重教會的名義來組織任何政黨，這又是可以相信的。不過從法國社會的情形看來，教會的勢力，還未完全消滅。他們依然有他們的團體，常常發表他們政治上的主張，例如巴黎回聲報 (L' Eches de Paris) 便是代表教會對於政治發表言論的機關。他們現在所取的政策，不啻與右派的政策相同。他們自己無甚作爲，却能使右派的政治家得到相當的輔助。他們現有兩派勢力。甲派係舊派人所組織，旨在借重右派的力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乙派則大都係年輕新進的人所組織，旨在設法使政教不要打成一片，既不要反對共和政體，又不要反對社會主義。他們不願居右派勢力之下，却願與左派攜手，共謀新法蘭西的政治的建設。有所謂青年共和黨 (La Jeune Republique) 者，就是乙派人所組織的政治團體。其首領桑尼袁 (Marc Sangnier) 的主張頗含有一部的真理。他曾說過：英美也有天主教徒，但能在共和黨與自由黨中共同作事，並不因教義的阻礙而自居於反對現政府的地位；意大利也有天主教徒，但能與社會黨互相攜手，並不因宗教的關係而放棄這種反對政治當局的政策。所以他很主張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決不可以宗教而損及現代政治，却應根據宗教的精神，而使現代政治更易發展。這一點比較舊時的天主教徒自是高明百倍，雖目下在法國的勢力甚屬有限，但也尚不失爲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此外又有一派教徒則旨在排斥在法國的一班猶太人，居然亦組織團體，發表主張。凡關於政治上的問題，大都取旁觀的態度，但如遇到國家及社會的經濟問題發生，則他們所發表的文字，什九總是牽連到猶太人身上。例如特里蒙 (Edouard Drumont) 在自由聲 (Libre Parole) 所登載的文字，大都關於攻擊猶太人操縱法國的金融的文字。這種言論，這樣的團體，在政治上並不佔何種重要地位，所以夠不上稱爲政治團體。但有一點要知道的：猶太人在法國者大多數已移入左派的共和社會黨與社會黨，他們的一舉一動，往往能使右派的人們受到不少的影響，明乎此理，可知特里蒙所以要攻擊猶太人，也無非代表右派攻擊左派而

已。

(三)愛國同盟會　愛國同盟會(La Lique des Patrsots)是法國主張國家主義的有力的政治團體。本爲密雷浪(Alexandre Millerand)所發起，勢力有限，及後人數益多，社會上對他的信仰益廣，於是團體的效能亦益顯著。現在有許多政治家如鮑斯(Philippe Barrès)凡拉亞(Georges Valois)等皆已加入，成爲黨中的中堅人物。他們是主張積極的發揚法蘭西的國家主義，他們固然主張共和，却反對極端的社會主義與空泛的共和主義。他們想使國家日趨於富強之域，對內能收政權統一之效，對外能有宣揚國威之日。他們主張發展國內的工商業，同時維持國外的殖民地，所以資本主義與軍備擴充二件事，在他們的目光之中，不但不能加以限制，並且要用全力去使他積極發展。他們極希望法國有一大權獨攬敢作敢爲的大政治家出來獨任國事。意大利的慕沙里尼是他們所最欽佩的，意國的棒喝團(Fascist)是一種國家主義的結合，所以他們也很願做效這種組織來執取法國的政權。現在有兩個附設的團體很可以表示他們的政治作用：一是經濟利益協會(La Union des Interets Economiques)，一是青年愛國團(Les Jeunesses Patriots)。協會的宗旨就是要排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侵入，一面且用全力去幫助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在的首領係參議員比連哀(Billiet)。會員則大都是銀行家，礦主，大地主，分各廠主等一類人物。人材既多，財力又富，所以在政治上面，很有不少的勢力。愛國團則旨在做傚意國的棒喝團的組織，不但要有財力，並且要有兵力，所以他們不但盡力吸收青年的陸軍學生及將校入黨，幷且自己照軍隊的組織法，加以同樣的訓練。他們的領袖是泰丁格(Taittinger)。他們有標記，有口號，也有一定的制服。(用藍色襯衫作爲團員的黨徽)他們自稱不怕一切權威，要反對一切侵害法國民族獨立的人。上面所說的凡拉亞本係王黨巨子，近年忽改變信仰，毅然投入此黨。這人對於政治的野心極大，屢次倡言樸蔭凱賚(Poincari)及加亞(Caillaux)都不是大政治家。他們只可暫時維持法國的政治現狀，却不能殺出一條新路去替法國的歷史再增一次的光榮。他本來深信非有偉大的君主再生不可，現在却主張只要有智勇過人的迪克推多出來，就可以挽救法國的國運了！

(四)共和黨　共和黨(La Fédération Républicaine)即係舊時之和平共和派之變相，成立於一九〇三年，勢力甚大，所有首領如樸蔭凱賚那樣人物，皆爲屢遭失敗而屢次登台的政治家。其黨綱注重根據國家主義，用和平的方法，施行合乎共和政體的種種政策。他反對急進派的社會主義者，他排斥愛國同盟會派，他不贊成王黨的作爲，他也不贊成共產黨的主張。只有天主教派與他發生密切關係。所謂右派即係指這黨而言。這黨有悠久的歷史，有比較強有力的人物，又有多數人民對他的信仰。所以到了今日，雖痛遭反對黨的攻擊與一般青年的唾罵，却仍握政治上的大權，仍負政治上大部分的責任，而能在此風雨飄

擒之中支持法國政治的危局。關於這派所施的政策究竟如何，現有的黨員究竟能否繼續前人的事業，自然是個重大的疑問，但這黨的首領向來總注重「國家主義」四字，利用國家主義而吸收大部分法國人民的同情心，總不失為他們的一種有力的政策。他們所以能屢為反對黨的攻擊，而不致完全失敗者，推考起來，亦未始不在乎此。

（五）共和民主黨　共和民主黨 (La Parti Républican Dèmocratique) 是介乎右派與左派的政黨，也可說接近左派（或稱急進社會黨）的共和黨。這派的歷史極淺，內容之複雜，却比任何團體為甚。有一派人自稱為左派共和黨，以別於右派共和黨者；亦有一派人自稱國家主義的急進黨，以反對社會主義為標語者。因為內容複雜，派別衆多之故，所以在政治舞台上，不能有多大的勢力，可以排斥一切。不過他偏到任何方面——或左或右——在最少的限度之下，也可使他黨受着他不少的影響。這便是他能存在的一個原因。現在的領袖人物，則頗願放棄國家主義而與社會黨攜手，例如參議員愛加爾 (Eecard) 及脫爾干 (Trocquer) 即有這樣的主張。

（六）急進社會黨　急進社會黨 (Le Parti Radical) 即是現在所謂左派的最大的政黨。哀里歐 (Herriot) 和馬兒凡 (Malvy) 皆係該黨的中堅人物。他們有幾種反對的表示：(1)反對教會勢力與政府發生關係；(2)反對第三國際的共產黨；(3)反對狹義的國家主義者。他們的主張是：(1)主張女子參政；(2)徵收直接稅；(3)主張發展工商業而提倡八小時工作的制度；(4)主張改組參議院。他們在現在的法國的議會中勢力之大，不亞於樸蔭凱賚的右派。人民對於他們的信用，亦尚不錯。這派的歷史亦很深長，早前法國有所謂擁護人權會 (La Lique des Droits de l' Horume et du Citoyen) 便是左派的有力的先進者。人權會成立於一八九八年，唯一宗旨即在依據法國革命時代一七八九及一七九三年所宣佈之人權的保障，而使政治上的「自由」(Liberté)「平等」(ègalité) 及「正義」(justice) 三大原則得有充分發揮的可能。至今這派依然恪守繩墨，絲毫不加更變，所不同的，現在對於社會主義，比較以前格外重視而已。

（七）共和社會黨　共和社會黨 (Le Parti Rèpublican et Socialiste) 也是左派的一個有力的團體。他的首領是班樂衛 (Paul Painlevé)。他組織這黨的目的，在乎聯絡左派各黨的勢力，俾可與右派或守舊派相抗衡。他在左派之中，勢力不很強大，而能獨樹一幟，不受反對黨的攻擊。照這派的主張說來，有幾種事情是應該反對的：第一是資本家的壟斷工商業；第二是政治家用狹義的國家觀念與鄰國——尤其是德國——互相仇視；第三是王黨的復辟或是迪克推多的產生。這派人注重人民信教與政治的真自由，注重鞏固國家的財政，減少國家的軍備，以為根本治國之道。他們的眼光比較遠大一點，他們的主張也是比較平和一些。可是此派在議會與內閣中雖佔一部分的勢力，社會上的一般人民向他們表示信仰，却不及右派遠甚。例如德法兩國雙

方釋怨互好一事，在共和社會黨看來，似乎是很應該做的事，但在一般民衆看來却感想大不相同，這便是一個小小的證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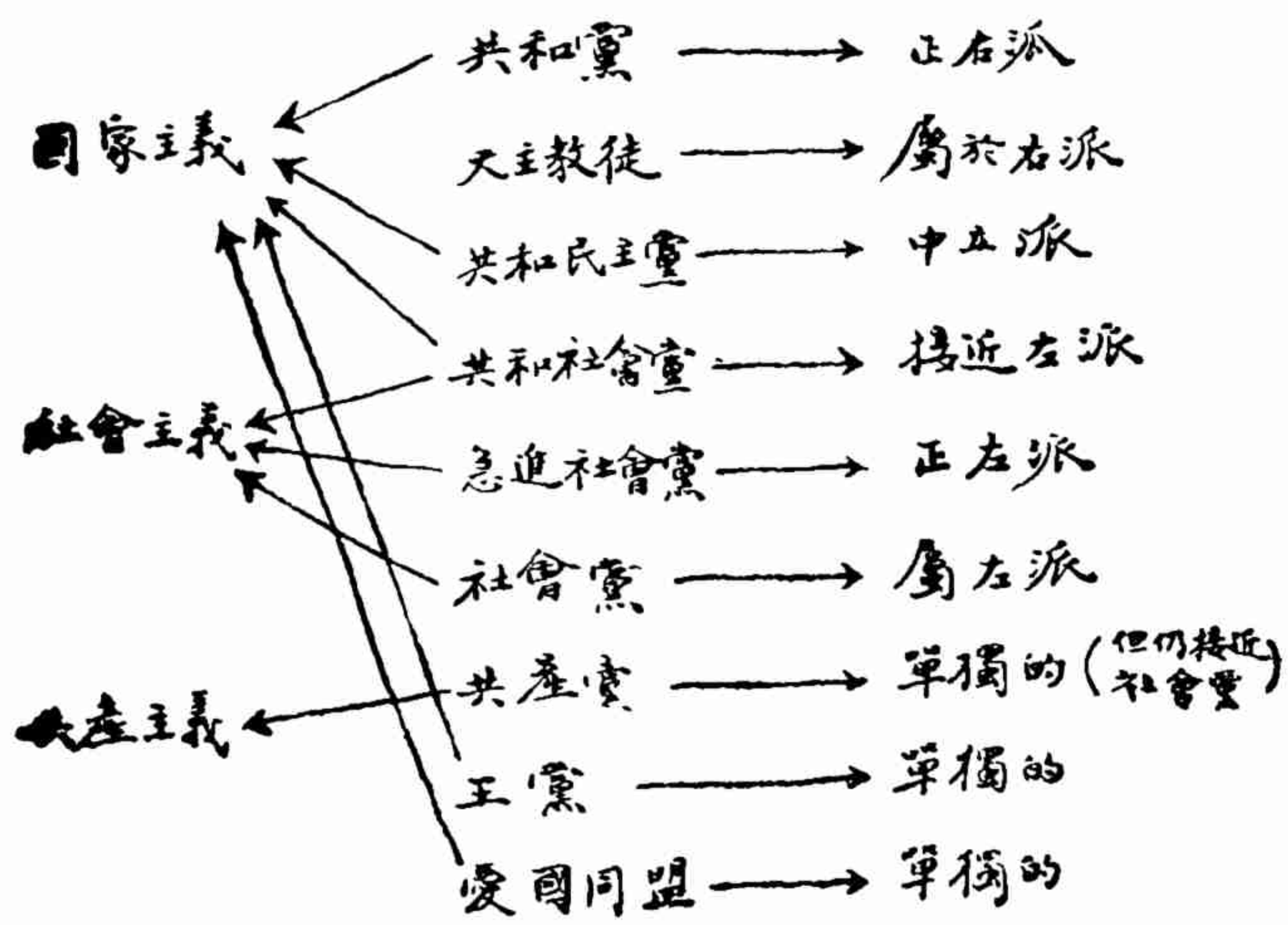
（八）社會黨　社會黨（Socialist）與共和社會黨性質不同，讀者或許易於明瞭。社會黨與急進社會黨性質又不相同，却頗不易加以了解。今試分別言之。「急進」二字在法文為"Radical"本與保守"Conserrative"一名詞相對而言。法國第三次共和政府成立時，本有保守派與急進派之分。及後急進派中又分出兩支派，一是共和黨，一是急進社會黨。現在所謂右派，就是那時候的急進派中的共和黨。所謂左派，就是那時候及現在的急進社會黨。實則就「急進」二字的意義而言，純粹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即本節所指示者——比較急進社會黨要急進的多。在一九二四年左派組織內閣時，急進社會黨假使得不到這個社會黨的臂助，恐怕未必能成功。所以就事實而論，社會黨在法國的政治生活中不啻早已有了他的立足地。至於現在左派的一舉一動更免不了要受社會黨的暗示與支配。有個英國政治家曾經說過：『左派好像是個四肢均全的動物，支配他行為的却一半是社會黨』這話便指此意而發。這黨的人材頗多，勢力亦大，例如勒那特（Pierre Renaudel）龐加爾（Paul Boncour）白倫（Léon Blum）都是能做文章，能以口才號召羣衆的人。一九二〇年的法國鐵路大罷工，便是這班人在那裏指揮的工作。有名勞工總會（Le Confédération Gènèrale du Travail）的，便是他們所組織，他們與共產黨的工作，不很相同，他們是主張緩進的改造社會，主張國家須有永久的和平。他們對國際聯盟及限制軍備的事，都很表示同情。他們的學說上的根據，一半固亦得自馬克思，一半却得自十九世紀的法國的社會哲學。因此有許多地方，他們很不贊成共產黨的政策。要之一個是根據第二國際組成的，一個是根據第三國際組織的，二者孰為和平，孰為激烈，便可不言而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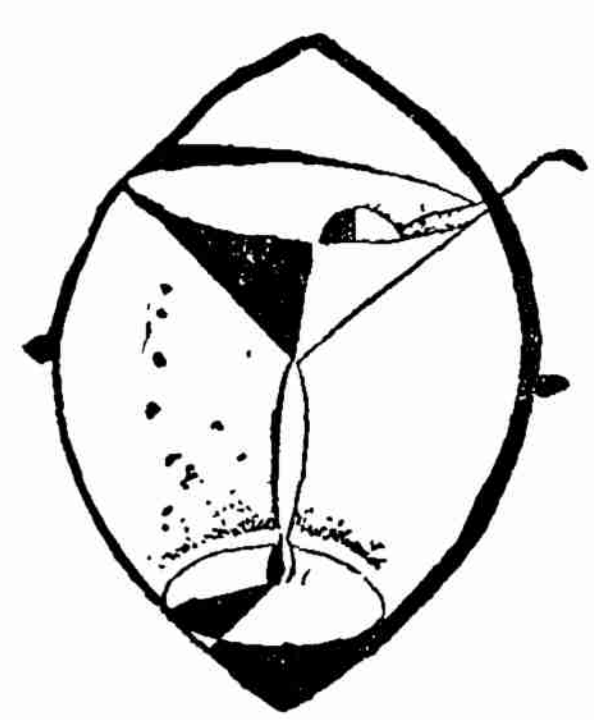
（九）共產黨　共產黨（Communist）在法國比較是最幼稚的政治團體。他本來附養於社會黨而不能多所活動，現在則完全受莫斯科共產黨總部的監督與指助，因此勢力漸漸膨脹起來，不但不與社會黨相提攜，有時甚且要取反對的態度。巴黎很著名的人類報（L' Humanite）本為社會黨健將耶雷（Jaurès）所創辦，對於社會上很有信用。現在則屬於共產黨，成為該黨唯一的宣傳主義的機關了。共產黨在法國已取公開運動，政府不加取締。如開會講演等事，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人民對他視同常事，毫不為怪。自一九二四年在國會中佔得二十六席後，這黨的勢力已為反對黨所公認。因此在許多地方他們所發表的主張與文字，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與往日專取謾罵的態度，似乎微有不同。黨員中現在有三人都很負名望的：（一）是加亨（Marcel Cachin），對於社會學說，深有研究，主辦黨務，責任極大；（二）是柯泰里（Vaillant-Couturier）係一少年作家；（三）是倍兒頓（André Berthon），係法國有名的律師。這三人在巴黎政界中都很活動。他們現在所取的政策，即一方面公開的向政治上擺取勢力，他方面則仍在農人工人界

努力宣傳因爲社會黨曾有勞工總會的設立，他們也組織一個團體叫做勞工聯合總會(La Confédération Génèrale du Travail Unitaire)以爲抵制。此外另有一政治團體叫做社會黨共產黨聯合會(La Union Socialiste et Communiste)，其目的則在把社會黨聯在一起以擴充在野的勢力，主其事者爲拉封(Ernest Lafont)亦係很有幹才的人。

上面所述的九個政治團體，便是現在法國最大的政治勢力。我們要想明瞭現代法國的政局，似乎不能不先把各政黨的派別，加以相當的了解。因爲法國政黨，比較最繁，組織方面也比較最沒有系統，所以如此繁雜之原因已於上文申述過，現在要講者，就是他的缺點。依英國政治家的見解，法國政黨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完密的組織。除共和黨（卽右派）及天主教派自有他的歷史上的系統外，其他如共和民主黨共和社會黨等團體，大都因幾個政治家的能力足以號召社會之故，遂組織成黨。黨員之多少不問，黨綱之是否完備亦置之不顧。所以每遇到倒閣的政潮將發生之時，這種政黨往往不能確定固有的主張，一面只得隨機應變以維持原有的勢力，一面則用盡各種方法强拉別的團體加入，以應付對方的計畫。例如共和社會黨忽而排斥社會主義，忽而反對國家主義，時而吸收社會黨員，時而聯絡共和黨員，主張既可隨時更變，政策亦可不必決定。這便可證明法國政黨內部組織之不堅固不完備，實遠遜英國之政黨。說得好些，大都是以調和的精神周旋於各派之中，以維持或促進法國政治的發展。說得透切一點，可說是騎牆派居多，只講暫時的如何攫取政權，却不注意於永久的政黨的組織，以期延長政治團體的生命。這種缺點，實則不但英國人看得淸楚，卽如法國少數政治家亦何嘗不見及乎此。不過法國的國家組織與他國不同，法國的政治歷史亦與他國不同，幷且法國是講政治思想絕對自由的國家，要他像英國政黨一樣的整齊完備，有議會精神，有團體組織，這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但據吾的觀察，法國的政黨却有一點精神令人不可及者，就是不論他是標出什麼主義採取什麼政策，却有一點共同的心理隱藏在政治家的頭腦之中。這一點共同的心理，就是愛國心。這不但揭示國家主義的政黨如靑年同盟會，靑年共和黨等具此心理，卽如保守派之共和黨與極端左派之社會黨也皆有這種心理的共同表現。記得人類報有人做一篇文章曾經說：『我們是法蘭西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我們要認淸我們是法蘭西人……』這寥寥數語，眞令人玩味無窮。我無以名之，只可名之曰『愛國心的自然的流露』。人類報的口吻尙且如此，其他更可想見。這種愛國心能夠無形的支配政治團體的行動，未始不是法國民族很可驕人的一點。我所以認爲法國政黨有一點不能不使吾人佩服者，亦卽在此。

末後，爲使讀者易於明瞭本文之意思起見，特將上述各政黨列表如左，以供參考：


國家主義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共和黨 → 正右派
天主教徒 → 屬於右派
共和民主黨 → 中立派
共和社會黨 → 接近左派
急進社會黨 → 正左派
社會黨 → 屬左派
共產黨 → 單獨的（但仍接近社會黨）
王黨 → 單獨的
愛國同盟 → 單獨的



日本大正十五年間經濟界變遷概觀

童蒙正

一　概說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內則經西南戰役內亂平定，憲法頒布，國內臻於統一。外則經日清日俄之二大戰役，聲威赫赫，鳴雄於世界。明治在位四十五年而崩，繼之者爲大正。在此初期時代，日本經濟猶未臻於鞏固之地位也。日俄戰後，雖呈一時之良好市況；但未久而物價下落，商品停滯，生產減少，一般消費萎縮。雖其後以桂內閣之外資輸入政策，而恢復一時之良好現象；但終沈於蕭條之市況。良以日俄戰爭一役，外債負擔額著著增加，其時民間之外資輸入額，約達二十億之譜，僅利息付出，超至一億以上。且當時之外國貿易，又連年入超，如大正元年輸入六億一千九百萬元，輸出五億二千七百萬元，入超額達九千二百萬元之數。因而正貨源源流出，在大正元年末，國內正貨額減至一億三千六百萬元，翌年減至一億二千萬元，又翌年再減至一億二千八百萬元。此時日本之財政經濟基礎，實有頻於不安之勢焉。

然而經此二年間之暗澹以後，世界大戰，實然爆發，日本亦捲入漩渦。在大戰之初，外國商品輸入杜絕，輸出商品起一時之紛亂，迨後聯合國因戰事需要之增進，與夫交戰國之輸出貿易減退區域，次第爲日本商權所占有，於是國內工商業，農業，及海運業，頓形發達，成爲空前絕後之良好現象。至大正七年休戰條約訂立，日本狂熱之市民，無異冷水澆身，市況頓時爲之大挫。然以交戰國尚忙於戰後復原事業，故日本雖受一時之頓挫，仍能繼續其工商業之繁榮。迨至大正九年三月以後，日本經濟界乃漸漸入於衰沈之地位；加以大正十二年秋，關東突起大震災，國富猛受損失，匯兌暴落，貿易逆調，遂更臻於悲慘之境地。且自歐戰以來，日本社會上亦開始新知識之運動，如勞動爭議之頻發，細作爭議之蔓延，失業者輩出，就業難生活難之事實，漸呈顯著，於是社會上漸感不安，而此問題亦遂爲今日經濟討論之中心矣。

顧日本在此十五年間之經濟界，正如一大循環。大正初年之蕭條景象，正如今日之悲況。然歷史非反復者也。今日日本經濟界之地位，較之大正初期時，其規模其內容，實有隔世之變化。明治時代固爲空前之大變化時期，而大正年間之變化，吾人實有感其不必即爲絕後之變革時代也。茲將大正十五年間之經濟發達狀況，分爲「財政」「金融」「貿易及其他」三項，而概論之如左：

二　財政

大正十五年間之財政，以數字列之，而覘其發達如左：（單位千元）

年份	歲入	歲出
大正元年決算	六八七、三九二	五九三、五九六
三年同	七三四、六四八	六四八、四二〇
七年同	一、四七九、一一五	一、〇一七、〇三五
十年同	二、〇六五、六一一	一、四八九、八五五
十三年同	二、一二七、三九一	一、六二五、〇二四
昭和元年預算	一、七三〇、〇五八	一、七三〇、〇五八

由上表觀之，大正元年度乃至三年度，其增加額尚不及一成，此可見其沈滯停頓中之狀態。但自歐洲大戰開始至終熄年度之間，（即自大正三年至七年之間）其歲入遂有十成餘之增額，歲出亦有六成之增加。比年遞增，迄至大正十五年末（即昭和元年度）有十七億三千萬元之預算案，現已通過於國會，較之大正元年歲出入額，實有近三倍之大增加也。

夫財政之膨脹，從其本身言之，實無足喜；而在其能爲各般行政之整理。一方減除無謂之費用，一方剔免苛稅，以休養民力。日本比年以來，人口貿易金融產業交通貯業等等國民經濟力有顯著之增加，故其財政不僅歲出入總額上有極大之進步，而細考其內容，實更有發達進步之跡可覘焉。茲將大正元年度與十四年度分別各省所管之經費，以百分例而比較之，即可證斯言之不誤也。

省別	大正元年	大正十四年
皇室費	〇·八%	〇·三%
外務省	〇·八	一·二
內務省	五·五	一六·〇
大藏省	三九·五	二〇·七
陸軍省	一六·七	一二·九
海軍省	一六·五	一四·六
司法省	二·二	二·〇
文部省	一·八	六·四
農商務省	二·九	（商工省 農林省）三·四
遞信省	一三·三	二二·五

右列數字中，遞信省所管，包含有恩給費，內務省所管，包含有震災復

與助成金，此項數額之增加，實爲日人痛心之事。然而陸海軍費，則有顯著之減少。包含產業助成費之商工農林省所管經費，則有增加。又，開發國民知識與經濟能力之文部省所管經費，其增加額尤大。從可見大正年間，日本已由軍國主義的國家，而推移於平和的經濟國家矣。

抑有進者：日本在此十五年間，就稅制一項，已行數次之改革與整理，其缺點固尚不少，而其趨向於社會政策，重視國民分配不公平之矯正，則實爲可以注意之點。大正年間初次之稅制整理，爲大正三年山本內閣時代。其整理者，爲提高所得稅之免稅點，千圓以下之所得，及勤勞所得，特別免除之。又繼承稅設免稅點，小財產者免除之。其第二次稅制整理，爲大正七年，行之者爲寺內內閣。增徵所得稅，酒稅，又提高免稅點，與免除之規定，更徵戰時利得稅，作爲戰時成金，專以爲臨時軍事費上之用。第三次抗制整理，行於太正九年原內閣，更加徵所得稅酒稅稅率，而免稅點之提高，與免除額之規定，更行寬大化，凡同居家族之老幼及殘廢者，皆得認爲免除稅額之列。大正十一年又經加藤內閣之一次稅制整理，自此而後，關於關稅改革與稅制大整理，皆爲憲政會內閣下之事業矣。以上數次整理，欠徹底之點固不少，而其以禁遏奢侈，認社會政策之重要，則歷次之旨趣皆同也。

復次，日本政府爲企圖調節金融，以謀民間經濟之發達，關於種種設施，其成績之偉著，尤堪一述。如大正三年，在歐戰開始時，財界之救濟，輸出金融之援助。四年以降，屢次之米價調節，同年及大正九年同十五年之生絲救濟，戰時中之海上保險補助。大正九年恐慌時之財界救濟。大正十二年震災後之震災票補償，及火災保險支付助成金等等，不勝枚舉。

然而在此時期內，日本國債之增加，與夫財政之膨脹，亦有同樣之顯著。在大正元年之債額，爲二十五億二千四百萬元，至大正十五年，則有加倍之爲五十一億六千九百萬元以上。日人以如此放任，恐釀成國債亡國之端，乃於從來之減價基金逐次收入之外，此次又以國庫剩餘金，流用於減債基金，樹此偉大政策，亦可在謂大正時代之一大事業也。

總之：大正十五年間之財政史，在其初爲國步極不安之時代，由歐洲大戰，而得救爲良好之市況。然此市況，不幸復流於放漫，其結果財界發生反動，而再陷於苦境，此可謂大正時代告其最後之一段落也。

三　金融

日本金融界，在大正初年，亦爲極不利之時期。自元年至三年，金融趨於硬調，日銀公定比例，在元年一月爲一分五厘，至二月十日即提高至十一月爲一分八厘以上。大正三年七月，達至二分。三年五月，大隈內閣雖聲明以非募債主義，不壓迫財政金融，實則當時日本民間之財政經濟，已極窮窘，政府即欲募借，其如民間之無金可借何？

然自歐洲開戰以來，日本外國貿易，聳起空前極大之繁盛，輸出超過，貿易外之其他收入額，亦大爲增加，於是遂有巨額之正貨流入。大正元

年內地所存正貨爲一億三千六百萬元，大正五年則增至二億二千七百萬元，六年更增至四億六千一百萬元以上資金遂以潤澤日銀公定比例連續三次減低六年三月低落至一分四厘市場利率亦應之而低下，金融遂呈顯著之緩慢。

蓋自歐戰開始而後英國事實上即禁止金之輸出，美國亦於大正六年九月，禁止正貨輸出海外，日本於是亦從而禁止之。但此次戰爭實爲日本振興輸出貿易之絕好機會，故其政府爲欲避免國際貸借清算上之不圓滑起見，極力援助日銀及市中銀行，使之金融活潑，得以大膽的貸出匯兌資金。在大正四年上期末僅有六百二十萬圓之殘額，至七年下期末，則增至四億四千四百萬元。又日銀不僅單爲兌匯之貸付，且購買匯兌銀行手中所持之外國債權，充爲兌換準備，以潤澤內地資金。一方市中銀行，亦將準備金運用（註一）放出於匯兌銀行，於是金融遂有非常出超之勢。此亦爲種他日特殊銀行發生破綻之一大原因也。在此時日本準備金市場運用非常發達，乘此時機各特殊銀行以及一般普通銀行，陸續均向海外增設支店，於是向以限於東方一孤島之金融市場，遂乘此再逐於世界之金融市場矣。

日本因出超而得巨額之正貨流入，致成空前良好之市況，已如上述。而在國內，則物價繼續騰貴，增資計畫新企業計畫續出不窮，股票價格昂貴，投機熱瀰漫於全國。詎知盛極必衰，大正七年歐戰停止，日銀即於同年秋作四次連續之警告，提高利率，大正八年十一月，高至二分二厘。然而財界之狂熱，猶繼續四個月，至大正九年三月，股票市場乃大暴落，各大商店破綻續出遂陷於恐慌之狀態。幸此際東西銀行組織國際信用銀行團，（註二）決定貸出救濟資金，而政府又以現金償還國債，日銀資金之融通，乃得過此難關焉。

自此而後，日本財界遂入於整理時期，不意其進行途中，於十二年秋，突遭關東大震災，卒以支拂猶豫令（註三）之實施，及震災票補償金之公布，得救財界於危難。又震災後復興材料輸入價格之暴落，亦使日本得意外之急速恢復也。

然日本欲得完全之恢復，此時尚非易易。溯自九年恐慌以來，雖得漸次整理之進步，但貿易連年入超，金融終欠圓滑，尚不能脫離警戒之氣勢。日銀公定比例十四年四月，低至二分，最近十月更低至一分八厘，信托存款金之利率亦見低下。在表面上觀之，金融似趨於緩慢，然其中實有不少之變態性質存焉。日本政府最近運用低利政策，亦未始不使市況轉佳之一原因也。

其次日本金融界，在大正年間有顯著之現象者，爲銀行之集中。在大正九年恐慌之際，銀行發生破綻者僅有一行；但在大正十一年秋，則因銀行破綻而引起全國之恐慌者，計大小達二十八行。於是銀行制度之缺陷，遂爲朝野上下所注目。在政府方面則銳意獎勵銀行之合併，最近銀行集中之趨勢，甚爲促進，在大正元年，銀行數有二千一百五十一行，至十四年六月，則減少至一千七百五十五行，然其實力則在此十五年

間之進步，尤足驚人也。茲以數字證明之如左：（單位千圓）

	大正元年	大正十四年
全國銀行收入資本	五五七、四八七	三、〇七六、五六五
同　公積金	一九九、五七九	一、九九五、三五六
同　存款額	二、〇二五、四九三	一一、一四六、八五一
同　放款額	二、五九四、五四五	一二、九〇四、一〇七

茲更任列若干金融統計數字，而比較之如左：（單位千圓）

	大正元年	大正十四年
國內正貨額（在外正貨在內）	三五一、〇〇〇	一、四一三、〇〇〇
兌換券發行額	四四八、九二一	一、六三一、七八三
郵政貯金額	一九七、二九二	一、一三六、五九三
票據交換額	九、七一二、六六四	八三、一一二、四九九
物價指數	一〇〇	一九五

復次，在大正末期，與銀行集中有同樣之顯著者，為金融機關之分化。日本自大正十二年一月信託法及信託業法實施以來，信託公司大為勃興，與銀行成為相對立之勢。其他如短期商業金融機關，則有普通銀行，準備金運用市場，貼現市場等之發達；而在長期企業金融機關，則有國際信用銀行團與證券公司等等。總之，無論何種金融機關，皆漸傾向於分化之勢。而此種傾向與銀行集中，實能速增其資力，此實大正年間，日本金融界發達之一特徵也。

四　貿易及其他

大正年間，日本經濟界大為發達，因而國內生產分配關係上，亦起極大之變化。其最顯著者，則外國貿易驚異之發達是也。茲就統計表所載，抄錄大正十五年間之貿易額，以覘其發達之趨勢。（單位千圓）

年份	輸出	輸入	入超	出超
元年	五二六、九八二	六一八、九九二	九二、〇一〇	
二年	六三二、四六〇	七二九、四三二	九六、九七一	
三年	五九一、一〇一	五九五、七三六	四、六三四	
四年	七〇八、三〇七	五三二、四五〇		一七五、八五七
五年	一、一二七、四六八	七五六、四二八		三七一、〇四〇
六年	一、六〇三、〇〇五	一、〇三五、八一一		五六七、一九〇
七年	一、九六二、一〇一	一、六六八、一四四		二九三、九五七
八年	二、〇九八、八七三	二、一七三、四六〇	七四、五八七	
九年	一、九四八、三九五	二、三三六、一七五	三八七、七八〇	
十年	一、二五二、八三八	一、六一四、一五五	三六一、三一七	
十一年	一、六三七、四五二	一、八九〇、三〇八	二五二、八五六	
十二年	一、四四七、七五一	一、九八二、二三一	五三四、四八〇	
十三年	一、八〇七、〇三五	二、四五三、四〇二	六四六、三六七	
十四年	二、三〇五、五八九	二、五七二、六五七	二六七、〇五八	

十五年　二、〇四二、〇三五　二、三七一、六二九　三二九、五九四

由上表觀之，可知日本在大正元年至三年間之貿易，尙爲不振，乃自歐洲開戰而後，頓轉爲出超，此亦即日人所謂「黃金時代」是也。但自大戰而後，日本外國貿易又復臻於戰前之狀態，轉爲入超。就中在大正十二年大震災之際，不但匯兌暴落，又以復興材料之輸入，遂達五億三千四百餘萬元之入超。十三年更增至六億四千六百餘萬元。戰時中之所得者，此際殆已全部吐出矣。

且也，日本因此關係，對外匯兌上，亦發生極大之波瀾。當在歐洲戰事中，日本因出超及對外貿易之收入，大爲增加，又以列國禁止金之輸出，匯兌竟超過平價，在大正七年十二月對美匯價，達至五十二弗八分一之記錄。後因大正九年之反動，及入超之轉換，低落至四十八弗，十年及十一年徘徊於四十七弗半與四十八弗半之間。十二年以政府之建値維持政策，漸漸得維持四十九弗之狀態。後以震災而暴落，至大正十三年九月，竟低至三十八弗之最低價。

然而匯兌崩落，乃對外貿易上之好現象也。一方阻止輸入，一方則促進輸出。大正十四年度入超額，激減至二億六千七百萬元，於是因貿易之恢復，又引起事業之投資，遂使匯兌復呈於激漲。大正十五年中，幾近恢復於平價。然匯兌恢復，貿易又起不利，十五年度前半年中，多爲入超，輸出入均見有減少之勢。但在政府方面，則以滙兌既近恢復於平價，則倣各國之例，將實行金輸出解禁之準備，使匯兌臻於安定。此亦爲大正年間閉幕前，經濟界準備成功之點也。

抑更有進者：日本對外貿易，不僅如上所述之「量」的增加，而在「質」的方面，在大正十五年間，其進步尤足驚異。如在大正元年精製品輸出額，占輸出總額十之三成，原料及半製品爲六成；而在大正十五年，則精製品占四成四分，原料品及半製品減爲四成八。再就輸入品方面言之：在大正元年，精製品輸入額占輸入總額十之一成九，原料及半製品則占六成一；而在大正十五年，則精製品輸入減爲一成一，原料品及半製品則增至七成二，兩相對照，即可知日本原料及半製品輸入與精製品輸出增加，漸進於工業國之地位。更自食糧方面觀之：亦由一成一分增至一成五分，從可見日本已在製造工業技術上，爲立國之道程矣。

日本貿易輸出中占巨額者，仍爲生絲與綿紗布。此項綿業，在大正年間，實有驚異之發達。紡績錘數，由大正元年之二百十八萬，增至五百三十三萬。紡績公司收入資本金，由七千二百萬元，增至三億六千萬圓。綿紗布輸出由元年之九千六百萬元至十四年激增至五億五千六百萬元。棉花輸入額，亦由二億元增至九億二千三百萬元。而其輸出製品中，如綿紗則細紗漸漸比較的增加，綿布中則由粗布推移細布，無花布漸漸改爲有花布。且此等貨物，不僅在內地製造，販消於國外，更進而在中國設廠經營，最近更復試行於印度矣。從可知日本經濟界在實質上實有驚異之發達也。

（註一）「準備金運用」係譯義之名，譯音為「可烏畬。」此項準備金運用，在日本與金融之關係，如同體一心。卽銀行在經濟界安定之時，將準備金酌量貸出，以活潑金融之謂。其貸出方法有種種：有以半日收回者；有以翌日收回者；有以貸出次日以後，在一日前之預告而收回者；有以一星期間，在前日之預告，而收回者；有以一月後，一定之期間而收回者；有以一月以後，以前日之預告而收回者；有以三十日至六十日之長期者，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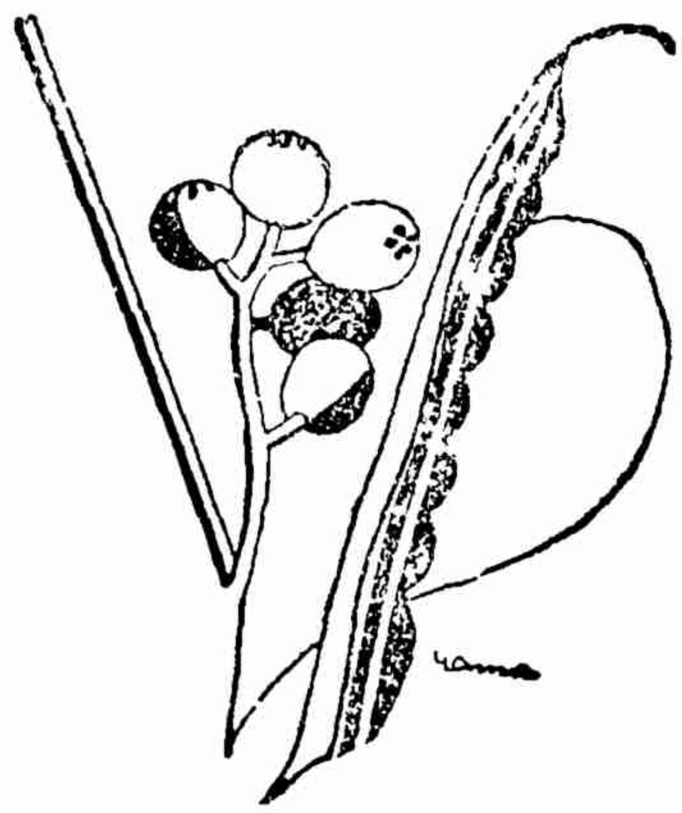
（註二）「國際信用銀行團」亦係譯義之名，譯音為「新基礎烏托」卽有價證券，如國債新債之募集，由該團代為發行或向外國募集。又如對於中國放款亦由該團承辦也。

（註三）支付猶預令之頒布，卽因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大震災之影響，經濟上不安之區域，依勅令之指定，關於金錢債務，得可延期交付，及票據等之權利保存期間，得可延長是也。

一九二七，二，二〇，東京。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以三月上半月份收到者為限）

現代評論五卷一一六至一一七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北新二四至二五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清華週刊二七卷一至二號	北京清華學校
清華校刊一八至一九期	北京清華學校
新教育評論三卷九至一二期	北京西四羊市大街五十二號
青年友七卷三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六樓
眞理與生命二卷二至三期	北京米市青年會一零四號
甲寅週刊一卷四二至四三號	天津日界吉野街八號
語絲一一八至一二一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幻洲一卷九期	上海寶山路三德里B字二十二號幻社
弘毅二卷一二期合刊	北京清華學校弘毅學會
孤軍週報一〇九一一〇期合刊	北京法政大學第一院
新女性二卷三號	上海寶山路開明書店
汛報一卷五期	上海貝勒路西門路永裕里七十九號孫師毅
學藝八卷二號	上海卡德路八十三號
農大旬刊一八至二〇期	北京農業大學
醫學原著索引四卷二號	奉天淺間町三ノ二實驗治療社奉天支社
藝文四期	北京西單新皮庫胡同七號張宅轉
華僑努力週報二卷七至十期	上海紫來街三十六號
國畫特刊一號	廣州花塔街大榕寺內國畫研究會
新生一卷八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國魂週刊三七期	北京大學收發課轉
新國家一卷三號	北京宣內安福胡同七十七號
新文化月刊二號	上海寶山路三德里聯泰書局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週刊一卷三期	廈門大學
中華教育界一六卷七期	上海中華書局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一卷三號	北京大學



中國財政紊亂之原因

趙文銳

緒言

國家猶機器也。機器無動力，則無由發動而行其功用。國家財政支絀，則政府運用不靈而危亡可待。中國之紊亂，其初固多由於政治之不良。然至今日，卽欲改造政治，每以財政之困難，無從着手，而政治愈陷於危境，同時財政之辦理，亦益形艱窘。故嗣後中國之當局者，其焦點必聚於財政，可斷言也。

欲知中國今日財政紊亂之原因，非詳細解剖現行之制度不爲功。但苟概括言之，可分爲經濟上政治上之二大原因。

一　經濟上之原因

中西之區別甚多，苟自經濟方面而觀之，則中國爲農業國，歐美爲工業國是已。由此不同之一點，引起以下種種之不同，而影響於財政者遂甚大。

1. 國民財力之不同　近世政府之財源，多出自租稅，而租稅之多少，每視國民之財力何如以爲衡。未有國民富而政府不富，亦未有國民貧而政府能獨富者也。是以西洋國家，以培植國民之財力，爲理財最要之原則。顧其原理，我昔賢早已確鑿言之。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十一而稅謂之徹。）曰，二（十二而稅），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中西學理，固皆以培植國民之財力爲要務，而中西國民之財力則大不相同。歐美以工業立國，中國以農業立國。農業以自然爲主，勞力資本爲從。工業以資本勞力爲主，自然爲從。以自然爲主者，豐年僅足以餬口，凶年恐不免爲餓莩。欲求有積蓄，不其難乎？以資本勞力爲主者，每日每時，生產之量，皆有預算。變原料爲製造品，所獲之利甚厚。國民之財力不

同，而付稅之能力，自隨之而異。

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孟子：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古聖昔賢，以「節用」「薄稅斂」為治國之金科玉律。後世君主，罔敢或違。苟或違之，小則亡身，大則滅國。誠以農民之財力薄弱，不能負擔重稅也。反之，工業不特為資本家之根據地，而一般人民之財富，亦為之增進。故近世工業國租稅種類之多，與夫稅率之高，幾出乎吾人意料之外。然彼不以為苛，而視為固然者，則以工業國經營之事業繁，範圍廣，所需要之費用大也。但彼所需要之費用，隨人民財力之程度，逐漸增加。而吾人之費用，則多出於模倣，以西洋國家之所有者，亦不可不有。以四千年農業國之人民，一旦欲負擔工業國之費用，能乎不能？此財政紊亂之一原因也。

2. 經濟組織之不同　中國國民每人之財力，固不能與工業國之人民相比較。但全國之財富，除固定資本與夫未開闢之物產外，流動之金銀，當不在少數。苟以之流通於市面，未始不可為國家生產事業之用。但農業國之人民，往往埋藏金銀於地下（Hoarding），或以之為裝飾品。有金銀而不流通於市面，則雖有若無。此銀行之制度，所以不起於農業國也。

銀行之制度，與一國財富之增加，有極大之關係。夫一國之財富，金銀固僅為一部分；但為一極重要之部分，殆無容疑。金銀之多少，不僅以數量計，而流通之速度（Rapidity of circulation）亦甚重要。例如金銀之埋藏於地下，與地下之鑛無異，直等於無，以其不流通故也。假設甲國所有之金銀，與乙國同，然苟流通之速度倍於乙國，則不啻所有金銀之數，倍於乙國，以其效用，等於甲國之倍數也。餘以類推。銀行之功能，一方面自私人吸收資本（存款），他方面以資本供給於市場（借款）。其能獲利與否，不在乎資本之浩大，而在乎營業之多少。且所作之營業以短期借款為最能獲利，是以增加貨幣流通之速度，為銀行獨一無二之職務。

中國地大物博，雖為農業國，但即就已開闢之財富而言，必有可觀。然零星分散，不聚於一處，而銀行不發達。但以銀行不發達，而最初之賠款，不能募集於本國之市場。借自外國，條件苛刻，財政之自主權，為之喪失。培植實業之資本，不能募集於本國之市場，借自外國，條件苛刻，國家之權利，為之喪失。此銀行之不發達，又財政所以紊亂之一原因也。

以經濟組織之不同，而農業國與工業國之人民，又發生一異點：即私人間利害之關係，與國家觀念不同是已。

中國農民數千年之生活，與夫人民對政府之思想，可由以下之事實推定之。

堯治天下五十載，遊於康衢。有老人擊壤而歌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細讀此歌，可見人民之視政府何等淡漠。出作入息，終日勞動，無暇謀公益。鑿飲耕食，自食其力，老死可不往來。此國家思想之所以缺乏，團體運動之所由絕無也。

反之，工業國以交通之便利，鐵路輪船電報電話之傳達迅速，消息靈便，痛癢相關，牽一髮而全身爲動，一民族爲一經濟之單位（Economic unit）。個人之生活，與國家之行動，有密切之利害。海陸軍所以保護國際上之權利，警察司法所以維持財產生命之安全，教育所以謀科學之發達，生產力之增加。故國民對於國家之費用，直目爲自己謀幸福，雖重稅亦絕不以爲苛。苟政府而不勝任，則不憚煩而與之「算賬」，或竟爲之重組。蓋國家猶一公司，辦理公司與監督公司，不得不以「營業」之方法出之也。

國人無「營業」之智識，政府之費用，與彼之利害若何，毫不聞問。其來源當若何，亦不爲之設法。一任其「借債過日」。至於借債之抵押品若何，用途若何，又不爲之監督。世界國家中，未聞有能以借債過日者。借債過日，此財政所以紊亂之又一原因也。（自工業發達而生活程度日高，謀生不易。但工業國之人民，同時以財富之增進，尚不足爲患。中國人自與工業國接觸後，所用之工業品日多，但以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內地之工業無由發達。以農業國人民之收入，須應付工業國人民之支出。朝野上下，以生活程度之逼迫，而道德日趨於墮落，此可爲世道人心憂，亦可爲國家前途悲者也。

近來學校所培植之人才，以工業之不發達，幾皆羣趨於仕途。政府所借之債，所賣之官產，至少其一部分，用以供給若輩之揮霍。然彼以爲是薪俸也，爲國家官吏所應得，可告無罪於國人。而不能自諉爲無罪者，則握實權之官吏，濫發公債，盜賣官產，斷送權利，通同舞弊。國家愈亂，而彼益可上下其手；國家愈窮，正爲彼發財之機會。此種高等游民，以無正當之職業，而虛糜國帑，吞沒公款，不得不歸咎於工業之不發達。但銀行家亦以工業之不發達，而其資本不能謀正當之經營，反不若借款於政府，可立「回扣」「匯水」「匯兌」「貼現」等種種名目，而又擡高利率，利用抵押品，以逞其盤剝之技能。上下交征利，此財政之所以紊亂之又一原因也。

二　政治上之原因

以上所述之事實，固足使財政之紊亂，然爲經濟上之原因，較之政治上之原因，猶不甚重要。試觀東鄰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亦爲農業國，顧以政治之改良，而財政不至於紊亂。尚中國早能建設鞏固之政府，則上所述財政紊亂之分子，或不至發生。即發生矣，而其效力或可以減少。故中國財政紊亂，由於經濟上之原因者，比較的尚不足爲大患，而由於政治上之原因者，殆有甚焉。試分述政治上之原因如左。

（一）歐美爲立憲國，而中國尚非爲立憲國也　中國名雖共和，至今已十六年，而尚無憲法。立憲國與非立憲國不同之點甚多，而其最要者，

則人民或國民之代表，有無督監財政之權是已。我國古代人民，雖無監督財政之權；然古昔賢君之於國用，亦自有法度之可言。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其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是我國以量入爲出爲財政之原則也。但近世國家則以量出爲入爲財政之原則，先預計政府一年之費用若干，而後籌畫應付之政策。二者適趨極端，宜乎此是必彼非矣，而孰知有不然者。

(1)我國素爲農業國，倚賴天然以爲生活，苟不量入爲出，積蓄於豐年，則或遇旱潦，或遭干戈，借貸無方，國用將無所出。反之工業國銀行發達，一旦有事，租稅之所入，不足供給需要，或發公債，或發紙幣，巨大之款項，不難募集。此經濟之情形不同，而財政制度亦因之不同也。

(2)我國素爲專制國，人民無監督財政之權，苟不量入爲出，則將違反「節用」「薄稅斂」之天經地義，而百姓恐負擔不堪。反之立憲國之預算，必須爲國會所通過，政府之收入，爲全國謀利益。取之於民者，仍用之於民，自無「苛政猛於虎」之怨言。此政治之情形不同，而財政制度亦因之而不同也。

雖然，人民監督財政之權，較銀行制度之發達，更形重要。蓋政府之支出，苟無人監督，則量出爲入之禍，不知伊於胡底，證以中國之現狀，卽顯然矣。

中國在舊式政治之下，一切掌財政之官吏，對於皇帝而負責任。皇帝須守「節用」「薄稅斂」之習慣，否則革命起而遭亡朝之禍。自辛亥後，雖名爲共和，而尙不及專制。蓋向者爲一人之專制，而今則爲多頭之專制。一人之專制，猶有秩序之可言，多頭之專制，則紊亂而不堪言矣。

雖有數次國會之召集，而無監督財政之實權；雖有所謂「內閣制」，而內閣並不共同負財政之責任；雖有民二民三民五民八之預算，而仍不實行；雖有審計院，而等於虛設之機關。財政總長名義上掌全國之度支，而對任何人不負責任。借款也，發公債也，訂條約也，以一人之意志，卽可成爲事實；且其中內容不必宣布，而無人過問，卽過問亦不發生效力。至於部內之用人，部員之調動，薪俸之增減，視爲總長固有與特別之權利，而非他人可能過問，則尤不待論矣。

雖然財政總長不對人負責，而人亦不對之負責。其在英國，財政總長(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不特對附屬之徵收機關有管理之權，卽對同級之各部，於經費之預算與支出，亦有監督之權。蓋政府各部，無自己之收入，卽有收入，亦歸入於國庫，故所需之經費，不得不取自財政部。財政部既負支付之義務，自不能不有監督之權。不然經費過多，恐失支付之能力矣。

若夫中國之財政部則何如乎？黜陟之權，僅限於本部；外省外部之進款，不解至本部，外省與中央宣告財政獨立，即中央之各部，亦宣告財政獨立。但宣告獨立矣，而索款之電，仍紛至沓來，索欵之人，門限爲穿。收入甚微，而欲應付無限之支出，不得不出於借款。借款之抵押品易窮，恐不得不宣告破產。此憲法不立，權限不明，財政所以紊亂之一大原因也。

(二)中國之財政有戰爭財政之性質也　立憲國每年之支出收入，旣先有預算，而預算又極準確。英國之預算，尤足爲立憲國之模範。每年年終核計，較預算超過或不足者，往往不甚大。據 Bastable 之考査，英國自一八八九年四月一日至一八九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三年間，政府實在之用費與預算相較，於二六四、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之總數中，相差不過一三七、〇〇〇金鎊。質言之，每一百金鎊，相差僅一先令強而已。其所以然者，雖由於財政部計算之精密；但實由於國家太平無事，所收入者當爲幾何，所支出者當爲幾何，得以通常之經驗而測定之也。苟有戰爭，則支出之費用，隨前敵之形勢，時時變遷。且以交通斷絕，工商業停止，稅收之數，自出乎意料之外，不特預算之根據無從確定，而財政且由之而大紊亂。觀夫歐洲各國大戰以前，財政井井有序，至今雖歸於和平，而恢復爲難，是爲最顯明之例。

我國近年以來，內訌迭起，固大受戰事之影響，而不知受戰爭之影響者，爲時已久。自道光二十一年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三)起，迄於今日，其中除短時間可稱和平外，其餘幾皆干戈紛擾，無有寧日。蓋清自嘉慶，衰兆已萌，至道光而愈衰。鴉片之役，自軍興至於南京條約，將及三年，賠款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財源益涸，叛亂之徒，得以乘間而起。

洪楊之亂(一八五〇——一八六四)前後經十五年之久，雖終平定，而精疲力竭矣。且其間又有英法聯軍之入寇(一八五三——一八五六——一八六〇)，賠款共一千六百萬兩。洪楊未平而捻匪(一八五三——一八六八)肆虐。捻匪始平而又須克定回亂(一八六二——一八七三)。回亂定而又與新疆有事(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左宗棠之征新疆也，軍費浩繁，以窮乏之餘，何能負此重擔，而外債由之而興矣。同治六年，特派道員胡光墉赴上海，向英商借款二百萬兩，由各省分償半額，其餘一百萬以海關票稅作抵，爲征討伊犂之軍資。光緒三年，自滙豐銀行借款五百萬兩，以溫州廣東上海漢口之海關稅爲擔保，爲伊犂軍事費。翌年更自德意志亞細亞銀行借洋二百二十五萬元，其次年再自滙豐銀行借洋一千六百十五萬元爲補助邊疆征討用。

且同時與外國齟齬，而財政上又大受損失。同治十三年(一八七三)，臺灣之役，向外商借銀二百萬兩，以海關稅票爲擔保。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伊犂條約成，以俄金九百萬盧布，賠償伊犂占領費，及俄人一切之損害。光緒十三年，募五百萬馬克之公債於柏林市場，以補中法戰爭(一八八四——一八八五)所受之瘡痍。

但自光緒十一年以至中日戰爭，力圖挽救，元氣恢復。十年之間，平均

歲入約爲八千三百萬兩，歲出約爲七千七百萬兩，每年可多六百萬兩，以前所借之外債，一一還淸，所餘者惟柏林公債五百萬馬克而已。

然至甲午之役（一八九四—一八九五），而情形爲之大變。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自滙豐銀行借上海規銀一〇、九〇〇、〇〇〇兩（滙豐銀借款）翌年，復自滙豐銀行借金三、〇〇〇、〇〇〇鎊（滙豐金借款），自麥加利銀行借金一、〇〇〇、〇〇〇鎊（克薩洋款）又向瑞記洋行借金一、〇〇〇、〇〇〇鎊（瑞記洋款）。此四借款，合計六、六三五、〇九〇金鎊，皆用於軍費。及馬關條約告成（光緒二十一年卽一八九五年），賠款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銀兩。無力支付。乃自俄法借款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八九五年訂約，所謂俄法借款是也。）自英德借款三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分二次，一爲英德借款，爲數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鎊，成立於一八九六年；其一爲續英德借款，成立於一八九八年，爲數相同。）以爲付賠款及補助中央政府與購海圻等巡洋艦六隻之用。

是以中日戰爭，使中國財政史上，爲別一時代。戰時及戰後所借之外債，至五四、四五五、〇〇〇之多。卽此一端，已足挫國運而有餘。況拳匪之役，（光緒二十六年，卽一九〇〇年）又增加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銀兩之負擔乎？

雖自辛丑至於辛亥，十年之間，干戈不動，可稱和平。然因庚子賠款每年之償還額，約需一千八百八十三萬兩，與舊債合計，每年須還四千萬兩以上，雖無戰爭，而大受戰爭之影響矣。

至於民國，雖無對外之戰爭，而內訌迭起不已。以革命戰爭之結果，而袁世凱欲謀整理所借之大小外債，共計至四千五百萬餘鎊之多。然袁世凱在時，中央之威信，猶足以號令各省，各省解款，莫不如期送到，歲入歲出，幾能相抵。迨袁世凱死，而各省幾皆宣告獨立。督軍欲擴張其勢力，日日加添軍隊，於是經費大增。省政府之收入，不足以供給，而又截留中央政府之鹽稅，與鐵路之進款，以爲挹注。最近督軍與督軍，又互相勾合。或欲排斥異黨，或欲侵佔地盤，或欲把持北京，時起戰爭。一黨得勢，往往壟斷中央政府之財源，以培養軍事上之實力。嗟夫，民脂民膏，銷耗於槍林彈雨之中者，無所底止，此財政紊亂之最大原因也。

（三）外人之管理財政　美國各省憲法有最普通之一條文曰：『國家萬不得允許或結條約，以征稅之權，讓之他人，或被停止。』（The power of taxation shall never be surrendered or suspended by any grant or contract to which the state shall be a party）國家之主權不一，而征稅之權，爲國家最重要主權之一。英美國民，以此權當屬之國會，不肯授之於行政機關，況肯讓之於外人乎？蓋征稅之權，苟爲行政機關所操，暴君汚吏，得以肆行凶虐，而不能抵抗。若操之於外人，則更足以制吾人之死命矣。

此爲最淺近之理，而吾國政府昧然不知。以鴉片戰爭之結果，而海關之進口稅，訂定値百抽五，出口稅不得過値百抽五。以中日戰爭，向英借款以償賠款之結果，中政府擔保，苟英國與中國之貿易，多於其他任何

之條約國，則總稅務司必爲英人。以善後借款之結果，而鹽稅在外人管理之下。關鹽二稅爲國家最重要之財源，而爲外人所管理，則政府失其爲政府矣。

且也關稅鹽稅之收入，作爲外債之抵押品，其能有餘而作爲政費者幾何？確數當有若干，政府既無從知之；卽知之而欲應急需，又非得總稅務司或洋會辦之歡心則不能；亦迫不及待，乃寅吃卯糧，或先發公債，或先自銀行借款。貪官與市儈由是狼狽爲奸。除去回扣折扣重利之後，能爲政府所用者無幾。政府得之之後，頃時分配淨盡。雖亦由於中國人之不愛國，亦未始非由於外人管理財政之所致也。此尤財政紊亂之一大原因也。

由中國財政之情形而知 Henry C. Adams 所謂財政之三大原則者，乃愈形眞確。玆列述三大原則，以與中國財政之情形相對照如左。

(1)國家之遺產不可有所遺失。個人之壽命有限，而國家之壽命，則視爲世世繼續而無窮。個人之所爲，有往往不能顧及其身後者。例如一人毫無子女親戚之負擔，或將其所有之財產，變賣爲現金，交付於人壽保險公司，終其身每年得年金 (Life-annuity) 若干以度日，亦不得爲失策。但治國之財政家，則必視國家有永久之生存，不能變賣國家之遺產，作爲數年之用，或任意處置國家之財產，置後世之利益於不顧。

憲法原則之一曰，每一任之議會，自前任議會所接受之種種權利 (Rights) 權力 (Power) 與管理權 (Jurisdiction) 須交卸之於後任。故每一任之執政者，必使供給國家需要之財源，其範圍至少與前任相等。

我國政府，適與此財政之原則相反。滿淸與西洋國家結不平等之條約。其結果也，(1)國庫不能得充分之收入，(2)工商業不能發達。降至民國，不足以善其後，於是只有出於借債之一途，不惜以重利與極好之抵押品送於債權者。數年後之財源，預先提用，財政焉能而不紊亂。

(2)財政之監督必不可少。政府既有專賣 (Monopoly) 之權，又有強迫人民納稅或負擔公債之權，又有印發紙幣之權，不可不有政治之監督，以防其爲虐。中國舊有之監督，完全出於習慣，所謂輕稅是也。爲君者苟違此習慣，則大亂隨之，絲毫不爽。

民國成立後，此習慣之效用已失。執政者或濫發紙幣，或濫發公債，或擅自借款，爲所欲爲，無人鈐制，用所欲用，無人查賬，財政焉得而不紊亂。

(3)財政之制度，欲行之而成功，必須遵從當時流行之政治思想，而與本國之政治組織不相違反。吾國之專制政體行之數千年，而一旦改爲共和政體。旣採用共和政體，必人民有監督財政之權，然後有共和之實。而今不然，財政焉得而不紊亂。近世國家之財政，實根據於工商業之發達而來。中國無工商業國之生產力，而事事模倣工商業國之消費，財政焉得而不紊亂。近世國家之財政，其有賴乎關稅之調劑者諒非淺鮮。中國關稅不自主，財政無伸縮力，財政焉得而不紊亂。近世之財政，量出爲入，以國民有監督之權，故不足爲害。今中國國民，既無監督財政之權，當遵照舊思想量入爲出，以圖節省經費，今則不然，財政焉得而不紊亂。

現代史料



列強駐華海軍之現勢

育幹

近數月來，中國民族運動勢力日見進展，因之列強派遣來華示威之海軍亦日益增加。據專家之計算現在駐華各國海軍軍力之大，爲從來所未有。中國領水以內隨處可見外艦隨意遊弋耀武揚威，在實際上中國已不啻受制於列強武力之下。茲經調查結果，中國領水內之外國海軍所有軍艦，已達一百七十餘艘，綜合而成一大艦隊。此艦隊爲海軍司令八人所指揮，內有英人三，美人三，法日人各一。其分配軍艦數目在三月間已有英艦七十六艘，日艦四十八艘，美艦三十艘，法艦十艘，意艦四艘，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各一艘。現在列強尚陸續徵調不已，實際上之數目恐尚不只此。此等軍艦以駐於上海爲最多。據最近調查，僅上海一埠，已駐有七國軍艦近六十艘，英國佔十一艘，美國日本各佔十六艘，法艦四艘，意艦二艘，荷蘭葡萄牙各一艘，形勢之嚴重，於此可見一斑。茲將各國軍艦名稱列下，以資參考。（以所能考查得出者爲限。）

英國……驅逐艦武塞D九十八號，巡艦芬狄克提夫號，開里斯夫號，開士託號，達特茅資號。砲艦武特柯克號，考克却菲號，維特琴號，（此二艦卽轟擊萬縣者）砲艦摩資號，福多爾號，巡艦加拉道克號，愛麥拉爾號，恩特勃策斯號，飛機運送艦赫木斯號，輕巡艦狄士拍志號，第一巡洋艦隊佛羅比攝號，德里號，丹尼號，龍號，美恩號，砲艦阿菲斯號，萊台保特號，巴特利亞號，飛機運送艦阿克斯號，巡艦無畏號，寶班號，驅逐艦汪德賴號，華保林號。戰艦赫美尼斯號，良美拉爾特號，（此卽三月二十四日砲轟南京之艦）白爲斯號，巡艦里滿河斯號，小砲艦蒙古利亞號，運送艦阿古里號，巡艦霍金斯號，克里拱特號。

日本……驅逐艦檜號，柳號，樫號，桃號，巡洋艦川內號，五十鈴號，特務艦平戶號，驅逐艦保

津號，瀨多號，比良號，嵯峨號，浦風號，磯風號，旗艦利根號，巡洋艦天龍號，驅逐艦濱風號，天津風號，時津風號，砲艦隅田號，伏見號，巡艦鳥羽號，安定號，對馬號，堅田號，八雲號，輕巡洋艦阿武隈號，球磨號，驅逐艦槙號，樺號，椿號，桑號，樫號，梨號，海防艦矢矧號。

美國……旗艦彎資堡號，（美國亞洲艦隊總司令韋廉士為中國時局於一月間由馬尼拉開來）休倫號，驅逐艦斯台華特號，又驅逐艦三四三號三四四號，巡艦泊萊斯頓號，諾亞號，（此數艦即三月二十五日砲擊南京者，）司令艦伊薩辦拉號，驅逐艦鸚鵡號，白爾大號，禹迫爾號，愛特塞號，運送艦漢德森號，砲艦摩諾開賽號，驅逐艦新浦生號，梅克馬克號，巡洋艦摩里漢號，馬盤爾黑特號，砲艦里鷹號，愛爾克那號，亞拉威將軍號，西希威號，驅逐艦河寶號，麥克立希號，雪卡號，麥克卡米號，柏利脫號，雪菲遜號，潑里白爾號，運送艦香蒙脫爾號，砲艦涉克蘭滿脫號，潘圭號，驅逐艦保羅約士號。

意國……巡艦立帛號，砲艦卡洛多號，桑喬志號。

荷蘭……巡洋艦蘇門答臘號。

法國……巡艦亞拉爾特號，砲艦求爾米起號，摩里號，阿拉帝號，克洛尼號。

葡萄牙……巡洋艦共和號。

西班牙……巡洋艦勃勒斯地來佐號。

葡萄牙的第二十一次革命

化魯

在今年的二月中，葡萄牙又經過了一次革命。這是一九一〇年葡萄牙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二十一次的革命。革命要是把一時間發生，立時



炸藥桶中的英國

平熄的暴動事件，也都算作革命，那連這一次就有二十三次了。總之在這十七年中，葡萄牙每年總有一次以上的革命事件。一個政府成立了，馬上就被推翻，推翻以後新政府馬上又被打倒。在現代國家中，葡萄牙是可以作不良政治的一個代表了。

自從一九一〇年葡萄牙推翻王室建立共和制度後，政治不曾上過軌道。舊時的王黨在議會中仍佔有大部分。此外政黨在名義上有所謂民主黨與國民黨，而實際上則都是保守分子，專以輪流奪取政權求得個人的祿位為目的。各派勢力互相消長，在野黨往往利用暴徒及軍隊以武力推翻敵黨，敵黨再以武力推翻之。如是循環不已，成為各派輪流分贓的政局。革命政變因此迭出不窮。單在一九二〇年一年中，葡萄牙換了九個政府，其中有一個政

府只有二十四小時的壽命。別的一個政府只有六天。一九二三年塞爾華 (Silva) 組閣歷二十一個月之久。那要算是葡萄牙有史以來最長壽的共和政府了。

自從一九二六年一月以來，葡萄牙政府採取棒喝團式的獨裁制，在一年中由甲卜客提斯 (Mendes Cabecades)，柯斯差 (Gomez de Costa)，卡爾摩那 (Carmona) 更迭秉政。現總統則爲卡爾摩那氏。今年二月初在野的失意軍人政客，以反對卡爾摩那的獨裁制爲名，舉行司空見慣的革命叛變，以狄亞士將軍 (General Songa Diaz) 爲領袖，在阿波爾都 (Oporto) 及京城里士本



被殺的人是行刺塞沙里尼的人的祖父的姨媽

(Lisbon) 兩處同時起事。在京城巷戰數日，死傷至千餘名。但因軍隊大部擁護卡爾摩那，革命軍遂被政府軍擊敗。到了二月十日，戰爭停止，第二十一次的葡萄牙革命因此竟失敗了。

美國 Current History 雜誌上有 Emil Lengyel 的投函，論葡萄牙政局擾亂的眞因，很多中肯的話。他說葡萄牙政局不安定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因葡萄牙人種太雜。因古代迦太基，希臘，羅馬，北方蠻民，非洲部落，阿拉伯人及貝貝爾 (Berbers) 人的相繼侵入，葡萄牙人血統文化與各異人種混合，不能判別。因種族混合的結果，造成獷悍強橫易於激起情感的民族性，這是葡萄牙常起革命的一個主因。

葡萄牙至今尙未脫封建文化，從前的大地主貴族階級至今依舊存在。但在中世紀時他們是因了葡國有許多殖民地所以得恣意掠奪，現代這些殖民地大部分已失掉了，貴族階級無以爲生，便利用無智識的暴民，鼓動內亂以圖自己的利益。同時在葡萄牙因工業彫疲，失業衆多的緣故，造成數百的遊民。此種游民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流氓無產階級」(Lampenp roletariat) 的一種，專以內亂及革命爲職業。無論何方面只消發給一點食物和幾個銅子，就可以雇用了去作政治運動的工具。在一國家內上面有許多軍閥武人，下面有許多流氓靑皮，自然不會有安靜的日子，這是第二個主要原因。

最後財政及經濟狀況的惡劣也是葡萄牙政局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國家預算的入不敷出，紙幣的濫發，商人資本之流出國外，尤其因爲美國禁酒的緣故，佔葡萄牙出口的大宗的酒類失去市場，而使國內産業受致命的打擊。因此釀成生活不安，失業衆多，而革命政變遂循環迭出。在目前政局恐怕終不會安定罷。

英俄邦交問題

文宙

自一九二四年十月，徐諾維夫的信發表以來，（按徐氏是當時的共產國際領袖，這封信是要求英國急進分子顛覆英國政府的。）雖經俄方說明共產國際與俄國政府的區別，並認此信出於贋造，英俄兩國的感情從此漸趨惡劣了。後來英國煤礦罷工，英人深恨俄國工聯的經濟援助，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英國又恨俄方的活動。

俄國對英國方面也是這樣。牠恨立陶宛的政變，有英國從中作祟；認英國要假手於波羅的海各國打擊蘇俄政府，加之薩勃林(Sablin)的信件事件，（按薩是舊俄官吏，該信件述英方雇用白俄壓抑英礦工潮，並述白俄得英議會默契在英報上宣傳）也引起俄國對英的惡感。

在這兩方仇視疑恨的心理之下，開始不能忍耐的乃是英國。英國保守內閣中終於以溫和急進兩派的調和，雖暫不致對俄邦交破裂，而對俄警告的通牒於二月二十三日由外相張伯倫發出了。

通牒的主要點，是英方責俄方破壞英俄通商協定，而謂蘇俄如再不遵重協定，則英方將


美帝國主義把渺小的尼加拉瓜捕住了


可是不意來了拉丁亞美利加的鱷魚

對俄方宣布國交破裂。茲將該通牒大意節述如下：

英俄兩政府之關係，令方繼續在於不滿足的狀態之下，俄國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四號曾簽署下之協定：

「蘇俄政府決不以金錢，人物，或派選代理，組織機關，在英帝國境內造作不寧，鼓動反抗。…………並承認使蘇俄官吏繼續遵守條件。」

根據於此協定，前內閣麥唐納曾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號對俄通牒警告，其文如下：

「任何政府，對於與國之政府，結有關係，因之其間有正確之外交關係，但此與國之政府，一方面則組有宣傳團體，鼓動前者之人民謀爲革命，傾覆政府，則此政府決難容忍此項關係。此種行爲，不僅有背國際禮儀，且實破毀對方所給與英國政府之嚴重的承允。」

雖有了麥氏的警告，但本人仍須時時告俄方代表注意於俄方破毀協定的事實。現在蘇俄領袖——不管他們是政府的人員，或是政治部的人員，或在外國的公使，都在明白的對英誹謗，而鼓吹世界革命。要是這種狀態繼續下去，英俄邦交的進步是不可能的，所以英國政府，又須重請注意麥唐納的警告。

更有一點可以注意的，就是蘇俄駐英代表，常以私人資格陳述好意，這與蘇俄當局的態度，不相一致。例如前克拉辛氏對英說好話時，俄國當局一面進行反英的宣傳。

俄方常對英方懷疑，以為波蘭波斯及波羅的海各國的政策，由英方操縱反對俄方，這個情形的繼續，實是俄方當局對英仇意和輕信報告所致。

張氏的通牒說到這裏，就列舉俄方官吏反英的演說，及報紙上的反英的言論，且說中國波斯的總罷工，就是這個仇意的表示。

英政府對於俄國內政與政治形式決不過問，英政府所要求的是俄政府須力避對於純粹英國事件的干涉，與反英的宣傳及行動。如俄方繼續此種行動，則所訂商約不久即須廢止，且斷絕普通外交關係。（下略）



棒喝團下之意大利

蘇俄接到此項通牒以後，即於二月二十六日由列丁諾夫氏簽發覆牒；現在也把覆牒內容節述如下：

自英俄商約簽字以來，其間經過三年半，在這期間內，英政府曾直接間接數次對蘇俄有所通告，說俄方違毀該約，蘇俄政府曾拒絕此項責辭，要求英方有確切的例證。

英方謂蘇俄破毀一九二三年英俄所訂的商約，而牒中並不舉一例證，即對於該商約中所謂『在英國境內造作不寧，鼓動反抗』這句，絕不舉以例辭。英方通牒中所舉的只是些蘇聯領袖在俄國所公開演說的話，及蘇俄報紙上的文字。不過英俄兩政府間並不曾訂有條約限止各與國境內出版發言的自由。英國人民對蘇俄的社會政治有所評贊，英國政府對之不負責任，蘇俄人民，對英國的社會政治有所評贊，也同樣的不負責任，所以要把蘇俄境內所發表的文字言論，牽涉到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一年所訂協定上去，實在是無根據地擴

大了協定的範圍。

至於英政府人員在英國境內作反俄的宣傳例證是很多的。如印度事務部長白根海 (Lord Birkenhead) 的演辭說：『蘇聯政府是強盜的集團』(見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的晨報) 財政部長邱吉爾氏 (Churchill) 說『一切惡運動的背後，有莫斯科的黑暗勢力這些黨徒，是從歐美大都市下層社會中集合而來的，他們受俄國的接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晨報) 他又說『蘇聯政府是集聚於莫斯科的黑暗黨徒』(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每日電報) 其餘如殖民部長亞茂利 (Amery)，航空部長豪哀(Hoare) 陸軍部長伊文司 (Washington Evans) 等人都有同樣的言論，而保守黨大會時顧克氏 (Cook) 竟說蘇聯政府是：『一羣國際的兇手』(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晨報)

英國保守黨報紙充滿着攻擊蘇俄的言論。對蘇俄的機關蘇俄的政府，蘇俄在倫敦的代表人，皆不恤造作謠言，肆意誣蔑。俄使在倫敦備受保守黨報紙的辱詈，而俄方對駐莫斯科的英使，則與以應有的外交特權，蘇俄報紙絕無誣蔑之辭，英方通牒所指報章之言論文字其中並無此項同樣之攻擊。

英政府對蘇聯關係上，常破毀國際的慣例，及普通儀節對蘇聯政府，常加無根據之誣詞。又規避兩造談判的會集，以解決爭端，而時時以惡聲向蘇聯政府。且於蘇聯政府的組織每不明了，於黨及國際組織與蘇聯政府之間不加分別。

總之英方對俄恐嚇決無良效，而前商約的訂定，與國交的關係，係屬英俄兩方共同利益，如英方認英俄間商業及其他關係的斷絕，確出於英國人民的需要，有利於英帝國，且能引致和平，則英政府必能相當行動而負其結果之全責。(下略)

捷克斯洛伐克各政黨的新聯合

文宙

捷克斯洛伐克最近政黨的變遷，表示了捷克斯洛伐克人與日耳曼人開始的混合；兩民族間開始拋棄了民族的歧視，而以階級爲政治的基點，這實在是歐洲政治上民族問題的新篇章。

最近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是代表日耳曼捷克及斯洛伐克三民族的。在去年十月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內閣，乃是從捷克人的政黨組成的，——均田黨，國家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國家社會黨，天主教民衆黨，——各黨在議會中集合的票數約在一五九票至一七三票，而反對各小黨(其中多屬日耳曼人)的總票數，則自一二一至一五一，不過這些反對黨，並不集合。自一九二六年春季以後，捷克人的政

黨和日耳曼人的政黨開始接近，捷克人的各政黨開始有大分化；一邊是中產階級政黨，一邊是社會主義政黨，兩邊都把民族問題丟開了。

捷克斯洛伐克有人口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九、〇〇〇、〇〇〇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有五〇〇、〇〇〇是魯點尼亞人，（這都是斯拉夫民族）其餘有三百二十餘萬日耳曼人，七十餘萬馬紮爾人八萬餘波蘭人，二十餘萬猶太人從這裏可以看出斯拉夫人要比其餘各民族的集合人數多一倍。

政府既在捷克人的政黨手中，日耳曼各小黨自處於反對地位。不過捷克七年以來的國運日趨安定，這使日耳曼人對政府的不信任心漸次減少。又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兩地的捷克人與日耳曼人因經濟利益的共同而日趨接近，這實暗示了日耳曼人以不少調和的意思。

捷克人的各政黨，既因經濟性質的差別而分為兩團，於是捷克人的各政黨便不能以民族為基點而團結，所以一九二六年三月捷克內閣總理斯威拉 (Shvehla) 氏辭職，以議會中無多數黨而不能產生內閣，結果只好由休納 (Cherny) 氏組織專家內閣，非由議席中提出。正在這個時候，捷克中產階級各黨與日耳曼中產階級各小黨進行提攜，直至十月十二日乃產出議會政府，仍由斯威拉起代休納氏的專家內閣。這時提攜的各中產階級政黨所佔議席如下：


意大利人民不愁沒飯喫個個都在監獄裏了

捷克均田黨四十六人
捷克民衆黨三十一人
日耳曼均田黨二十四人
斯洛伐克人民黨二十三人
日耳曼基督教社會黨十三人
捷克國家民主黨十三人
捷克小商政黨十三人

反對的各黨也作同樣的聯合，其所佔議席計：

共產黨四十一票
捷克社會民主黨二十九票
日耳曼社會民主黨十七票
捷克國家社會黨二十八票
日耳曼國家社會黨十票
馬格雅紮爾基督教社會黨四票

這樣一來，捷克國內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的界限破滅了，這一點實在比中產階級政黨與社會主義政黨對抗這件事實還要重要。

新產內閣中有兩個日耳曼的閣員，一個是馬伊哈丁 (Herr Mayr Harting)，一個是斯派納 (Herr Spina) 都是大學教授出身，馬

氏屬日耳曼基督教社會黨，斯氏屬日耳曼均田黨。

捷克總統馬沙列克對此事極表樂觀，認日耳曼人之參加國政乃應有之義務與權利。馬氏於捷國獨立紀念日演說，謂維加拿及討萊(Thiory)兩約實代表捷克人的總意志。此後捷克國中各民族間政治經濟社會的互助必日益增進。

捷克人的容受日耳曼確是歐洲處在同樣狀況下的各國家的模範，確於歐洲民族間空氣的緩和大有影響。雖有人以謂中歐各小民族聯合恐有戰前「中歐政策」(Mittle Europa) 復現的危險，不過這根本性質與民族聯合不同，所以是不必過慮的。自奧匈帝國解體以來，國內各民族紛紛成爲獨立國家，這些獨立國家因語言習俗的關係，難免隔絕，使他們親和的乃在經濟的關係。這回捷克政府的組成，更足以促成各獨立國間親和穩固關係。

新組內閣的閣員中，後來又加兩個斯洛伐克人民天主教黨的黨員，(一是統一部部長，一是衛生部部長) 該黨向以斯洛伐克自主爲口號，而反對舊日捷克各黨聯合的政府。現在也放棄了宗教和民族的問題，而加入現政府了。

捷克議會中擁護現政府的多數黨共爲一六三票，其中屬於天主教政黨的有六七票，(捷克三一，斯洛伐克二三，日耳曼一三) 內閣中有天主教政黨的閣員五人，則此後新政府的政策自然是代表中產階級而反對社會主義的了。

裁軍會議改爲三國會議

幼雄

美國總統柯立芝向英法意日四國提議召集第二次裁軍會議，我們在前期現代史料中已經說過。照美國的意思是因爲現在各國復趨向海軍軍備競爭之一途，前次華盛頓會議所訂立的條約幾已失去功效，所以再召集一次會議，來補救這個局面。這話是說得很響亮的，但實際上會議能開不能開卻是一個很難斷言的問題。

華盛頓會議的結果是限定了英，美，日，法，意的海軍主力艦爲五，五，三，一·七五，一·七五的比率。除英美外，其餘三國都是不滿意的。但以條約既訂，不便公然破壞，所以他們都就條約所未經規定的補助艦上去下功夫，想擴張補助艦以求能與英美的勢力相匹敵。惟其如此，所以對於美國的提議二次裁軍會議頗有些難以贊同的形勢。我們且把法，意，日，英四國的答覆記述出來。

美國於二月十日提議，法國即於十五日擬就覆文，他承認美國提議的高尚目的與廣大理想，然以爲礙及日內瓦業已開始之事業，此案須歸國際聯盟辦理，在日內瓦開議，始可研究，法國因此理由，不願召集五強之特別會議以討論世界各海軍國皆應出席之限制輕艦問題云。十三日意相慕沙里尼亦與海軍參謀長商榷覆文，內容雖未能確息，但知意國鑑於自己海軍建築程序的穩緩，不願依此計畫，致

危及其重要利益也完全拒絕。至於日本覆文則於十二日由閣議決定以該案無反對理由，日政府決定欣然允諾參與會議，但具體的細目須得充分研究以期貫澈主張，若五，五，三之比率欲適用於巡洋艦，則日本絕端反對。

由此可知美國提倡二次裁軍會議，法意完全拒絕，日本雖然願意加入，但他不願再屈伏於五，五，三比率之下，只有英國是完全贊同的。各國間的形勢如此，故二次裁軍會議似已沒有成立希望。但美總統又改變主張以爲法意既不贊成，竟可令其除外，而改爲美英日三國的裁軍會議，於三月八日切實向英日二國建議；定於六月一日後在日內瓦召集。現聞英國日本已經決定接受美國這個建議。而在開會時，將請法意二國派代表旁聽。大約這個三國會議總可以開成，不過法意既不加入，恐怕會議也難有良好結果罷。



英美日的海軍會議

日本的大地震

伯雲

日本歷來受到地震的災禍損失可也不小了。大正十二年大震之後，其他微小的震動不止一二次，那知道本年三月七日西京大阪左近又有劇烈的大震。據觀象臺的報告，以日本西部而論，這次地震的劇烈竟爲一八五四年以來所未有。

七日晚六時三十分，西京大阪都有劇烈的地震，地面上下激動甚厲，有幾處竟龜裂，電氣的供給首受應響，終至變成黑暗世界。交通機關斷絕，大阪市又有火警，居民惶恐已極，室內物品大都震墜，鐘擺全停。此外名古屋神戶也有較輕的震動。所以這次大阪感受地震的程度，可說和大正十五年一月十五日的東京地震相髣髴。西京市民也都逃出戶外，一時電話不通，人畜房屋，尙無重大損害，比先前東京和但馬地震時間較長，聲響較大，而東南方面震聲更大。震前地底常發可畏的聲響，名古屋亦有相當波及，鐘擺也停，屋內器皿大都墜落。姬路從午後六時二十五分起，震

勤約有四五分鐘，震勢也很猛烈，到六時三十四分和三十七分又小震二次。這是該市明治初年以來的地震。檜松市約莫震了五分鐘，好在震動不烈。橫濱甲府兩地也有強烈的震顫，但是沒有損失。上諏防地方震動更烈，牆壁下墮，器物墜地，地方居民也免不得逃出戶外。舞鶴地方和丹後各地電燈完全熄滅，居民亂竄，婦孺哭泣，聲慘不忍聞，地面也有許多龜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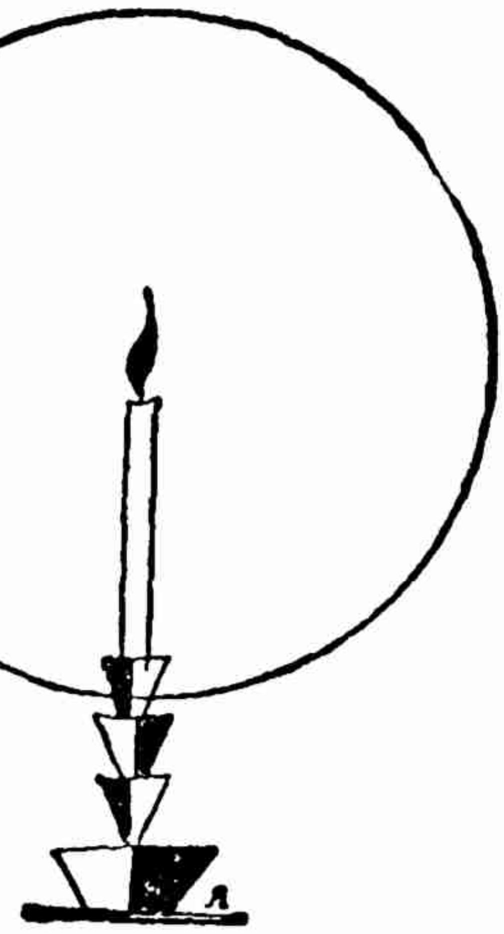
地震的重心是在距離大阪約八十里的丹後。災情雖重大，丹後雖爲產絲綢區域，但出品全供國內銷用，於經濟上尚沒多大關係。據飛機視勘後的報告，峯三鎮三分之二燬於火災，地積雪很深厚，居民困於飢寒，苦不堪言。豐岡町的原形已不能存在，房屋完全頽倒，混亂已極。岩龍鎮也差不多全燬，難民集在雪掩的舊式鐵路堤上，無食無宿。其他附近的小鎮災情也都很重。奈良方面被害也不爲小，市內在地震的當兒，各處起火，幸而旋卽撲滅。久美濱網野二處大致受害也烈。地震災區，又值狂風驟雨，災民七萬人，其他因飢寒而死的尚不知若干人呢。

災情的重大既如此，第一步卽在設法救濟。各報館首先發起籌募賑款，大阪神戶西京的市政局，都設法趕運糧食衣服，救濟難民。惟因各處地面龜裂，不時還覺微震，道旁又盡是瓦礫，餘燼，間有屍體枕藉，而丹後的地震中心點，祇有一小鐵路，無新式軌道，所以散賑很感困難。且該地依舊積雪未消，地震後又加以大雨如注，災民露宿，益增困苦。軍隊和義勇隊雖都極力從事救濟，可是受傷者多，一時實不能普遍呢。

政府方面，爲商榷山陰地方大震善後事宜，特在八日開臨時會議，決議應急政策，和地方官廳協力救護。內務省急忙派事務官馳往災區，辦理救護事宜；大藏省決定減免災區的地租，和一切其他的稅項；鐵道省准免費轉運救護物品，和災民免費乘車；遞信省也准許郵便貯金的臨時支出。安達代理內相，又詣赤坂離宮覲見日皇，面奏一切。日皇特遣侍從一名，去慰問災民。

這次震災情形，如上面所述，雖甚重大，恢復須時，但方正興復的京城東京，和第一海港橫濱，尚未蒙重大波及，在經濟和物質上面，不發生多大應響，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親屬範圍和親等計算法

—一個親屬法上的根本問題—

朱偰

親屬範圍是親屬法上的根本問題；用何種親等計算法來定親屬範圍，尤其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先決問題。中國現在尚無正式頒布的民法典，舊有的民律草案親屬編已被廢棄，新起的民律草案親屬編尚在編訂之中。際此百端更新的時候，提出親屬法的根本問題來討論，似乎很切時要。也許可因此引起製法諸公的注意，對於這個問題加以考慮，於中國將來的民法典上有所貢獻，這是更所希望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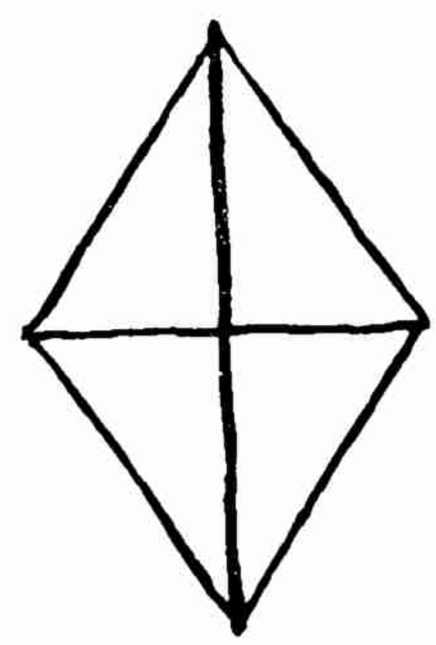
親等計算法是算定親屬等第的方法，是用以定親屬範圍的計算法。計算的方法中國與外國不同，卽中國自己的法律，亦互有差異。歐美各國及日本都用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中國民律草案則用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中國暫行新刑律則更沿用中國向來的喪服服制圖，以爲親屬範圍的標準。本篇所欲討論的，乃在說明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的不合理，與中國親屬法之應該去獨從同，與世界各國一樣的採取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並於舊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十九條的規定，稍抒己見。分四部說明。

一　親屬範圍與親等計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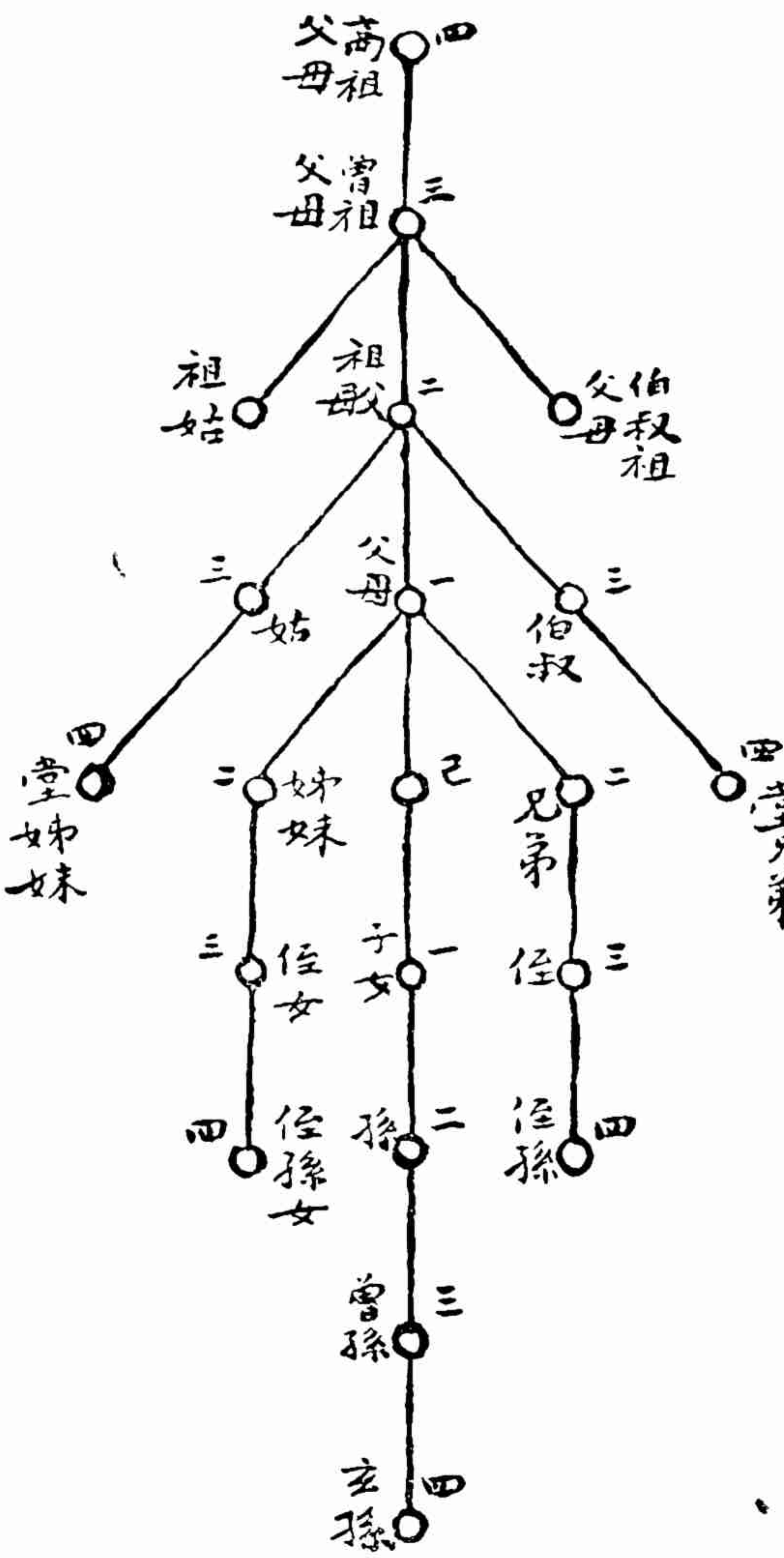
親屬範圍是人爲的界限，在此範圍以內的人，法律上視爲親屬。親屬範圍的標準，普通是用親等計算（中國暫行新刑律爲例外，因爲他是根據服制圖規定的——不過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第十二條也已改用親等計算法）。計算的方法，則有羅馬法與寺院法的兩種。先說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

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於直系親屬則算其間的世數而定親等，所以世代的數與親等的數正相脗合。如親子間相差一世，則爲一親等；祖父母與孫之間相差二世，則爲二親等；其餘類推。於旁系親則由兩方上推至同出之始祖，合算其世數而定親等。所以兄弟姊妹之間爲二親等的旁系親，因爲從己身上溯至父母爲一世；由父母下推至兄弟姊妹爲一

世，合爲二世，所以是二親等。伯叔與姪之間爲三親等的旁系親，因爲由姪上溯到他的父母爲一世，再由他的父母上溯到他的祖父母爲二世；更由他的祖父母下推至伯叔爲一世，合爲三世，所以是三親等。其餘以此類推。這一種親等計算的方法是非常邏輯的，統統以己身爲本位，向上下左右推移。我們若用圖來表示，恰好是一個圓椎形——一個以菱形(Rhombus)較長的對角線爲軸旋轉而成的梭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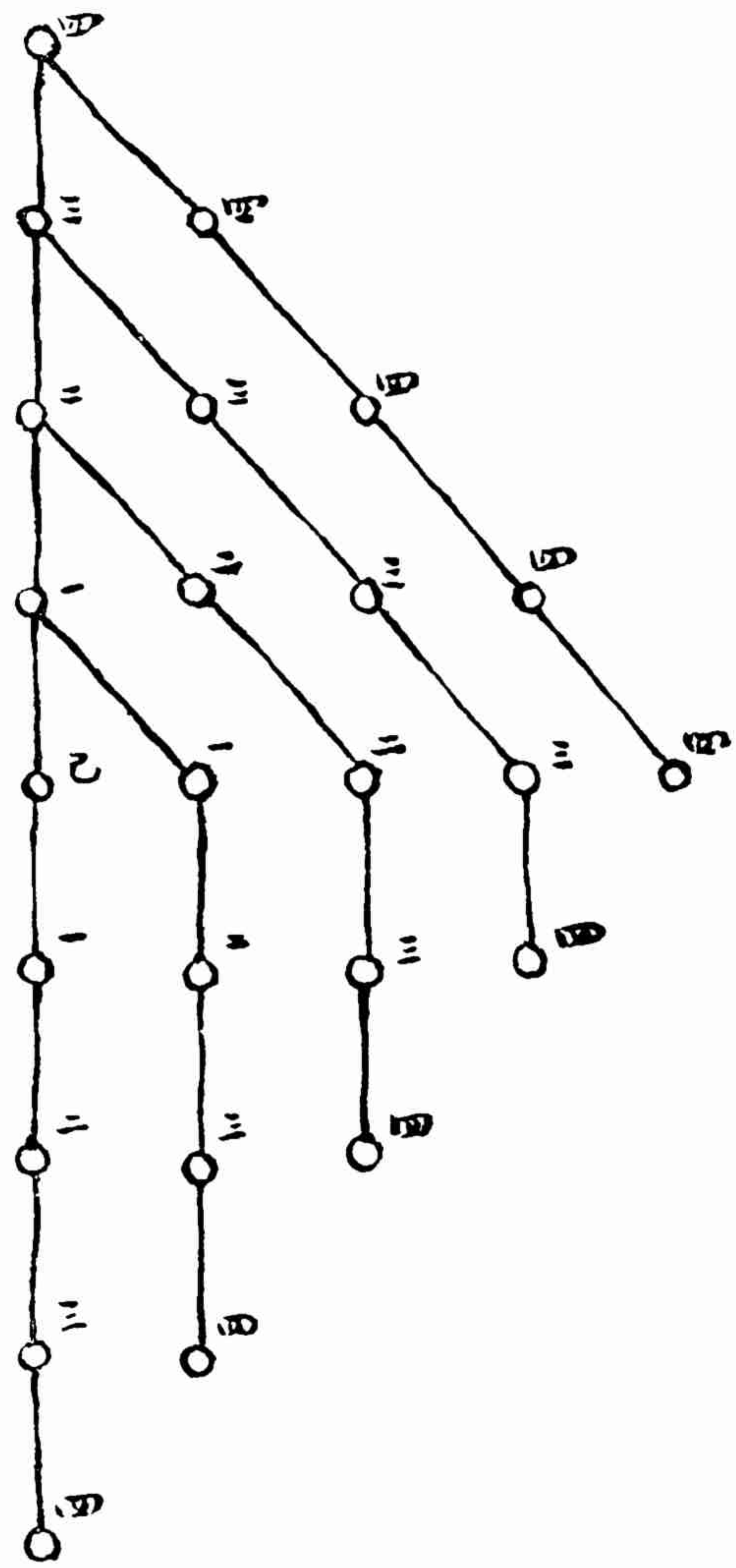
設以四親等爲限，作圖表示，可得下圖：



至於在多少親等以內始定爲親屬，則各國法律規定不一。羅馬民法，西班牙民法，比國民法，日本民法，皆以六親等爲限；意大利則爲十親等；法國民法則更增至十二親等。這是由於親屬範圍原無天然的界限，完全由立法者意思爲轉移。所以德國新民法，竟無限制的規定。

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於直系親屬完全與羅馬法相同，於旁系親屬則不用合算的方法，單取一方的世數，以定親等——若兩方世數相同，則任取一方卽可；若兩方世數不同，則取其較多者，以爲計算標準。列如兄弟姊妹間的親等，依羅馬法計算法爲二；依寺院法計算法，則從父母起算，無論下至何方，皆爲一世，故爲一親等。又如伯叔與侄之間的親等，依羅馬法爲三，依寺院法則爲二。因爲從同源之始祖起算，下至伯叔爲一；下至侄——己身——則爲二，從其多者計算，故爲二親等。其餘類推。依這一種親等計算法，親屬的範圍，較羅馬法爲廣。若用圖來表示，正是以一正方形(Square)的對角線爲軸旋轉而成的陀螺形。

設以四親等爲限，作圖表示，可得下列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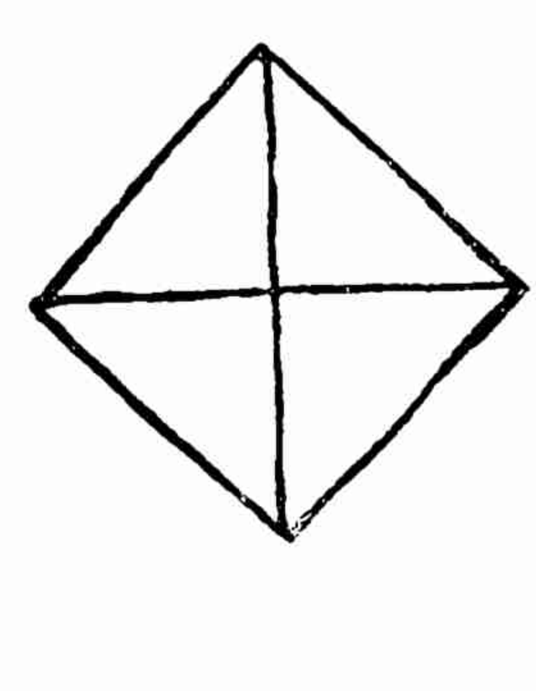
二　喪服服制圖及與親等計算法之比較

中國暫行新刑律以喪服服制圖爲標準，用服制來定親屬的範圍。第二次刑法修正案，始革去舊法，改用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以與民律草案相一致。不過他的親屬範圍，仍多根據服制圖。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既如前述；現在對於服制圖及暫行新刑律「尊親屬」及「親屬」的意義，稍加說明。

依刑律第八十二條的規定：『稱尊親屬者爲左列各人：

一，祖父母（高曾同）；

二，父母；



妻於夫之尊親屬與夫同。

稱親屬者爲尊親屬及左列各人：

一，夫妻；

二，本宗服圖（期服以下者）；

三，外親服圖（小功以下者）；

四，妻親服圖（緦麻以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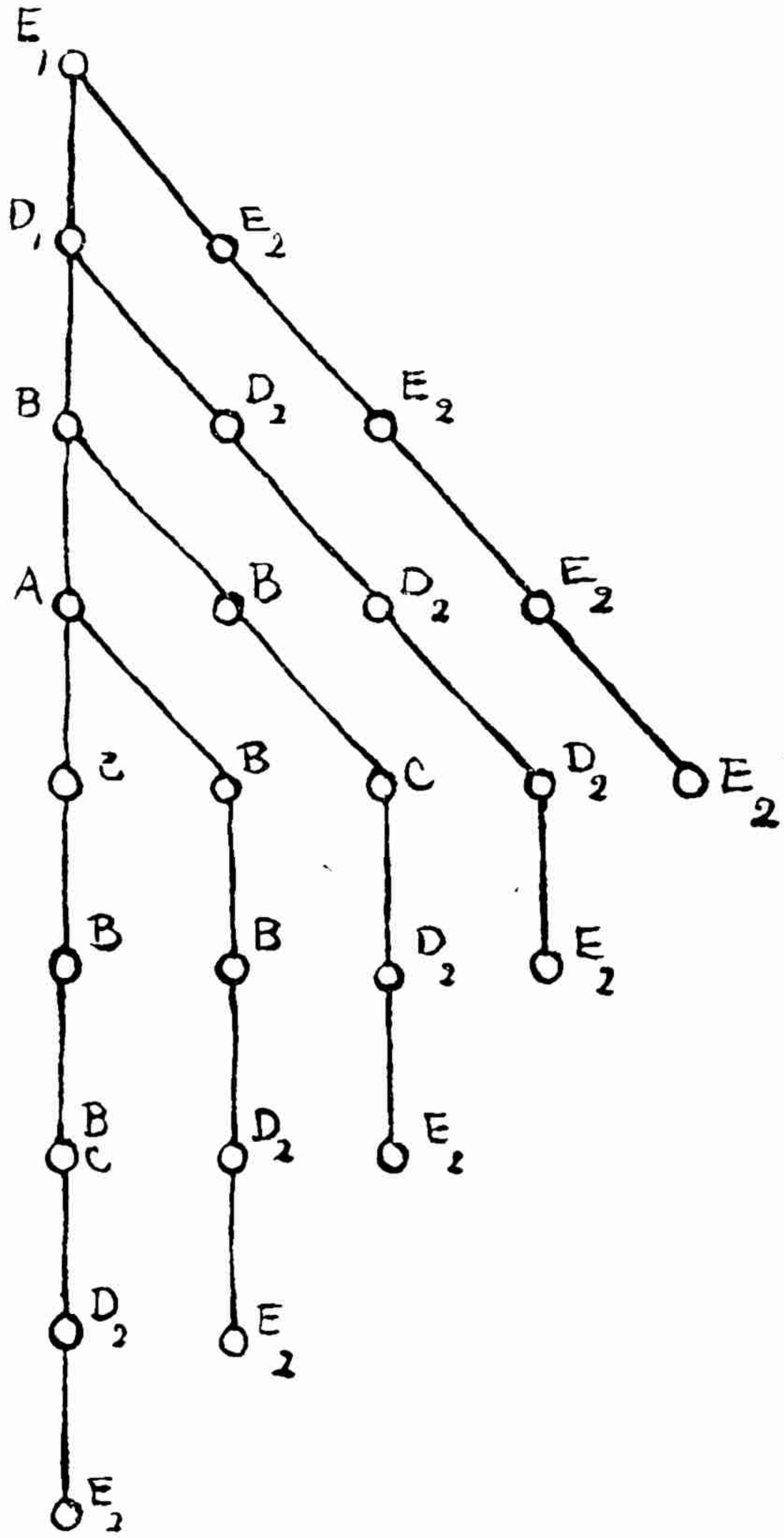
五，妻爲夫族服圖（期服以下者）；

六，出嫁女爲本宗服圖（大功以下者）。』

喪服服制圖衍自周禮，完全用的儒家「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階級主義，所謂數千年以禮教立國之基者，蓋在乎此。要明白喪服服制圖，先

須得明白幾個名稱：

喪服服制有五等：(一)是斬衰，所謂「三年之喪」是這一種喪服是用頂精的麻布做的，不縫下邊。(二)是齊衰，又有四種分別：(a)是杖期，服喪一年，用杖；(b)是不杖期，服喪也是一年，不用杖；(c)是以五月為期；(d)是以三月為期。這一類喪服，都是用稍粗的麻布做的，縫下邊。(三)大功期限九月，用粗熟布。(四)小功期限五月，用稍粗熟布。(五)緦麻期限三月，用稍細熟布。我們假用A代表斬衰(三年)；B代表期年之服；C代表大功(九月)；D_1代期齊衰(五月)，D_2代表小功(五月)；E_1代表齊衰(三月)，E_2代表緦麻(三月)，可得以下的圖：



試比較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與服制圖，可得以下的異同：

同點：

(1)範圍相同。

(2)從四周向中心，以次遞進。(如外緣之字目相等，第二層之字目亦相等。

異點：

(1)服制圖推重己所從出的直系親屬，如父母與兄弟姊妹，在寺院法同為一親等；在服制圖則為父母須服三年斬衰之喪，在兄弟姊妹則期年已足。又如曾祖父母與伯叔祖父母，在寺院法同為三親等；在服制圖則對曾祖父母須服齊衰五月之喪，對伯叔祖父母則小功五月已足。

(2)服制圖對於由己所出的直系親屬，服制比依寺院法計算的同等親之旁系親屬較輕。這也是理之當然。譬如祖對於衆孫的服制，是大功九月，對於嫡孫的服制，是期年；而己對於侄的服制，却也是期年。這三種親屬，在寺院法却毫無差別，都視為三等親。由此可見服制圖於直系親屬及旁系親屬總稍示差別。這是服制圖比較合理的地方。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絕對分別直系親屬與旁

系親屬;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絕對不分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服制圖則稍爲分別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可以說是介乎二者之間的計算法。

三 中國民律草案採取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的理由

中國民律草案親屬編,以喪服服制圖爲準,採取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依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十七條的規定,『本律稱親屬者如左:

一、四親等內之宗親;

二、夫妻;

三、三親等內之外親;

四、二親等內之妻親。

父族爲宗親;母族及姑與女之夫族爲外親;妻族爲妻親。』該條所稱宗親,其範圍以九族爲準。所謂九族,便是以自己爲本位,直系親由己上推四世至高祖,下推四世至玄孫;旁系親則由己横推至三從兄弟——包括兄弟,堂兄弟,再從兄弟,三從兄弟——而止。換句話說,即是寺院法計算法四親等以內的本宗親屬——或稱親族。民律草案同條理由項下,稱贊以九族來定親族範圍的好處,謂:

『……以九族定族親之範圍,是中國法制之特色。蓋各國於實際上不得並時生存之四世外直系親多列在親屬範圍內;而於實際上得與自己並時生存之旁系親,例如族兄弟,則置諸族親範圍外。獨中國九族制度,則專從實際着想,於高祖以上五世之祖及玄孫以下五世之孫,實際不得與己並時生存者則略之;其實際上得與自己並時生存者,其親分雖稍遙,仍列入親屬範圍內。是中國以九族定親屬之範圍較爲合於實際……』

他們既然有此先見,便以爲服制圖是唯一無二的立法準則了。可是服制圖實際上用起來太複雜,他們也明知其然。於是不得不改用親等計算法。但是親等計算法有羅馬法與寺院法兩種,「二者之間取那一種」?這是他們曾經考慮過的問題。

他們先有了服制圖的成見,先把服制圖擱在面前,然後用兩種親等計算法來比較那一種可以「湊合」服制圖。比較的結果是採取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因爲假使採取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直系親屬固然可以不生問題;但是旁系親屬依寺院法計算的四親等——如服制圖中的族兄弟(三從兄弟)姊妹——在羅馬法非算作八親等不可了。直系親纔算四親等,兩旁系親倒要算八親等,他們認爲「於理不順」,所以他們舍去了世界公用的羅馬法親等計算法,而「特立獨行」地採取寺院法親等計算法。這一種不苟同的精神,固可欽佩;但是他們的理由,却是否値得贊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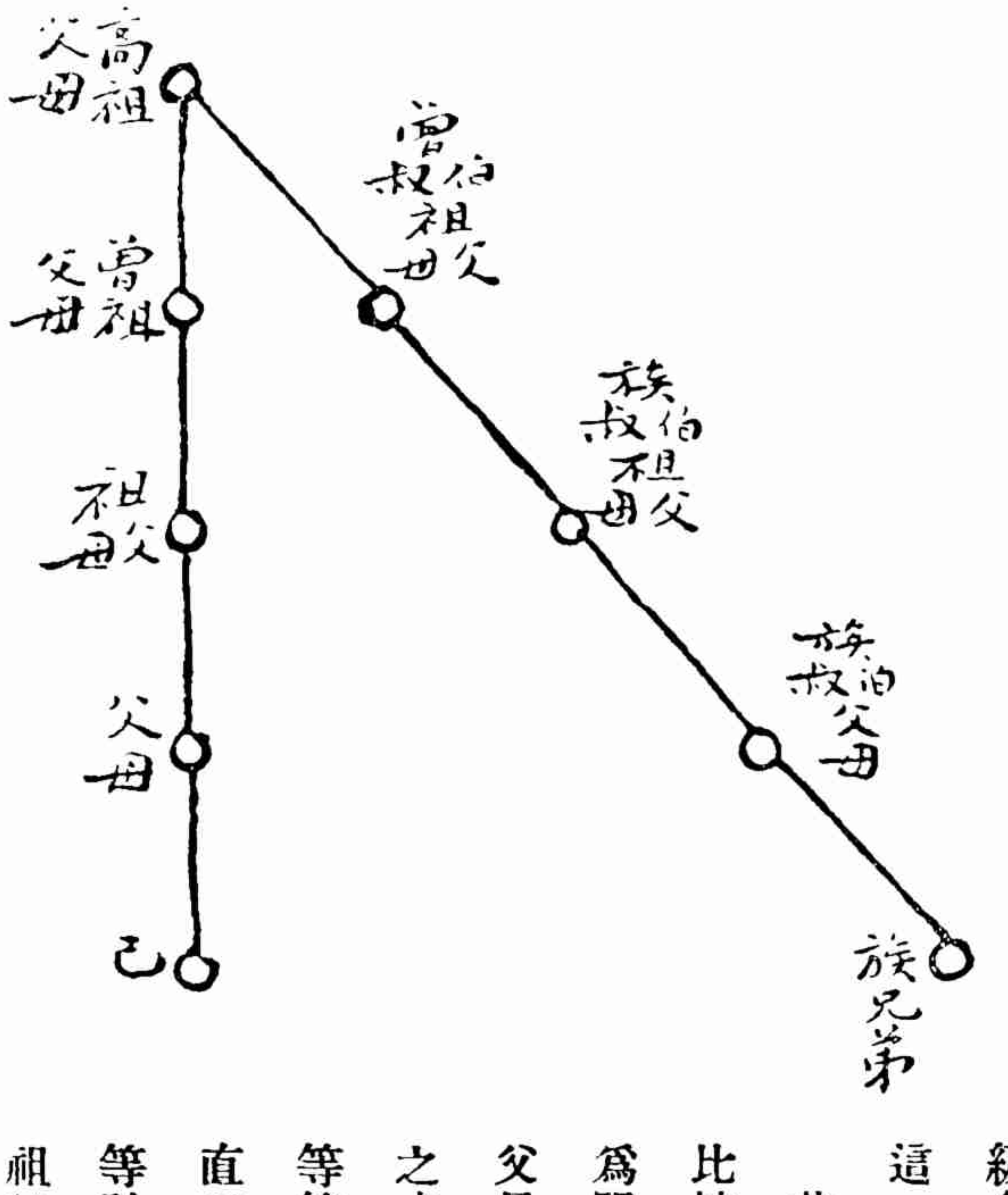
四 不能採取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的理由

他們根本的誤點,可以說是不求「合理」,只求「湊合」。他們不問服制

圖有取法的價值沒有，他們只知道遵從。他們不比較兩種親等計算法那一種較爲合理，他們只知道挑選比較近似的一種。他們並不探究親屬範圍的用意，是否就是要多包含些與己並時生存的親屬；他們只知道以九族來定族親範圍，包含與己並時生存的人可以多些——至於這種方法合理與否，更非所問。這是籠統的批評；以下更分別說來：

（1）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不應該不示差別　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的最大缺點，便是於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的親等計算，不示差別。詳細一點說，依寺院法計算旁系親屬親等的時候，不合算兩方的世數，單取較多一方的世數，結果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沒有差別：這是寺院法親等計算法不合理的地方。以下更舉具體的例來說：

拿己對父母與己對兄弟姊妹的關係來說，羅馬法視爲一親等與二親等的關係，寺院法則全視爲一親等的關係。父母與兄弟姊妹的孰親孰疎，很不難斷言；所以在羅馬法則相差一親等，服制圖亦標明「斬衰三年」之喪與「期年」之喪以示差別；惟有在寺院法則沒有差別。我們更舉一個顯明的例來看：高祖父母在羅馬法是四親等的直系親屬在寺院法亦然。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在羅馬法是五親等，六親等，七親等，以至八親等的旁系親屬；而在寺院法則統統認爲四親等的旁系親。夫高祖父母與族兄弟之孰遠孰近，最爲顯明；而從高祖父母以至族兄弟五代的親疎，亦有層次上的差別。乃寺院法則同視爲四親等，毫無分別。這可能說是合理？「親等」最緊要的是在辨別親疎等級，今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如此，我們將焉用這一種親等計算法！



若要拿服制圖和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來比較，我們寧可說還是服制圖比較合理些。因爲服制圖雖然對於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統統定爲緦麻三月之喪；但是牠却還能分別高祖父母與族兄弟等等，定對高祖父母爲齊衰三月之喪。總之於直系親族與旁系親屬不加分別，是寺院法親等計算法最大的缺點。惟其如此，所以纔有高祖父母與族兄弟同爲四親等的大謬誤。最可怪的是當時製法諸公廢棄了服制圖，却變本加厲的採取寺院法。總之不審查那一種方法合理，不懷疑服制圖之不足取，却「就」以服制圖作準，把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湊合」引用，這是大錯。

（2）顛倒因果的推理　他們先想把羅馬法親等計算法湊合試試

看。但是依羅馬法親等計算法，從己身至高祖父母，是四親等；從己身至族兄弟卻非要八親等不可。「於直系親屬僅算四等，而於旁系親屬反算八等」不合理。所以他們不採取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他們不先審查自己測量的目的物（服制圖）合理不合理，卻就說用以測量的標準（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不合理；這正如自己所量的東西明明不是八寸，卻反說用以測量的尺度不準。他們不知道錯誤之原是在拘守服制圖，他們就斷定依羅馬法親等計算法計算是不合理。這種顛倒錯亂的推理，也虧他們以立法家自命的諸公推得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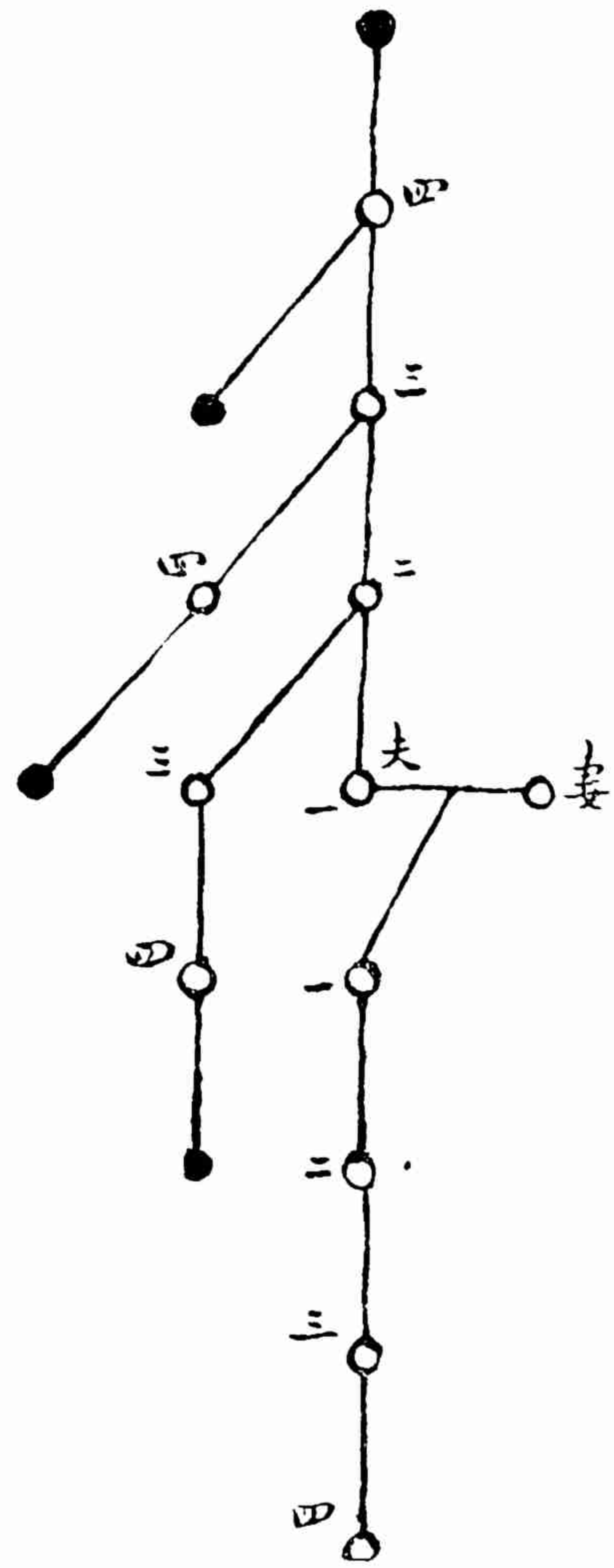
（3）親屬範圍的目的並不在努力減少與己不得並時生存的親屬

中國民律草案採取寺院法親等計算法唯一的理由，便是說這種計算法較為合於實際。他們說假以羅馬法作計算標準，則高祖以上及玄孫以下實際上不能與己同時生存者，反包括在親屬範圍以內；而實際上得與己並時生存之旁系親，例如族兄弟，卻不包括在內。他們卻不知道這是兩個問題。親屬範圍之大小是一件事；計算方法合理不合理又是一件事。我們要用合理的方法來擴充親屬範圍；我們決不可用這一種不合理的方法來「將就」着把族兄弟也包括在四親等的旁系親屬以內。況且親屬範圍的目的，並不在努力減少與己不能並時生存的親屬。高祖父母與曾祖父母，玄孫與曾孫，實際上多不說與己並時生存，但是服制圖，寺院法卻都包括在親屬範圍以內。誠以親屬間之關係，決不是祇發生於並時生存的親屬之間。如刑律第二百五十九條規定的『損害遺棄盜取尊親屬屍體者處無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及同條『損壞遺棄盜取尊親屬遺骨遺髮及殮物者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以及第二百六十一條『發掘尊親屬墳墓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第二百六十三條『發掘尊親屬墳墓而損壞遺棄盜取其屍體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同條『發掘尊親屬墳墓而損壞遺棄盜取其遺骨遺髮及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凡此等等，皆是對已死的親屬而犯的罪；然因為遭損害者是尊親屬，所以科罰特別加重，親屬的關係仍是存在。刑律第八十二條規定，尊親屬只至高祖為限；但是上舉諸罪對高祖以上的祖父母而犯的，不能決定說沒有。所以論者都主張於上舉諸條，尊親屬下應加上「及高祖以上祖父母」八字，方為妥當。這不過是舉其一端；可見親屬範圍的效力，決不是祇及於並時生存的親屬；與我們並時生存稍有血統關係的人很多，但是決不能一一包括在親屬範圍裏面。所以親屬範圍的規定，應該適得其可；不相干的人包括在內，「雖多何庸？」

這是我們反對以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為親等計算標準的重要理由。拘守舊法的人，常常主張『法律祇能規律社會，不能產生社會。』這我們固然可以相對的承認。製定法律的時候，固不可祇講理論，不顧國情。但是以羅馬法親等計算法來代服制圖，決沒有什麼不合國情。我們須知道，服制圖是二千年來的遺物，於日常生活上已不發生什麼影響。

「適於古未必適於今」，時間上的不能強同正如空間上的不能強同一樣。所以與其拘守二千年前傳下來的不適時代要求的禮教，還不如完全打破牠好些。況且服制圖原是介在羅馬法與寺院法兩種之間的，我們爲什麼不進一步採取合理的羅馬法親等計算法，却反要退一步採取更不合理的寺院法親等計算法？

法律與禮制不同。禮制是一國所固有的，所以不妨獨異；法律應得採取他國良規，所以不嫌從同。世界各國既是大多採取羅馬法親等計算法，我們爲何不「擇善而從」？



法律固然祇能規律社會，不能產生社會；但是若太偏於保守，不問時代趨勢，那法律便變成了一成不變的東西，決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所以我們不能以二千年前的服制圖作準來抹殺改良的進步的羅馬法親等計算法。

更進一步說，法律固然不可不顧習慣，但決不可全依習慣。法律應該於斟酌習慣之下，兼問合理不合理。習慣中不合理的部分，豈也有保存的價值？

這是我們反對採取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的附加理由。於是我們可以宣稱：『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是不合理的方法，中國民法應得採取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

於此有一個連帶的問題，即『妻對於夫的宗親外親的親屬關係，應該如何規定？』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十九條規定，『妻於夫之宗親外親，其親屬關係均與夫同』。但是夫對於妻的宗親外親，則不但不相同——夫對於妻的宗親外親統稱「妻親」——且更要強迫妻對於「夫」的宗親外親，認爲她自己的一樣。這是法律上賦予的不平等！法律上規定有所謂「妻親」，但反過來却沒有「夫親」字樣。民法親屬編中關於男女間的關係很多不平等的地方，而此爲不平等之尤。牠的不平等的程度竟然還超過了服制圖。服制圖『妻爲夫外親服降一等』對於夫的宗親又有「妻爲夫族服圖」一圖，以示差別。但是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十九條，竟連此差別也去掉了！這眞是「變本加厲」！我們應該提倡，假如夫對於妻的宗親外親有「妻親」的特別名稱時，那妻對於夫的宗親外親，也應與夫對於妻的關係一樣，一樣加以「夫親」字樣。現在改良的辦法，應該以夫妻之間爲一親等，妻對於夫的親屬間的計算法，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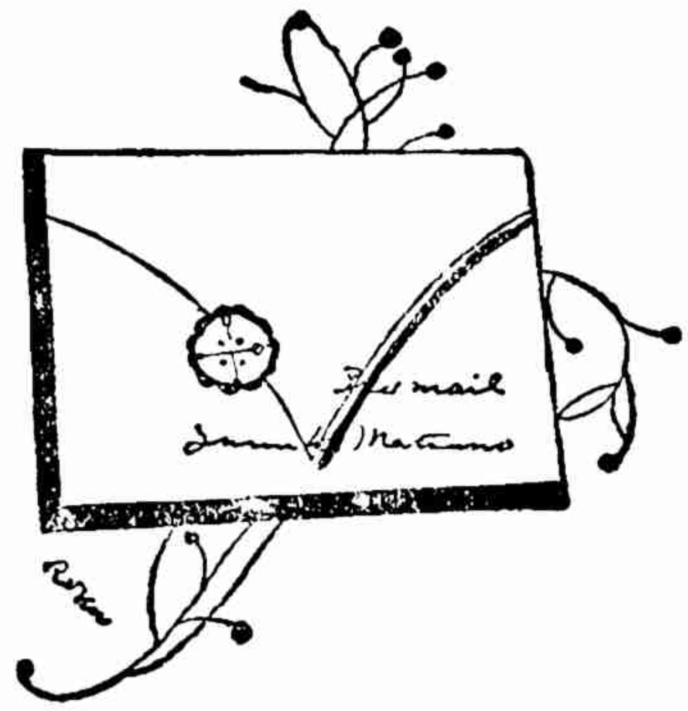
由她所出的子孫而外，應該統統比她的夫加一等。所以夫對於妻的親屬，理論上也應該如此。依此類推，己對於伯叔祖母，伯叔母，兄弟妻，侄婦，侄孫婦，……的親等計算，也應該統統比己對於伯叔祖父，伯叔父，兄弟，侄，侄孫，……間的親等加一。這纔是大公無私的立法制度。

一九二六，一二，二六．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三月下半月份收到者為限

知難二至四期	上海愚園路一八七號	現代評論五卷一一八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前進半月刊五期	廣東兵器製造廠黨代表辦公廳	清華週刊二七卷三期	北京清華學校
農聲彙刊四集	中山大學	清華校刊二〇期	北京清華學校
黃埔商埠周刊一七至一八期	黃埔商埠公司	新教育評論三卷一三至一四期	北京西四羊市大街五十二號
協和七號	廣州白鶴洞協和神科大學	孤軍週報一一一至一一二期	北京法政大學
黃埔日刊二六〇、二六一、二七八號	黃埔軍校	道路月刊二〇卷一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三民週報一期	廣州三民書店	工程二卷四號	上海江西路四十三B號中國工程學會





散曲研究續

任二北

九　派別

涵虛子所定樂府十五體，除前節已引之八體外，尚有關於文章派別者七體如下：

（一）『丹丘體　豪放不羈。』

（二）『宗匠體　詞林老作之詞。』

（三）『盛元體　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

（四）『江東體　端謹嚴密。』

（五）『西江體　文采煥然，風流儒雅。』

（六）『東吳體　清麗華巧，浮而且豔。』

（七）『淮南體　氣勁趣高。』

此七體中之盛元體，似與前節所列之承安體頗爲相近，惟其解釋語中，實重在『字句皆無忌憚』一句，故仍廁之此處派別方面。惟此七體中細按之，仍有重複及不切實處：僅丹丘體之『豪放不羈』，江東體之『端謹嚴密』，東吳體之『清麗華巧』，可以鼎峙而立，成爲三派；若盛元之『字句皆無忌憚』，淮南之『氣勁趣高』，其義皆可於丹丘體之『豪放不羈』四字中見之；西江之『文采煥然，風流儒雅』，可以附見於東吳體之『清麗華巧』內；若宗匠之『詞林老作』，不過指作者筆下老練而言，是於各派之中皆有之，若其本身，終不能自成爲文章之一派也。

僅列豪放，端謹，清麗三派，事實上已可以廣包一切。蓋元曲之文章，本以用意遣辭兩俱豪放不羈者爲主，其餘者雖概目之爲別調可也。惟曲之爲事，境界廣闊，而方法放任，初不故步自封，畫成任何褊狹之畦町，以自限而復限人也。故一面儘管以豪放爲主，而一面於變換豪放者，亦一一聽其自然發展：倘用意方面，較豪放爲平實，爲和易近人，而不作恣肆放誕，且遣辭又多用循循規矩之文言者，則聽其爲端謹嚴密之一派；倘遣辭方面，較豪放爲渲染，爲煥然成采，（前一種雖多用文言，但不必即

煥然成采；此種煥然成采，但不必即用文言。）而不俚質白描，且用意仍清疎瀟灑者，則聽其爲淸麗華巧一派。——三派鼎立，分別在詞意之收放與文質之間。僅言「豪放」「端謹」「淸麗」，於意亦既足以表見其各派之特色，若又贅以「不羈」「嚴密」「華巧」者，則皆爲進一步之說耳。惟三者之中，「不羈」「華巧」皆無間言，而端謹進一步之「嚴密」，獨有所不可。蓋曲之工，全恃機趣，端謹者其趣已鮮，所謂「嚴密」，若於機趣中見之自佳，若已鮮機趣之端謹，復嚴密其組織，豈不蹈冷靜、沉滯之弊乎？故實際上一首散曲，既端謹而復嚴密，而仍不失其爲好曲子，妙曲子者，其例殊不多見也。冉所謂「豪放」者，既屬辭意雙方之事，而不僅屬於意，則有時如言情之作，其意境無所謂放，亦無所謂不放者，但其遺辭若甚本色，則仍屬豪放一派；若遺辭不尙本色，而尙藻采，則是淸麗矣。因此三派之中，豪放與淸麗尤爲要緊，尤較易辨，惟端謹者，有時不甚顯著，其詞遂亦在可有可無之間矣。吾人尋常看散曲，若覺其既非豪放，又非淸麗者，即可歸之於端謹。故端謹一派，內容甚雜，有善有不善：善者不過爲穩成，爲大方，終非第一流好曲子；不善者則爲平庸，爲板滯，爲枯澀，全無足道矣。因此端謹之稱，若易爲「平穩」二字，而視作曲中消極方面之一派，則尤較妥貼也。

元人散曲之中，豪放最多，淸麗次之，端謹較少。明人散曲，大抵與之相反：多者少之，而少者多之，若淸麗則仍屬居中。然在明人之心目中，端謹者不以爲端謹，而正以爲淸麗；實則麗而不淸者居多，有時且非曲之麗，而實爲詩詞之麗，又甚瑣屑餖飣，一切迥非元曲比，前之所謂三派，於此已不適用矣。崑腔以後之南曲，此種情形乃大著特著，崑腔以前，尙去元人之矩矱不遠，下文當詳論之。玆就元明人散曲中，先各舉三例，以見三體之確然不同，而確可認爲文章之三派也。

折桂令　元盧摯

想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光陰，先短了三十。七十年間：十載頑童，十載尫羸，五十歲除分晝黑，剛分得一半兒百日。風雨相催，兔走烏飛，仔細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又　元庾天錫

環滁秀列諸峯，山有名泉，瀉出其中。泉上危亭，神仙好事，締構成功。四景朝暮不同，宴甜之樂無窮。酒飲千鍾，能醉能文，太守歐翁。

又　元張可久

對靑山彊整烏紗，歸雁橫秋，倦客思家。翠袖殷勤，金杯錯落，玉手琵琶。人老去西風白髮，蝶愁來明日黃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陽，數點寒雅。

以上三首皆北曲，皆見於散曲之第一部選本陽春白雪，第一個曲調折桂令中，並非從各處選擇而來者，可以見元曲中隨在能用此三派，以分別其文章也。就中盧詞全用白話，意固曠達，辭亦亢爽，當然屬豪放一派；庾詞意亦不俗，祇通篇脫胎於古文，比較前後兩首，則顯覺平穩，而機趣爲遜也；張詞除去『回首天涯』四字外，其餘句中句外，（句中如「靑山」與「烏紗」，句外如二三兩句，四五六三句，七八兩句，十與十一兩句）皆成對仗，而意趣瀟灑，不因藻翰而傷縟，則分明爲淸麗一派也。

朝元歌　明馮惟敏

花街，柳街，風月時時賣；陽臺、楚臺，雲雨連年債。愛重如山，情深似海，一刻千金難買。分付

多才：青春一去不再來，且把錦心埋，常將笑口開，榮枯利害丟搭在九霄雲外！

惱殺眉　　明陳所聞

滄洲何幸結比鄰！文雅還憐豪氣眞。溪頭明日照開尊，酒甜脫帽支雙鬢，白眼看他世上人。

一封書　　明金鑾

靑溪畔小園，任荒蕪種幾年；黃庭畔小箋，任生疎寫半篇。分來紅葉春前好，摘去靑葵雨後鮮。又不顚，又不仙，拾得榆錢當酒錢。

以上三首皆南曲，同見南宮詞紀末卷內，用調雖異，而同屬隱逸一類，其內容固相去不遠。顧所謂豪放、清麗者，前後兩首，望而可辨，而中間一首之爲端謹，亦易由比較而得也。

以上因涵虛之樂府十五體，約爲豪放、端謹、清麗三派之說。前人之論散曲派別，與此說相接近，而足爲參證者，略引一二如次：

元貫雲石陽春白雪序曰：『蓋士嘗云：「東坡之後，便到稼軒，」茲評甚矣！然而北來徐子方滑雅，楊西菴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疎齋媚嫵如仙女尋春，自然笑傲；馮海粟豪辣灝爛，不斷古今，心事又與疎翁不可同舌共談。關漢卿庚吉甫造語妖嬌，適如少美臨杯，使人不能對殢。……客有審僕曰：「適先生所評，未盡選中，謂他士何？」僕曰：「西山朝來有爽氣。」……』按陽春白雪旣爲散曲中第一部選本，則此序所論，宜可注意；吾覺元人對於當時散曲所分派別，確可於此一序中見之。蓋所謂『東坡之後，便到稼軒』者，乃借詞中豪放一派，以規撫曲之大體也。雖『茲評甚矣』一語，詞意含糊，但貫氏實謂曲之文章，正應類於蘇辛之詞派，而不可同於周秦姜張婉約一流，故序中劈頭始有此語，其宗旨固彰明較著也。——此可爲曲以豪放爲主之第一證。序末之品評選本中其餘諸人，概以西山朝來爽氣喩之。夫所謂「爽氣」者，正爲不沉晦，不沾滯，不塗飾，不拘束，……之意也；諸人詞品，旣皆如是，足見元代散曲之一般風派矣。——此可爲曲以豪放爲主之第二證。序中謂『不可同舌共談』者，乃指豪辣灝爛之與嫵媚妖嬌二者而言也；至於嫵媚與妖嬌之間，固無甚區別，貫氏雖兩分之，實則正所謂『可以同舌共談』者耳。顧嫵媚妖嬌之意，恰與清麗相拍合，而序中上文所謂「滑雅」「平熟」者，又正與端謹相接近，貫氏之於滑雅，平熟，乃獨不以與下文數派，相提並論。——此又足證元曲之中，雖連端謹，共有三派，而實惟豪放，清麗兩派，乃永久對峙者耳。他如太平清話謂『元士大夫以樂府名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庚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馮海粟、滕玉霄，蘊藉則有貫酸齋、馬昂夫』所言實以貫序爲本，而故爲增飾者耳。「奇巧」「蘊藉」，含義皆不中肯，不如貫說之可注意矣。

涵虛子有羣英格勢九十餘條，後之論曲品者，每依據之；實則其於每人作四言一語者，皆隨筆拈綴，模糊影響，令人無從捉摸，王驥德譏之，宜也。劉氏藝概中約九十餘條爲三品：『一曰清深，如吳仁卿之山間明月，二曰豪曠，如貫酸齋之天馬脫羈，三曰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屛春風，』亦僅就涵虛之語以爲歸納，並非從三家之作，實地體會而得者；且豪麗兩派之外，多一「淸深」，「淸深」爲義之不穩洽，遠不如「端謹」矣。

以上爲散曲派別之概論，以下剔去端謹，專取豪放、淸麗兩派論元人。

豪放一派，元人雖許馮子振滕玉霄兩人，而兩人今日流傳之曲不多，(馮僅小令四十二首，滕僅十四首。) 據其所傳者以觀，實無以十分著明豪放之義，吾人未可盲從，當斷以馬致遠爲此派之代表也。馬作見於拙編元四家散曲一書中，有令百四首，套十七首，除喬吉張可久外，元人散曲之篇幅，此爲最富矣。秋思一套，自元周德淸以來，卽許爲散曲中第一，其煞尾云：

蛩吟罷一覺纔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箇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字句從樂府新聲)

若問此曲何以成其爲豪放，則無人不知其爲意境超逸，實使之然，文字不過適足以副之耳。然重在意境之超逸，以造成豪放，乃豪放之第一義也，此外更有他義。如馬氏撥不斷小令云：

菊花開，正歸來，伴虎溪僧、鶴林友、龍山客，似杜工部、陶淵明、李太白，有洞庭柑、東陽酒、西湖蟹。哎！楚三閭休怪。

意境自與前曲完全相同，而意境之外，修辭亦大有可注意者，則全曲之中，用人名地名物名以表象者，聯貫成串，其多實出於尋常也。第三句之連舉三地，有如地理志；第四句與末句之連舉四古人，有如點鬼簿；第五句之羅致諸品，無以似之，殆類市中之南貨鋪。此種修辭法，在尋常之詩詞中，要皆不宜，所謂「犯」是也；而在曲中用之，乃特放異彩，所謂「不犯」是也。故此曲之所以形成豪放不羈者，端由於修辭法之特殊，不僅倚賴意境，此乃豪放之第二義也。更如馬氏壽陽曲曰：

心間事，說與他：『動不動早言兩罷。「罷」字兒磣可可你道是要，我心裏怕那不怕！』

此曲所寫之情，乃人之明明於我薄倖者，而我始終原諒之，祇認爲要，不認爲眞，自己則矢志堅貞，以待他人之挽回於萬一，絕無怨恨之意，可謂深得風人溫柔敦厚之旨矣。顧其文全用白描，無論雅俗之材料，都不借重粧點，此種恰與淸麗一派相反，亦認爲豪放，乃完全脫離意境之豪放而豪放者，豪放之第三義也。馬氏以外，如白樸、貫雲石、劉致、馮子振、汪元亨、馬九皋等，皆豪放之尤者。蓋凡屬元代曲家，無人不有此派之作，特多寡之間，各家不同耳。

淸麗一派，若依貫氏前序，舉盧摯爲代表，則不如舉喬張之妥善。蓋所謂「麗」者，其材料或俗或雅，都無不可；而喬多用俗，張多用雅，二人既自來並稱，合之又適可表見此派之全義也。以俗爲麗者，詩詞中不常見，而實爲曲中本色；人因其不常見也，每目之曰奇麗。以雅爲麗者，沿詩詞中之所已有，而新之變之，穎俊精緻，人人所好，人人能賞，可卽以「雅麗」二字別其派。無論奇與雅，其爲麗也，機趣要不能板，而腠理要不能滯，此所以又統在淸麗範圍之內也。

喬有喬夢符小令一卷，雅俗兼該，融洽無間，最爲當行。淸厲鶚許其曲以爲出奇而不失之於怪，用俗而不失其爲文，殊得奧窔。後人之爲曲，不難於雅麗，亦不難於豪放，而獨難於此奇麗。如淸初朱彝尊厲鶚輩，提倡

喬張兩家散曲，其所摹擬者，祇能及張，終未嘗及喬蓋笙鶴翁（喬之別號）之絕技，凡筆端祇能雅而不能俗者，一概無從問津矣。如水仙子情詞及詠雪曰：

眼前花怎得接連枝？眉上鎖新教配鑰匙。描筆兒鈎銷了傷春事，悶葫蘆咬斷線兒。錦鴛鴦別對了個雄雌，野蜂兒難尋覓，蠍虎兒甘害死，藍蝴蝶兒別罷了相思。

冷無香柳絮撲將來，凍成片梨花拂不開。大灰泥漫不了三千界。銀稜了東大海。探梅的心噤難捱，麪甕兒裏袁安舍，鹽罏兒裏黨尉宅。粉缸兒裏舞榭歌臺。

此等曲除上文所謂詭喻以外，別饒嫵媚，讀者每以為奇則有之，麗未必然，蓋看慣以雅為麗者，狃於所習耳。喬氏以外，關漢卿、查德卿等散曲內，亦常有奇麗之作。關氏不伏老一套煞尾為尤著云：

我卻是蒸不爛、煮不熟、搥不匾、炒不爆、響璫璫一粒銅豌豆，恁子弟誰教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扳的是章臺柳。我也會吟詩，會篆籀，會彈絲，會品竹。我也會唱鷓鴣，舞垂手，會打圍，會蹴踘，會圍棋，會雙陸。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只除是閻王親令喚，神鬼自來鈎，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那其間纔不向這烟花路兒上走！

張有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共七百餘首，為元人散曲中流傳最多者，此外且無一劇曲，故張氏可謂散曲之專家也。其曲十之八九為雅麗一派，餘亦有豪放與奇麗者，特少數耳。張氏當時受何影響而致成此派，惜其生平事跡不彰，無從追考。要其所成者，實僅十之四五，恰到好處，其餘雖不儕於端謹，總嫌參用詞法過多，並非論曲者所宜提倡也。清人不善學之，有一種「詞人之曲」，即張氏此派之末流矣。如下列一半兒及水仙子云：

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閑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

金鞭裊翠動花梢，翠袖搵香暱柳條，玉波流暖迎蘭棹。西湖春事好，相逢酒聖詩豪。醉墨灑龍香劑，新絃調鳳尾槽，草色裙腰。

兩曲俱屬雅麗，與前舉喬作以俗為麗者，顯然不同。然如次首中，末句之蓄意，與「裊翠」「搵香」「流暖」等之措辭，全是詞境，以較前一闋之蕭疏，豈不嫌其過乎？清麗一派，作家甚多，如張氏之至處者固少，如張氏之失處者亦少。徐再思、任昱、李致遠、曹明善等皆其流。如徐之梧葉兒曰：

芳草思南浦，行雲夢楚陽，流水恨瀟湘；花底春鶯燕，釵頭金鳳凰，被面繡鴛鴦：是幾等兒眠思夢想！

雖用比興，卻連所比所與者亦於末句明白說出，大別於詩詞，斯最得體也。

世間事既有兩極端者，亦必有中和者。豪與麗，雖分明兩派，而以一人兼有之，或以一詞兼有之，皆尋常事。近人有因蘇辛詞集中未嘗無一二婉約之作，周秦詞集中亦未嘗無一二豪放之作，遂謂放與約不足為詞之兩派。實則分詞曲之派別，應以詞曲為單位，曰「此詞約，彼曲放」可，不應以詞人曲人為單位也；即論斷各家之派別，其著作之多數如何，自足為據，不應因其少數之作相反，而遂全部抹殺也。譬如馬與喬張，雖各明其派如上文，而派外之作，與兩派融會之作，固無人無之，要不足以動搖其大體矣。茲舉馬之小桃紅，張之殿前歡，以為豪麗兼用者例：

畫堂春暖繡幃重，寶篆香微動。此外虛名要何用！醉鄉中，東風喚醒梨花夢。主人愛客，尋常迎送，鸚鵡在金籠。

望長安，前程渺渺鬢斑斑。南來北往隨征雁，行路艱難。青泥小劍關，紅葉湓江岸，白草連雲棧。功成中紙，風雪千山！

以上論元人散曲之派別，以下分崑腔流行前後兩時期，以論明人。

明代未有崑腔以前，北曲為盛。涵虛子所列明初十六家中，惟湯式一人之傳作，有五十餘套，餘皆二三篇，未足言派。湯之套數簡短，不病拖沓，惟多贈答酬應之作；端謹之餘，與一二小令，皆豪麗參用。十六家外士大夫染翰此業者甚多，亦都寥星無足數者；惟周憲王有燉之誠齋樂府，裒然成帙，足稱一家，而論其文字，乃十九端謹，凡庸濫居多，豪麗兩面，均鮮至處。由是以觀，明初散曲，大致始偏於端謹矣。自後則康海為一派，馮惟敏為一派，王磐為一派，沈仕為一派，皆各有面目，未見雷同；而康馮之為豪，王沈之為麗，則又其大概之一致者耳。茲各見論例如次：——

康海沜東樂府，用本色，為豪放，擺脫明初闒茸之習，力為振拔，有功於明代散曲之作風不少。惟貪多務博，殊欠翦裁，是其一失；用俗之處，往往為俗所累，元人衣鉢，未盡真傳，是其二失；其中極熱極怨，而表面以解脫之語蓋之，時覺捉襟露肘；展其全集以觀，無非憤世、樂閑、兩類之作，而志趣並非真正恬淡，根本有異於元賢，是其三失。此三失雖不必獨集於康氏一身，而康氏實啓此派之始，王九思、李開先輩，則應分任其咎者也。明人之論調，多抑康而祖王，真所不解。茲舉康之雁兒落帶得勝令，及王之水仙子：

數年前也放狂，這幾日全無況。閑中件件思，暗裏般般量：真傳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傒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與康。

一拳打脫鳳凰籠，兩腳蹬開虎豹叢，單身撞出麒麟洞。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襴老盡英雄。參詳破邯鄲一夢，歎息殺商山四翁，思量起華嶽三峯。

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四卷，生龍活虎，猶詞中之有辛棄疾，有明一代，此為最有生氣，最有魄力之作矣。王世貞王驥德輩之品評，皆嫌馮氏本色過多，北音太繁，多俠寡馴，時為紕繆，蓋皆崑腔發生以後「南詞」盛行時之議論，殊不足據也。馮氏之長處，正在本色與寡馴；惟其如此，乃能豪辣。若論其失，有因姿肆之極，傷於獷悍者，有因任情率性之極，詞意近於頹唐，不能凡百與會者。至於全集之中，豪辣者多，而進一步渾涵於灝爛之境者猶少，是亦其成就上之缺憾，諸家之中，獨馮氏斯足責也。馮之意志，亦極怨極憤，所異於康王者，在怨憤便索性將全部怨憤，痛快出之以示人，較少做作；而才氣之橫溢，筆鋒之犀利，無往而不淹蓋披靡，篇幅雖多，各能自舉，不覺其濫，亦非康王一派之所及也。馮氏此派，後無來者；唐寅小令，間有與之相會處；其前有一常倫，亦微近之，而才氣皆遠不及。曲律謂陳沂胡汝嘉爽而放，按陳僅傳雪詞，爽則有之，豪未必也；胡僅傳夏詞，堆垛而已。茲舉馮之寒鴻秋乞休，以見豪辣，雁兒落帶得勝令謝友枉駕，以見灝爛：

論形容合不著公卿相，看丰標也沒個摜搜樣，量衙門又省了交盤賬，告尊官便准備休狀。廣開方便門，大展包容量，換春衣直走到東山上！

遊的是試春遊張曲江，訪的是耽酒病陶元亮，行的是快吟詩賈翰林，坐的是會射獵江

鄧相呀還的是白雲明月謝家莊，抵多少秋風野草錢邊堂；你祇待平圍了西土楊名字，俺祇待高臥在東山入醉鄉。尚郎，耳聽著六律情偏暢；漏唐，身歷了三朝老更狂。

王磐王西樓先生樂府一卷，善爲淸麗，王驥德頗能賞之。於元人之中，兼得喬張之趣。其麗也，不僅工雅，兼能出奇；其淸也，蕭疎放逸，且好爲遊戲諧謔之作，而不用康馮兩派之粗豪，一以精細出之。明人之中所知者惟金鑾一人，是其一派。茲舉王之沉醉東風蝶拍及金之河西六娘子閨情：

莊子夢輕輕按醒，謝公詩句句敲成。斷的燕舞鶯，供親的鶯歌喉。僧知音千載憑編占了梨園板色名，雖怪那滕王閣圖形畫影。

海棠陰輕閃過風頭鈒，沒人處款款行來，好風兒不住的吹羅帶。猜也麼猜，待說口難開，待動手難擡，淚點兒和衣暗暗的揩。

沈仕晻窗絨一卷，亦爲淸麗，而以香奩體著聞。於元人頗得王鼎之趣，冶豔之中，生動新切。其失在偶摹元人淫褻之作，後人踵之者又變本加厲，皆標其題曰『效沈靑門體』，沈氏遂受謗無窮矣。沈德符盛推康王陳（鐸）沈，自成爲化治之音，後所不及，或者沈氏之作，不止於香奩也。惜晻窗絨原本佚而不傳，而顧名思義，與諸選本之所載者，實香奩居多耳。茲舉懶畫眉兩首：

倚闌無語搯殘花，驀然間春色微烘上臉霞。相思病症那寃家，臨風不敢高聲罵，只教我指定名兒暗咬牙。

東風吹粉釀梨花，幾日相思悶轉加。偶聞人語隔窗紗，不覺猛地渾身乍，却原來是架上鸚哥不是他。

以上四家，王金之筆，最爲整飭，可云無弊，餘皆有得有失。他如楊愼夫婦，合處有西樓白嶼（金）之精，而冗雜亦復如康王。陳鐸所作，套數尤多，穩稱頗類明初湯式，令則不出王與沈。明人皆以其與梁辰魚相伯仲，實則陳之文字，絕未入江東白苧圈套也。陳所聞雖在崑腔大行以後，而其著作品格，與湯式陳鐸最爲相近；若納之下文梁沈兩派中，殊爲不妥，故亦附及於此。

崑腔以後，祇有南曲，而北曲亡矣！南曲又多參詞法以爲之，形成所謂「南詞」，而曲亡矣！崑腔創始於魏良輔，一時新曲，首先採用者，厥爲梁辰魚之所製，在劇曲爲浣紗記，在散曲則爲江東白苧一集。張鳳翼序之，謂擲地可作金聲；張旭初於吳騷合編內，至推爲「曲中之聖」焉。自有崑腔，南曲之宮調、音韻，一切準繩俱定，傳奇之法愈密，犯調、集曲，日盛一日。沈璟爲南曲譜及南詞韻選二書，楷模大著，學者翕然宗之，龍子猶於太霞新奏中，對沈有「詞家開山祖師」之稱焉。迄嘉隆間，以迄明末，將近百年，主持詞餘壇坫者，文章必推梁氏爲極軌，韻律必推沈氏爲極軌。此爲崑腔以後之兩大派，一時詞林，雖濟濟多士，要不出兩派之彀中也。其文章獨不從梁，而韻律獨不從沈者，劇曲則有湯顯祖之四夢，散曲則有施紹莘之花影集。夫文章之不從梁，兩家乃戛戛獨造，千古不朽矣；若韻律之不從沈，適爲兩家之病，亦百世而不能易者也。——得失之間，烱然不侔，有如此者。茲論崑腔以後散曲之派別，不能不分舉梁沈施三家。

梁辰魚之曲派，爲文雅蘊藉，細膩妥貼，完全表現南方人之性格與長處，去北曲之蒜酪遺風，亢爽激越者，千萬里矣。惟此種陰柔之美，實宜於

詞之收斂性格之文學，而不宜於曲之放散性格之文學，故其取材取徑，於不知不覺之間，無一不與宋詞相接近，而與元曲相背馳者，結果乃得一種詞不成詞，曲不成曲之物。吾嘗論此派之末流，以為意境迂拘，而色彩揉雜，齷齪於字句之煊染，又祇有枯脂燥粉，敷衍堆嵌；拆碎固不成片段，併合亦輪奐樓臺；臣妾宋詞，宋詞不屑；伯仲元曲，元曲奇恥。天下依違於兩可之間，欲兼擅其勝，而卒至進退失據，成共棄之物者，崑腔以後江東白苧派之散曲，是其一也。此所言為欲闡揚元人之絕藝，保存曲體之本源，不無過激之處，然實從體會比較而得，非徒託空言，所謂「樂府」之選集，與所謂「南詞」之選集，其書今日俱在，是非究竟，可以覆按也。（元人多稱曲為樂府；崑腔以前，選集、別集，皆以「樂府」名；或以「詞」名，亦必不分南北，蓋不專門為南曲也。崑腔以後，盛行「南北詞」之名，如南詞韻選、南北宮詞紀等，皆曰「詞」，而不曰「曲」，或特創名目，曰「新奏」，曰「吳騷」，而獨鮮用前人習用之「樂府」二字者，風氣使然，亦一奇也。其名稱既多用「詞」字，其文字之多用詞法，固可以反證矣。）幔亭歌者（袁于令）曰：『詞才不同；梁伯龍以豪爽，張伯起以纖娟，沈伯英以圓美，龍子猶以輕俊；至於秀麗，不得不推王伯良。』夫如伯龍者，倘猶推為豪爽，則如元人馬東籬之振鬣長鳴，白仁甫之騫翩高舉，豈不皆成獷悍頑野，不可嚮邇之怪物耶？歌者與龍子猶為接近，龍乃明末梁派之中堅，（選太霞新奏之曲散人，疑即龍氏。）沉溺此中，既深且久，指黑為白，指鹿為馬，亦無足怪矣。惟此派之弊，尤在套數與集曲，若單隻或重頭之小令中，猶間有生動之作也。茲錄梁集第一套內詠輕雲之長拍，及小令山坡羊，以略見其得失：

> 舞按霓裳，舞按霓裳，歌停金縷。送月來被人間留住。這是蕊宮仙馭，毯牛偏遊戲天衢；蠢駕絳綃鸞，引飛瓊控鳳，兩彩鬟歸去。幾見緱池傳曲還誰？還念黃鶴樓中千載虛閒？仙姬何事，冒雨淋羅襦？又不知春山淡淡鎖，何日還舒。

> 病淹淹難醫擦的模樣，軟怯怯難存坐的形狀，急煎煎難描劃的寸腸，虛颯颯難按納的情和況。空自忙，全然沒主張。盟山誓海都成謊，輾轉思來，更無的當。淒涼，愁更長似歲長？蕭郎，莫認他鄉是故鄉。

沈璟之曲派，乃一面文字受梁氏之影響，而一面自己又專求律正與韻嚴。沈氏好翻北曲為南曲，如海青冰二卷皆是也。目的專在使一時歌場，繁衍南聲，故材料翦取前人之現成者亦可，不必由己出也。其文既為聲而發者多，為文而發者少，則其受韻律之拘牽，而生氣剝奪，尚待言乎？沈氏於所翻諸曲，雖自命名曰「青冰」，實則去「藍水」猶遠甚，直是點金成鐵，活文字則死之，新意境則腐之耳。原其初意，蓋欲納北曲文字之美者，入於南曲聲音之美中，以收聲文並美之效；而實則櫽括體，詞翻曲，北翻南，集曲，種種辦法，同一補於聲音者鮮，而害於文字者多，得不償失耳。同沈氏一派，而才具較長者，為王驥德。王氏能賞識元曲，且極知南曲與南散曲之弊，以此中無傑出人才，足舉其業，與元人抗，時致深慨焉；其集獨以樂府名，（方諸館樂府）而衡其造就，仍未跳出梁沈窠臼，風氣囿人，一至於此哉！沈氏以中原音韻為主，選南詞韻選一書，韻嚴律正者為上上，韻嚴而律稍舛者為次上。王氏則另創南詞正韻，專為南曲而設，分出

姜光、堅甫、居遊、幾奇等新韻部。又新製集曲三十三調。（集曲在散曲中文字之弊，已見上文體製一節，茲不復贅。）惟王氏小令，亦多奇俊之作，其故詳下文論小曲一派內。茲舉沈氏翻元曲，及元曲原文，及王氏自製曲，見例如次：

八聲甘州　集雜劇名，翻元人吳昌齡北詞。　明沈璟

冉綠雨冷嗔鶯鶯，破捲朱怨銀箏。奏樓月影，蝴蝶夢中孤另。曾留汗衫餘韻在，沒哭香囊兩淚盈。柳眉鎖翠，倩才子留情。春宵多月亭，記曲江池上，臨江初晴。鶼杵仙路，裴航恰遇雲英。萬花堂畔言誓盟，玉鏡臺前作證成。他自心悲憐，教魚雁傳情。

滾繡毬　集雜劇名，詠情。　元孫季昌

當記的曲江池腿日晴，正對著春風細柳營，初相逢在麗春園遊興，便和他說媒的推護留情。曾約他在百花亭講志誠，錦香亭設誓盟，誰承望下場頭半星兒不應！硤及殺調風月救風塵，只被這西廂待月張君瑞，送了這花月東牆黃秀才，盼殺君卿！（按此套即沈氏南呂太平樂府偈孫季昌首曲端正好，已見上文俳體第十五，並資參照。）

二犯江兒水　集二郎神，畫眉序二調。　明王驥德

長安，望望迢遞成浮雲不見，淚眼流光風一剪，記年時選勝，六街長騾，金鞭酒侶詩朋多穩歌閒，叉響花陰細落，猿寺到處成留戀，從拋綵筆如椽。

施紹莘之曲派，乃融元人之豪放與清麗，而以綿麗出之。時代微後於沈璟之「南詞韻選」，其人亦工音律，自畜歌童，所作無不製譜付拍者。花影一集，南北令套，共四卷，令六十餘，套八十餘，不爲不富，乃今日流傳之明人選本六七種內無及施氏一字者，其故可以思矣。蓋所謂選本六七種者，皆梁沈之派，錄詞標準，首整韻律，而施氏所長，則首異梁沈，施氏所短，又首傷韻雜；斯無怪二者之格格不相入矣。有明一代散曲文字，實惟馮施兩集，爲眞不可少。陳繼儒曰：『子野才太俊，情太癡，膽太大，手太辣，腸太柔，舌太纖，抓搔痛癢，描寫笑啼，太逼眞，太曲折。』此其贊施氏者，不爲過分，一方面且不啻爲曲家立一明訓。蓋所言實語語中肯，凡爲曲者，莫不應然也。他姑勿論，祇辣手一層，即梁沈之派所特乏，而馮施之派所特具者，尤爲明著矣。沈億生又曰：『子野外服儒風，內宗梵行，其於世間色相，一切放下，其性靈穎慧，機鋒自然，不覺吐而爲詞，溢而爲曲；以故不雕琢而工，不磨滌而淨，不粉澤而豔，不穿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搓而韻。』按所謂『放下色相』，原以論人，實亦可以論詞；其所言之反面：詞意泥於色相，及專於雕琢、磨滌、穿鑿、拂拭、揉搓中討生活者，正不啻即爲梁沈兩家寫照也。施派以後，亦無來者，惟清人趙慶熹差近之。茲錄施氏春遊述懷套內叨叨令，及合鏡詞套內金索掛梧桐：

凡尋一箇頑的耍的眞知音風風流流的隊，拉了他們俊的俏的做一箇清清雅雅的會，揀一片平的軟的嫩花茵香馥馥的地，擺列著奇的美的趁時景新新鮮鮮的味，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任地上乾的濕的混賬啊便昏昏沉沉的睡！

恁東乾是愛河？推不動相思磨。祇剛燒完漸近藍橋路。今朝出網羅，判鳳凰窩，爭氣潘郎成就奴。羞煞了晚啼誹，枉銷金日，捻抹了長短方圓畫餅圖。從今啊刀山變做了軟衾窩，眞箇是悲處歎多，況更是歡處歎多，把「歎」字渾身裹！

以上明人散曲派別，崑腔前後，共列康馮王沈梁沈施七家。此外當時有所謂「才士之曲」者，如王世貞、汪道昆、屠隆等之散曲皆在內，則全非當行，王驥德已闢之，無足論矣。惟尚有小曲一派，爲不可不述者：小曲之

音調，兼源於南北曲，而文字則得於北曲者獨多；其聲勢所及，崑腔以後之各家小令，無一不受其影響者，即康馮輩之小令中，亦每存小曲面目也。陳宏緒寒夜錄紀卓珂月之言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此言大有識見：就散曲言，梁沈之所謂「南詞」，固絕不足與元人北曲對峙，即馮施之業，亦承元人餘緒，未足以云分庭抗禮也；若明人獨創之藝，爲前人所無者，祇有小曲耳。王驥德曲律云：『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即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可見小曲精神，雖因緣北地而來，而南人固亦優爲之，甚至所以優爲之者，不僅在小曲本身，且侵入南北小令之中矣。此前人從無言及者，茲爲別出，並舉例以明之：

月雲高　　康海

呑聲寧耐，欲說誰做主？惹得旁人笑，招著他們怪。歡喜冤家，分定懨纏害。去不去心頭恨，了不了前生債，教我心上黃連苦自捱，却似鎖上門兒推不開。

玉抱肚　　馮惟敏

冤家心壞，這些時誰家鬼纏？打聽得有個眞實，我和他兩命難全。神靈鑒察誓盟言，不叫冤家只叫天！

風入松　　陳鐸

想才郎一去幾多時，誰知他節外生枝。講來止說功名事，不道著「恩情」兩字。本待要尋活覓死，怕落下歹名兒。

鎖南枝　　沈仕

雕闌畔，曲徑邊，相逢他猛然丟一眼。教我口兒不能言，腿兒挪地軟。他回身去，一道煙，謝得臘梅枝，把來他抓個轉。

駐雲飛　　梁辰魚

小小冤家，拖逗得人來憔悴殺！雅淡堪描畫，啞吒多瀟灑。咱，行過折梨花，在荼蘼東架，忙詢佳期，倒答著閑中話，一半害人一半耍。

鎖南枝　　王驥德

才郎至，喜倒顛，匆匆出迎羞不前。含笑拜嫣然，秋波幾偷轉。『你把歸期誤，擗取擂打先。』誰道見郎時，都做一團軟！

駐雲飛　　施紹莘

索性丟開，再不將他記上懷。怕有神明在，嗔我心腸歹。呆！那裏有神來？丟開何害？只看他們，拋我如塵芥，畢竟神明欠明白！

江兒水　　龍子猶

郎莫開船者，西風又大了些，不如依舊還奴舍。郎要東西和奴說，郎身若冷奴身熱。且受用而今這一夜，明日風和，便去也奴心安帖。

諸調之中，如鎖南枝、駐雲飛，猶可謂之本爲小曲用調，若其餘者，固皆南曲也，然諸家之文字，則一例化於小曲矣。

前人之論明代散曲者，有王世貞之曲藻，徐復祚之三家村老委談，沈德符之顧曲雜言，王驥德之曲律，張旭初之衡曲塵談等。諸家當時所見散曲之集，今日不能盡見；今日於數百年後，以旁觀地位，覺得極其明瞭者，諸家當局，反而昧昧不察：故以諸家議論，衡茲篇之所主張，多見其鑿枘矣。

至於清代散曲，約可分爲四派：第一●南曲●派，承明末梁沈之餘風，好爲南曲，如沈謙、吳綺、陳維嵋、將士銓、吳錫麒等皆是。沈謙集中，於集曲、翻譜等事，亦多爲之，乃梁沈之嫡傳；若兩吳集中之合作，間如明之王磐金鑾，

絕非梁沈所能限矣。第二騷雅派倡喬張之清麗，而一味賞其騷雅，好爲北曲，如朱權、貫酸齋、楊朝英，及後來之劉熙載、許光治等皆是。劉氏說王喬張之騷雅，而所作因求被諸聲歌，故俯就南曲，以用其崑腔，（其實元人北曲崑腔內亦自有譜可唱。）餘人集中則絕少南曲，與第一派異也。朱厲等一味崇雅，雖未得元人眞味，要得雅之眞味，成所謂「詞人之曲」，又非明人梁沈輩之參用詞法，或所謂「南詞」者所可「同舌共談」矣。第三道情派。此派乃徐大椿所創成，處於元明南北曲及小曲之外。小曲內容，大抵男女情詞；徐氏之道情，則黃冠體中之警醒頑俗也。徐氏自謂構此頗不易，必情、境、音、詞，處處動人，方有所謂道氣。（見陸以湉之冷廬雜識）其前鄭燮之道情，自與此爲一派；特鄭氏之作，所警醒頑俗者，不過勿貪富貴功名而已，道家之套語也，若徐氏所警者，乃世情積弊，人事惡習，敢言他文所未嘗言，他人所不敢言者，關於世道人心，極有感化作用之文字，非等閒俚唱可比，自足另成一派，與其餘者並列也。第四爲趙慶熹派。清代散曲之有趙，猶明代之有施，雖局面較狹，而文字亦恰到曲之好處，非此不足以存曲體之眞價矣。如騷雅派，則曲爲詞之附庸而已，南曲派亦曲之尾閭而已，道情派與小曲，又同爲旁枝而已；惟趙氏一派，自有其自己一時代之面目，並不貌襲元人，而實本元人之法，可以列於曲之正統之中也。

小桃紅　贈蘇崑生（摘自套曲）　　吳綺

枉沉了汨江袖，選剩得蘭陵酒。擫紅牙拍斷紅珠溜，歎奇鞋踏遍青山瘦，把黃冠攛却黃金臭，管甚麼蛟龍爭鬪無休！

梧桐樹　西施　　吳錫麒

西風吹白紵，歌罷人何處？莫道功成，背泛鷗兒去，只回頭只有煙波路。笑苑千秋，花也愁無主；越客千絲，浦出兜難住，剩相思石上苔無數。

水仙子　　朱彝尊

半湖山上採樵夫，百步橋邊垂釣徒，三家村裏耕田父。一生涯都不苦，要「歸歟」只便「歸歟」。錦屏風畫崖紅樹，白雪灘冷碧玉鱸，綠楊灣冰米青菰。

殿前歡　秋思，用張小山春思韻。　　厲鶚

寫秋思，芭蕉葉葉竹枝枝。南湖風雨涼何自？潘鬢成絲。蟲聲唱鬼詩，雁影非「人」字，風紙青仙事，餘香滅後，幽夢同時。

水仙子　海棠　　許光治

紅綿結成攢華鉛，紅錦回鸞散舞錢，紅絲顫雀翹妝鈿。過清明百六天，甚嬌慵何處秋千？宿粉殘濃霞炫，明脂洗垂露鮮，是花中第一神仙！

道情　刺時文　　徐大椿

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江兒水　詠月（摘自套曲）　　趙南星

自古歎盈虧，從來滿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瘦，十三窺你妝兒就，廿三觀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

以上論三朝散曲派別，各家粗見得失，未曾詳盡，舉例亦不能備。瑣屑之處，參看拙著曲譜；其說間有出入者，則以此篇所見爲準。

十　餘論

散曲之形式與精神，本身與作家，據以上八節所敘論者，已可得其大概而有餘。顧猶有未及之義，而甚爲緊要者，如散曲之音樂與歌唱如何，散曲之前途如何，於今後文學上之地位如何，有志作散曲者，今後之任務如何等皆是也，茲再約略見之。

觀於上文用調一節，知北曲十七宮調，而散曲用其九，南曲十三宮調，而散曲用其十一。南北曲之音樂，今所僅傳者，祇有崑腔，却非元人之原唱。元人之南北曲樂均用絃索，明人之唱南曲，在崑腔以前者，亦以能上絃索爲準，觀於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等所紀可知，非若崑腔之以管笛爲主器也。然元曲之腔譜唱法，與宋詞同一不傳，深可歎惜。吳瞿庵先生謂曾見用乙凡二音之南曲古譜，恐即崑腔以前元明人之唱法矣，惜未收之，不知其書終落何所。惟崑腔亦非憑空結撰者，元明舊腔，有一部分尚留存於崑腔之內，固意中事，特無從確實證明之耳。曲樂普通情形，茲不多及，擇其尤關散曲者，爲紀述如次。

元楊朝英選陽春白雪，太平樂府二書，所流傳之元人散曲獨多。乃楊氏於第一書前，附刻芸菴唱論，第二書前，附刻卓從之北腔韻類，足見二者於元人多數之散曲，皆甚有關也。芸菴之姓名歷略不可考，楊氏稱爲『燕南芸菴先生』，並依據其唱論中所有一條，分陽春白雪一書爲大樂、小令、套數、三類。所謂「大樂」者，宋金兩朝，蘇軾吳彥高等之詞十首也；足見宋詞唱法，當時所流傳者，僅此十首，而小令、套數之唱法，必與此十詞之唱法相鄰近。且唱論中所謂敦拖、打揞、停聲待拍、起末、過度、取氣、換氣、慢、袞、序、引、三臺、破子、小唱等，張炎詞源內論詞之唱法，亦皆有之，是亦宋詞、元曲，唱法相去不遠之一證也。惟周德清作中原音韻，序中首先指摘楊氏之陽春白雪，以爲其中陰陽去上，不合律度，難於歌唱者甚多。周氏所主張者，爲平分陰陽，入派三聲。嘗於席間聞歌四塊玉起句曰：『彩扇歌，青樓飲，』周氏之友羅宗信非之，而瑣非復初爲改唱『買笑金，纏頭錦，』周氏乃皆與賞識，以爲知音。蓋四塊玉次句首字，應用陽平聲，作「青」則必唱爲「晴」矣，不若「纏」字正屬陽平，唱來可得本音也。周書又著明每調中務頭所在，以收聲文兼美之效，亦涉於當時散曲之唱法者。

——此元人散曲唱法之略可參見者也。

元時南曲發生甚早，但終元之世，未見有一首南調之散曲。南北合套，爲元人沈和所創，著在錄鬼簿，鑿鑿可據，但終元之世，不但雜劇中無之，即散曲內亦未一見合套之文字，殊可怪也。散曲中之南曲，最早者殆爲明初周憲王誠齋樂府內所有，其腔譜唱法如何，應無改於元音。沈德符謂嘉隆間度曲知音，推松江何良俊，而何氏叢說有曰：『老頓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呂蒙正內「紅粧艷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都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所謂「雨歇梅天」當係散曲，乃與呂蒙正等劇曲所有，同爲慢詞。此所謂「慢詞」，疑與南宋慢詞之唱法更近，而與北曲及一般南曲，較爲促拍快唱者則有別，故得其名也；其唱法當時雖不傳於一般人，或獨得於魏氏，而氏之崑腔，或即以此種慢詞

爲本，亦未可知耳。至於北曲中，如康海之精於琵琶，王九思之末曾填詞，先慕國工按譜等，其所以唱者，當亦元人之舊。——此崑腔以前，明人散曲唱法之略可考見者也。

崑腔以後散曲之唱法，乃較爲明白矣。顧起元客座贅語曰：『萬歷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燕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沈德符顧曲雜言曰：『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魏良輔曲律曰：『清唱，俗語謂之冷板櫈，不比戲場借鑼鼓之勢，全要閑雅整肅，清俊溫潤。』清李斗揚州畫舫錄曰：『清唱以笙、笛、鼓板、三絃爲場面。』又曰：『清唱鼓板，與戲曲異：戲曲緊，清唱緩；戲曲以打身段下金鑼爲難，清唱無是苦，而有生熟口之別。』此四條中，顧氏所謂之「散樂」，應卽沈魏李三氏所謂之「清唱」——唱而不演之謂「清」，不用金鑼喧鬧之謂「清」。至於其所唱者，蓋有兩種：一則仍爲劇曲，有賓白者，唱時或開白，或否；一則爲散曲，無賓白引子者。蓋散曲本無場面可言，絃、管、鼓板已足，本無需乎金鑼，正合充清唱之資料耳。故清唱者，乃散曲惟一之唱法，清唱所唱，不必盡爲散曲，若唱散曲，則無不爲清唱者也。然此種情形，卽如客座贅語所言，崑腔以前，亦何嘗不如此？何以獨屬之於崑腔以後？曰：因崑腔以後，散曲忽另有一別名曰「清曲」，清曲清唱，至此製度乃格外確定之故也。散曲別名清曲，上文於名稱一節內未曾及。此名何時發生，無考，所見較早者，爲沈寵綏度曲需知，然尚非其始也；嘉隆間有崑腔後，魏沈諸人，既說起「清唱」二字，「清曲」之名，恐卽隨之而有矣。夫言「散樂」，則所唱爲「散曲」；言「清唱」，則所唱爲「清曲」——二者固一轍矣。又清唱之中，所以清之程度，深淺不同，極清之時，雖絃、管、鼓板，亦被清去不用，專以顯明肉音，顧曲雜言之所謂，正是此意，卽袁宏道虎丘記曰：『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者，亦非此耶？——此又崑腔以後，明清人散曲唱法之大略也。

散曲之全盛時代，祇在元明兩朝，至清卽已大衰。若問散曲今後之前途如何，當先了解散曲至清代何以大衰，何以遠不如其劇曲之所成就。（今日已知之數，元明雜劇，共約一千餘種，清則僅約二百餘種；但元明傳奇，共約七百餘種，而清則竟約一千餘種。至於散曲，元明作家共約五百五十人，專集共約一百四十種，選集共約五十種，而清則作家僅約七十人，專集不足十種，選集一種並無。）夫詞與散曲，同爲樂府，二者之文章，至明之季世，同淪於卑靡；惟論音樂，則散曲猶有崑腔可唱，與詞樂之全亡者不同，何以清人於詞反盛，於散曲反衰？凡一代樂府，其文字之盛衰，應隨其音樂以爲變遷；音盛文亦盛，音衰文亦衰，此乃原則。惟此原則，自上古以來，歷代無不合，至於清，獨不合。清代自己無樂府，於前代樂府中，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宋，其樂皆亡，而其文皆盛，獨於近古元明之樂府，其樂未亡，而其文反衰；音樂之力量，至此竟不足以維繫其文字，豈非有背於一般之原則乎？然於元明樂府中，清人並非全棄之也，若於雜劇，傳奇之樂與文，固爲之一如其他樂府，所棄者，獨散曲耳。故散曲至清，論體

格之尊，卽令不如詞矣，何至於亦不如劇曲？論音樂之全，卽令不如劇曲矣，何至於亦不如詞？此一問題，似乎難得圓滿之解答也。然細思之，則亦有可通之理在：淸代散曲，所以不如詞者，蓋因淸人於一切學問藝術之思想，較元明人爲謹飭；元人高尙之散曲，因明散曲之弊，久已不聞於世；聞之，淸人亦多嫌其過肆；至若明末崑腔之散曲，則又本不足以動人；而宋詞託體，較爲雅靜純謹，於是適投所好也。淸代散曲所以不如劇曲者，蓋因戲劇爲任何時代，所不可少之物，在淸初以傳奇體之歌舞劇最爲進化，而最爲完美，故劇曲文字，雖同一較詞爲肆，而淸初亦隨明代以繼盛；若散詞、散曲，究竟非戲劇可比，元明兩代，既可取散曲而從散詞，則淸代亦何嘗不可取散詞而從散曲乎？至於崑腔之樂，既已有之於劇曲，則亦不必再有於散曲矣。——此淸代詞與劇曲都盛，而散曲獨衰之故，大概可言者也。

至於今後之情勢，則大不然矣：今後對於一切學問藝術之思想，較淸人爲解放而自由，若將元人高尙之散曲，從模糊錯誤之板本中，整理而淸順之，公之於世，必無因其粗俗放肆而唾棄之者。一方而今後之戲劇，格外進化，格外完美，以言與觀衆娛樂感化，斷非元明傳奇體之歌舞劇所能勝任而愉快。且崑劇之造成，其事實異常繁重：一部新傳奇，由案頭而登諸場上，談何容易！塡詞而外，首爲訂譜，然後選脚色，配排場，唱詞，念白，演身段，製砌末，蓋非數十人之力，數年之久，千萬金之費，不易致也。所勞苦消費者如此，而既成以後，終不能收得相當之效果，則其事如何可通行乎？故元明之劇曲，今而後實無繼長不息，一如淸初之餘地矣。夫劇曲既無再盛之可能，散曲反得優容之餘地，則今後致力於曲之文章者，卽應完全傾向於散曲，而今後散曲之前途，準情酌理，審時度勢，其地位至少因當較優於淸代耳。

與言及此，乃覺散曲之前途，固別其阻礙，又有不可不明之兩義在：第一，曲乃聲律極嚴之文體，往彼專論劇曲之律者，對於散曲，一嚮以爲輕簡無比，無律可言，而在今日一般文人，一聞其爲體調、句法，四聲、陰陽，叶韻、協樂，皆釐然有定之文體，將無不掩耳而疾走者，以爲似此重重束縛，處處荊棘，何從自由發表情感與意志？其中祇有苦可嘆，而無好可討耳；至於內容之如何寬博，精神之如何解放，機趣之如何淸新，而聲韻之如何諧美，皆不暇計及，概予埋沒矣。對於此種難其律而廢其事者，吾嘗告之曰：曲在元代，實爲平民文學，並非資才超絕者方能爲；雖優伶娼妓，尙有「綠巾之詞」，其他可想。豈今之文人，其才具乃元代優伶娼妓之不若乎？又無論詞調曲調，皆有一種吟諷與歌唱，兩兼其美者。凡一曲牌，既祇隨口吟諷，亦覺其美者，則其句調必與語調相合。如此，曲調雖有一定句法，又安見其不自然？亦在選擇而用耳。至於四聲、陰陽，乃時時刻刻，實現於吾人言語聲音間之事實，辨之卽得；苟爲同文同語之國人，辨別言語聲音間之四聲、陰陽一事，殊不足以難之也。曲亦文藝耳，藝非習不成；若不欲習而祇欲成，世無其事，何況藝乎？——此律難一層，似足爲散曲前途礙，而實則不成問題也。第二，曲爲樂府，乃合樂之韻文，是所優於其他

之撫樂可合者。欲散曲之行於今後，必使其樂府之資格；先得保持勿失；不然，作散曲者，聲律既已考究，徒供吟諷，無以歌唱，是所成者爲啞曲，啞曲先失樂府之本，徵之往迹，必難遠播矣。然歌唱散曲，固然借重崑腔，猶必有人善於製譜。四聲、陰陽，雖曰有定，亦何嘗一調之中，字字全定？此不定之部分，同是一調，使各首不同。欲被聲歌，必有人於主腔之外，善於按其逐字之四聲、陰陽，連貫其主腔，以成逐板逐眼之細腔，而成此首一定不易之譜，爲他首所不能通假者。詞曲所以講四聲陰陽者，非無故也，目的卽在形成各首之專譜，非若皮黃亂彈，風琴唱歌，一譜美聽，萬詞爭用，歌詞則儘管「其一」「其二」乃至「其百」「其千」，而聲譜仍一成不變也。彼曲多於所製之曲後，注明『用牡丹亭某齣譜』或『長生殿某齣譜』者，皆門外漢事，不然，四聲陰陽，逐字從人者，亦笨伯耳。顧今日能唱前人舊詞，崑腔成譜者，尚不乏人，若能就南北曲新詞，製崑腔新譜者，舉國之中，有幾人耶？不製新譜則難唱新詞；新詞不皆唱，則難望其皆作。世乏崑腔製譜之人，實爲散曲今後前途之一大障礙，言之不勝爲散曲懼矣。

夫各種文學與音樂，皆自有其時代，時代一過，自無復其盛況之理，提倡者固不可不識分際。如崑腔乃我國僅傳之古樂，散曲乃我國僅傳之「活樂府」，國人今後，於此二者，流行之，自不必期，保存之，要不可忽。顧二者實互有保存之能力作用與機會在，亦惟二者互相保存，方能眞正具存，舍此無更善之法，此不可不爲一般有志保存崑腔者，正言而告也。蓋保存音樂與保存文字者不同：文無成法，有成文卽可以見法，有元曲選等書，而元人劇曲已成之文，及成文之法，盡在是矣；但有九宮大成譜，與納書楹曲譜等書，崑腔已成之腔雖在此，若所以構成之法，則不盡在此也。譬如欲保存喫飯之事者，僅囤積已成之米粒已足乎！僅少數之人，時出其積穀，試喫一番已足乎？抑並需講明米穀耕種之法乎？近人保存崑腔者，祗知翻印大成譜，增訂納書楹譜，創設崑曲傳習所而已，而不知凡此皆所以著錄傳唱崑腔已成之定譜，未嘗傳習實行製造崑腔之活法也，雖曰保存，其效未充，而其事未至矣。必也，有新詞可託，有新譜可成，時得其應用，並不求普遍，但求極盡其能事，猶之欲保存喫飯者，能傳稼穡之方，時爲實行，而有所新獲，使天下之飢者，雖別有所飽，而時亦得此新獲之物，以助饜其欲，旳果其腹，然後穀之種眞不絕，而穀食之事果然存矣。顧寄託崑腔之新詞，其體裁究將何屬乎？元明劇曲，於戲劇方面，既去時代太遠，其構造也，又難成而難用，則劇曲以外，又將何屬乎？斯不待言，惟有散曲耳。託崑腔於散曲，散曲乃可繁可簡之體，祇要一面昌明譜法，卽可以隨作隨譜，隨譜隨歌，省輕而易舉，能盡而效至，無論廟堂典禮，燕會清娛，黌舍絃歌，閭閻嘌唱，無往而不可用散曲，亦無往而不可用崑腔，散曲於以眞傳，而崑腔亦於以眞在矣。因此，保存崑腔，乃今後散曲惟一之責任；散曲祇憑其文字，誠亦足以自表，然有崑腔爲之聲，則羽翼更豐，而輪幰益固也。旣自有崑腔以來，散曲之文字，於以大壞，崑腔實深負散曲，若今後二者，果能相依而立，相得益彰，則散曲終不負崑腔耳。

故今後之曲家，與其刻意爲雜劇、傳奇，又明知其無登場搬演之望者，

則毋寧掉其筆鋒，改爲有希望之散曲；今後之崑曲家，與其竭全力於傳習元明舊劇之定譜者，毋寧分其力之大半，以昌明製譜之法，選擇新製之散曲，努力爲之成譜，以延崑腔之眞生命；而爲散曲者，當然取法於元人之豪放清麗，借鏡於明之馮施，清之徐趙，以元人之藝術，入今日之社會，不拘拘於面目，而極盡其作用與能事。合用散曲與崑腔，於不成優美文學之皮黃亂彈之詞，與不按我國文字聲韻之西樂歌詞，及小調歌詞以外，別張一種詞樂，以試當一代之樂府，瞻其效果，究竟如何，且即寓二者保存之目的於其中，是述茲篇者一最大之建議矣。

附補正（原文見本誌二十三卷七號）

（一）書目補正　前載書錄一節，缺誤甚多，以拙著曲錄初補內所見者爲準，（載國聞週報三卷四十三期至四卷前數期）茲不贅。

（二）作家補正

元補十一人：王實甫，馬昂夫，顧仲清，褚孟積，蕭德理，曹元用，（子貞）倪瓚，以上見初印本北宮詞紀；朱珠秀，張怡雲，見太平樂府，皆妓；張彥文，見樂府新聲；化成甫，見喬夢符小令。

明補五十八人：明宣宗，宋楨，[illegible]，[illegible]錯，[illegible]，朱載堉，朱載璽，顧[illegible]，[illegible]，居太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司馬泰，謝九容，南溪散人，喬龍溪，高[illegible]峯，蘇雪[illegible]，陳[illegible]，李先芳，[illegible]白泉，張瘦郎，席倜仙，以上廿六人，皆有別集；七雙峯，蘇復之，[illegible]仲[illegible]，[illegible]凌川，花[illegible]，顧衡宇，陳橫崖，陳全，施幼平，陸采，潘子素，劉兩山，陸獨[illegible]，[illegible]南溪，徐迎暉，陳素菴，[illegible]惠泉，彈少菴，倪少江，葉顯祖，以上廿人，見初印本北宮詞紀；姓氏者；劉[illegible]，[illegible]，張[illegible]，陸廣明，劉時[illegible]，顧本[illegible]，范甫，徐復祚；彭孫貽，顧關生，蘇九疊，沈彥[illegible]，以上十二人見曲家姓字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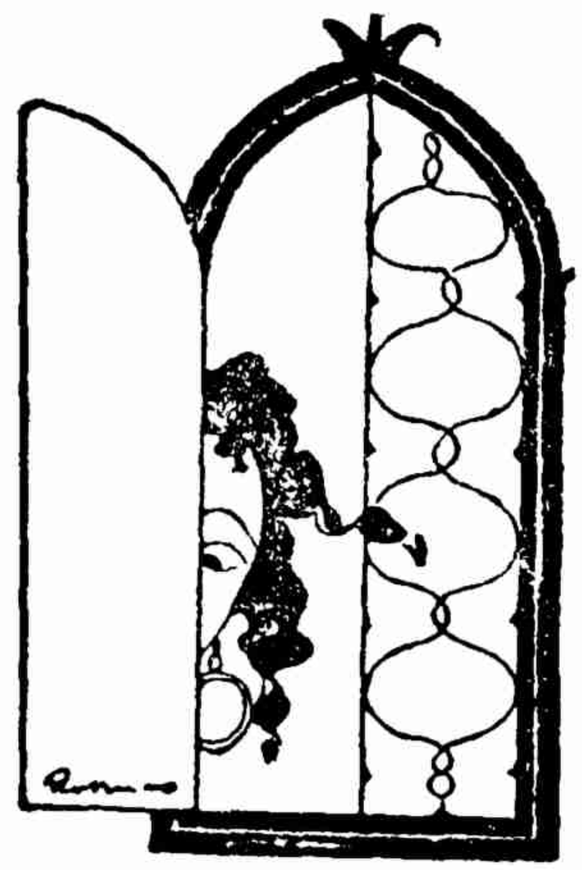
清補三十一人：洪昇，鄒樞，[illegible]，馬日璐，陳章，汪文[illegible]，[illegible]小坡，（一人名待考）徐逢吉，孔廣森，鄒必顯，何承燕，[illegible]，謝春谿，[illegible]斯棟，[illegible]艮，[illegible]，[illegible]，余大[illegible]，劉熙載，仲振履，陳鍾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孫雲鳳，吳綃，吳[illegible]香（三人女士）皆見曲家姓字小典。

前錄元二百七人，（本誌二十三卷七號一一五頁上十五行「九人」應作「八人」）茲補十一，共二百十八人；前錄明二百七十人，（移入[illegible]）茲補五十八人，共三百二十八人——元明散曲作家，共著錄五百四十六人。前錄清三十五人，茲補三十一人，共六十六人。

前錄姓名中，已知疏謬，應改訂或增注者，列如下：元京幹臣「京」一作「荊」。吳克齋應改吳仁卿。[illegible]芳「蘭」一作「藍」。[illegible]應改據中原音韻增。明人恐另有陳克明，見詞林摘豔。劉燕哥兒，應同明張五山，應改張[illegible]。[illegible]應改用[illegible]。[illegible]包山應改[illegible]治。袁于令應改袁晉。韓[illegible]洛應改韓邦奇。[illegible]應改據[illegible]詞記增。[illegible]如應改據青樓韻語[illegible]集增。清[illegible]湘亭應改[illegible]應[illegible]明。[illegible]應改吳藻。其出手民誤排者：元呂[illegible]軒應改呂止軒。楊氏應改王氏。明[illegible]應[illegible]倫。施紹莘應改[illegible]。[illegible]緯川應改[illegible]緯川。張含應改張含。

（三）用調補正　出於手民誤排者：北調內[illegible]打[illegible]應改[illegible]打[illegible]。[illegible]青哥兒應改青杏兒。又北調叨叨令，迎仙客，南調[illegible]鶯兒，金落索，二犯江兒水，皆脫去一圈。

（四）其他補正　一〇六頁上十一行，十二紅應改十二時。一〇一頁上十三行，「小春秋恐猶謂小故事耳」應改「小春秋乃小西廂也。西廂稱爲『春秋』，元人或已然。范張雞黍劇內王仲略云：『小生不曾讀春秋，敢是西廂記？』此白若非或清人所增，則元人已以西廂爲『春秋』矣。明單字時坡[illegible]話云：『西廂記人稱爲春秋，或云：曲祇有春秋，而無冬夏，故名。』西廂究竟何以謂春秋，單氏說雖通，尚待考。」此外手民誤排之字甚多，不勝枚舉矣。



將來大戰與科學

謝英魄

現代戰爭是煤炭的戰爭

一八九六年，埃及蘇丹的回教徒獨立的時候，英國曾派兵討伐。當時做英軍總指揮官的，就是有名的吉青納元帥。他對於那回戰役，曾得着一種經驗。就是說，決定戰爭勝敗的命運，全在兵器戰具的優劣如何。那時英軍在慓悍無比的蘇丹可怕的鎗尖之前，竟用現代歐洲的火器，慘加殺戮，終於得着勝利了。這次戰爭，歷史上稱爲有名的喦德曼決戰，在世界戰爭史上，單用技術——科學——征服戰場的勇氣的，實以這次爲最初的紀錄。

那麼，這次的世界大戰，又怎麼樣呢？不消說，戰爭的大勢，是由新兵器戰具工作上技術的優劣而定的，德國自戰爭開始，以近結局，差不多總是以勇氣和技術來壓迫聯合軍的。然而終局，卒至於敗北，這是什麼原故呢？那就因爲有新銳的兵力和嶄新的技術之美軍，驟然加入聯合軍方面，然後才能將德軍擊破的啊。

所以能夠握着戰爭勝敗的關鍵的，不是別的東西，就是現代的技術。然技術終是技術，倘若技術沒有令他成爲技術的原動力時，那是沒有用的，然則所謂原動力是什麼東西？我以爲比什麼都要先數煤炭了。因爲煤炭是不斷的「愛涅義」的生產者，有了煤炭，可以發動機關車。有了煤炭，可以鍛鍊鋼鐵，可以鑄成軌條。由是在軌條之上，可以行使極長的列車，機關一動，馬上能將百萬的軍隊，以短時間輸送於遠距離。又有了煤炭，可以製造兵器，可以鑄造大砲。又可以供給潛水艇，汽車，航空機用的瓦士倫。——油——倘沒有了煤炭，徐伯林的飛行船，是不能製造的。巨大的軍艦，也不能在海上航行的。又倘若化學上沒有了煤炭，則可恐的炸彈和毒瓦斯，也不能夠給戰爭利用了。

從前也有毒瓦斯

說到這裏，我們要研求過去戰具兵器上技術的歷史之必要。我們要知道，過去所用的一切兵器，很有長遠起源的歷史。最先想得出來的，就

是毒瓦斯。遠在一六五四年並一七〇一年，已經應用於戰爭了。瑞典卡爾十二世攻擊俄國里加港的時候，曾以溼藁點火，利用風力，大行輸送濃煙於敵陣，以攻敵軍。一六五四年，意大利龍巴地亞的貴族弗郎捷士哥德知羅曾發明一種強烈的火藥，送於威尼斯政府，先用火藥投入敵陣，火藥發火，忽起猛烈的濃煙。同時發散毒瓦斯，能使敵人的戰鬪力為之披靡。就是政府的檢查員，對於這個發明的實地應用，也曾斷定為非不可能之事。而且法國當克列打戰爭，曾由一位技師，發明特種的擲彈，（投擲時發出一種毒烟柱）使用時頗見功效。由此觀之，可知這種發明，並不是無稽的讕言了。

科學技術是萬能的時代

前頭所說，讀者諸君，大概已經明瞭。但是戰具這種東西，在實際上，想他達到現代這麼精巧技術的程度，必須經過過去長期發達的道程，然後才可以完成的。所以今天的發達，每每成為他日進步的一階段。

現時倫敦不久有時速十五英里新式的「坦克」——鐵甲車——出現了。喂！時速十五英里，這不是比諸大戰時代「坦克」的速力，還要增加五倍了麼？

其他還有塹壕的進步，將來塹壕的築法，必有嶄新的方法出來，就是用巨大的鐵犂，掘開泥土，不過一瞬間，便能深深地成立一個良好的交通壕了。

將來爆發藥之類進步如何？關於這問題，恐怕將來人類，沒有使用炸彈的了。第一，飛行機等物，沒有貯藏多數爆裂材料的餘地。徵諸這回世界大戰的經驗，就非常明瞭了。將來恐怕替代炸彈的，是使用塡滿液體空氣的藥包。這種藥包，比諸炸彈，較為安全。第一能直接的使其發生效力，又能夠於極短時間，達到目的。如果用這種方法，那怕好像巨岩的物體，也能夠於瞬時將牠除掉的，粉碎的。

還有一層，將來都會地，恐怕「暴動」這種行為，將會絕迹。那是什麼原故呢？因為將來關於警戒的方法，當牠活動時，必能利用一切有效的科學力，以預防之消滅之。譬如「安帖拿」如是，無線電話如是，催淚瓦斯也如是。

諸君！他日電氣的研究和大氣的研究，到了可驚的發達的時候，你說在敵軍的彈藥或糧食儲藏所上頭，沒有「人工的雷電」來訪問的時代，誰還能夠保證呵！

用無線電運用飛行機

將來的大戰爭，最出風頭的是什麼？不用說就是飛行機了。到了那個時代，飛行機一項，必定動不動就說總噸數有數十萬噸之多。這種飛行機，單由葉式來說，用鋼鐵製的單葉式，牠的兩翼之長，大概有二百二十呎，機胴的總面積大約有六千平方呎罷。牠的兩翼，很為強厚，各個的發動機，實能發揮三千馬力的能力。一旦飛體向空中飛翔的時候，馬上用

全速力飛騰。那時能以全馬力百分之六十猛然發動。而且那時落地的危險也必成爲一片過去的陳迹。至於牠的機胴，因爲建築有兩層，非常之大，大約可容一百人。

那麼，空中的武備如何？而今世界各國，對於充實空中的武備這一層，大有傾倒國力之觀。試看法蘭西今日不是已經有了六千臺最新式的飛行機了麼？其中如夜間炸彈投下機，眞足令各國爲之戰慄。因爲牠的炸彈，以發生毒瓦斯爲目的，以惹起火災爲目的。一經投下，那就沒有不蒙其禍的。又如英吉利最近在美索波達迷亞的伊拉克戰爭也曾使用大號搬運用飛行機，收了絕大的效果。及乎今日，已經能用飛機四百臺，完全輸運一個師團的兵力了。一方面傳令機也能一點鐘飛翔三百「基羅米達」。那時航空機牠的發動力的根源求諸「偏眞」油的時代已經過去。人類將用無線電運用航空機，而且能隨意之所向，任意飛翔。最近我們曾在凡布勒博覽會裏頭看見過一個發動機，是用無線電來迴轉的，將來我們應用「共鳴的法則」，將發動機的迴轉度調節起來，那豈是萬難之事麼？

還有最近的事實，德國某「迭士」製造公司，曾製造有二十億燭光的光力飛行機用的探照燈，試驗成功了。嘗任這光力的巨大，我們可以推測得之。大概有與月球六分之一大的星球所發出的光力相同，那是不會有錯的。

總之，將來飛行機飛翔的時候，或至不用「偏眞」油的力量，而單用水力，也未可知。何以言之，我們試觀有名的梭爾脅士大學安利教授，曾以自己研究的結果，斷言用由「卡他利沙拖爾」(Katalysator)的作用所分解的水，來運動發動機，決非不可能的事，那就可以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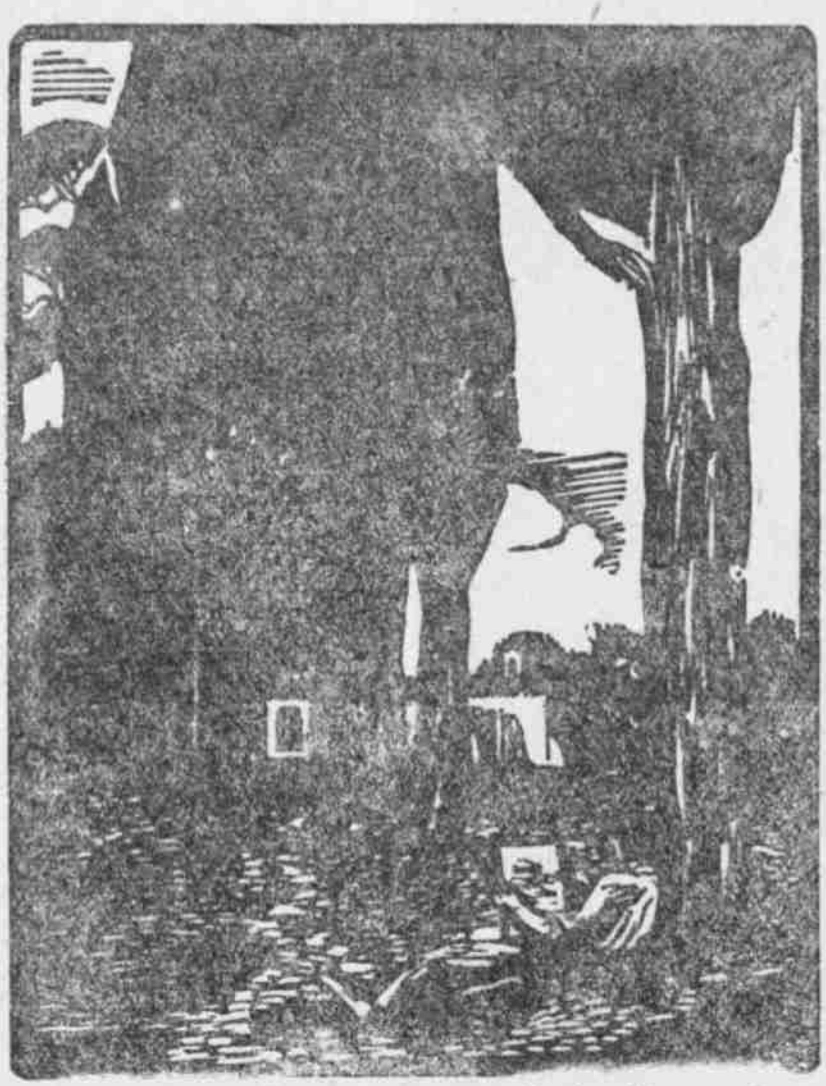
潰目的瓦斯和促火的炸彈

其次，我們試以與航空機相關聯，在未來的戰爭佔重要位置的瓦斯，加以考察。瓦斯在今回歐洲大戰，很顯着牠的效用。諒我們還能記憶於腦中的，試看某雜誌所載愛德肥因斯稀爾氏關於未來戰爭的一文，其中一節很爲有趣味的豫測：『我自己相信，將來大戰爭，一定在極穩靜之中，舉行那潰目的瓦斯和促火的炸彈，互相鏖戰。戰爭的結果，祇有阿鼻地獄呼喚的悲聲，恰如吹奏樂音，和那可怕的戰爭相互終始而已。由此觀之，過去的戰爭，不過是一種極蠢笨的血肉戰能了。將來的戰爭，一定有一班青年學者在實驗室裏頭，一面坐着，一面含着一根香煙，優遊整暇，對於溪谷山脈，艦隊，大都市等等之上頭，撒布了「速死的傳染毒」，將該處的敵軍人畜，通通加以殺害。這種傳染毒，豈止破壞肉體而已，牠有一種難言的恐怖和苦悶的戰慄，就是對於精神上，也會令他損傷無餘的。實在這種毒瓦斯，一旦由飛行機發散之後，必然有如「馬拉利亞」熱可怕的毒害力，來將地上一切的東西，好像如暴風捲掃殘葉一般，吁！可怕呵！』

稀氏又說及美國所生可怕的「留依賓特」瓦斯的偉力，據他說：如果

由柏林或芝加哥的空中僅僅投下十二個「留依賓特」炸彈，就可以令那兩個大都會的羣集全數殺斃！這種瓦斯重壓力又非常強大，不只能將自來水的蓄水池，加以毒害。而且能將地下埋設管裏頭，無論何處，都會有侵入毒氣的偉力。到了那時候，試問我們人類還想希望生存麼？至於窒息毒瓦斯的種類，在大戰當時，不過三十種。現在究有多少？你們勿驚，已經有了一千多種了。將來大戰爭一旦開始，試問戰場上勇敢善戰的將軍，衝鋒陷陣的英雄，還有什麼用處？我恐怕這種名詞，不過留在歷史上做一個裝飾品罷了。

譯日本科學雜誌



"Saint Cassien" Lucien Jacques 作



年紀老　精神好　委實
是服散拿吐瑾延年益壽
粉的功効　每天三餐飯
吃飽　先用冷水把這粉
來調　再加上些開水或
牛乳勻勻的攪　味兒刮刮
刮叫　補品之中要算這
粉爲最妙

本外埠各大藥　柏林華發大藥行製造
房均有出售，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生命如流水

學昭

電燈光迷糊地暗暗地照着她這副疲憊的神情，誰會知道她，還在用些什麼思考；她的兩目帶着枯燥而像吃力的光，或者是受着電燈光的閃耀，像貓兒似的瞳孔收束起來了。她看着案頭的這隻小擺鐘，一刹不刹的看，那隻小擺鐘是同她的主人一樣，曾三番幾次的飽嘗了僕僕的風塵了，牠才配與她主人彼此訴說風塵中的滋味。她並不想望這時間過得快一點，或是慢一點，所以，雖然看着，長短針的移動，她却並未覺得。

今天大清早，瑤送走了她的表姊，而又是幼年的同學，她那表姊，是三天以前的一個晚上她去接到的。

接到後的第二個晚上，她陪了去送她表姊的戀人上船北行。

黃浦灘邊，嘈雜的行人，熱鬧而忙亂的那些行人中，時時間着一些豬腸的腥氣，牛肉的鹹味，香蕉以及橙子那些氣息，不時的吹送到行客的鼻端，使得那些不想體味的也不得不嚥下去。同時一盞暗暗的煤油燈光下，照見那一副坐在堆邊的污油的黑黑的臉面。跳出這個境界之外，遠遠的便見到了那星光似的輪船上的電燈，疎疎落落的。

輪船碼頭上，不必說是更加熱鬧，更加忙亂了，擠出了這邉亂的人叢，上了跳板，到船上去。

她不忍使她的表姊為了她而不能盡離別的情，深深的叮囑一番，看了別人的離別，不能無動乎中的起了同感了，於是她便想遠遠的躲開，那裏知道她表姊以為她要走了，立刻尾了來。

沿着黃浦灘歸去，那一路已沒有先前來時的熱鬧與忙亂，那些堆邊的小販三兩地搖着他的身軀，快入睡了。只有寂寞，冷落與淒慘，在這條夜路上散着呢！

初冬的夜半，隱着在濃霧裏的月光，是如此冷寂的，覺得風是更大更冷，樹葉也在抖動着。

一輛電車裏統統只坐了五個人，連瑤與她的表姊在內。一個瘦長的穿着灰布袍黑緞馬褂的男子，到外白渡橋就下去了，再沒有增加的客人。

就在這個深夜歸去的表姊，倚在她的牀上嗚咽起來了，已是二點鐘了。她不知道怎樣去盡她勸慰的責任，於是她也就倚在牀上，表姊的身旁，說『別哭呵！』然而這句話剛脫口，嗚咽聲却更加複雜了，她一點也不知道的淚珠已經流下來，滴到衣襟上了。

不久，就倦倦的睡了，她聽到表姊微微的鼾聲時，所有的被已統統被她捲去了，於是她只得拉了一條絨毯的角來蓋着這沒了被的半個身體，又冷又倦的，然而終於不曾入睡。

漸漸地東方的魚白色，透進了這紙遮着的玻璃窗，她輕輕的起來了。她每天必看到這魚白色或者有時是醒了好久，等待這魚白色一起便離牀了。懶怠的倚靠在桌上。

等到她們吃完熱氣全無的早粥以後，已快十二點鐘了，接着她的表姊整理了一刻包裹便要走了。

火車站上永遠是擁擠着這些人客，那個車票的售賣處已經擠滿了許多人表姊也擠在這一行列中她看着每個人都用着全部的力量在掙扎，爭奪，她的精神也緊張起來，似乎她自己也被擠在這一行列中一般的，這樣緊張的情緒直至她的表姊買成票，而上月台去了。最後彼此說了幾句『高興呵！謹慎呵！』這些話，使分手了。

回來，她又吃了熱氣全無的午飯。

她不知道怎樣了才好？坐着覺得很想睡，倒下，又覺得還是起來好，沒意緒地翻了幾本書，抬起頭來看一看窗外的景色，還是那般陰沉的天空與大地，大豆的根葉焦黃而枯萎的縮得短短的滿了那田隴……這些，這些，絲毫引不起她什麼興趣來！

天色晚了，一陣一陣的烏鴉噪着，成羣的向樹林裏飛去，沒入蒼烟叢裏。只有絲絲的淡淡的晚霞，點綴那灰暗的天際。

・　・　・　・　・

市政廳的樓頭，站滿了許多人，再見不到有空的坐位。那些聽衆，在沈思中用他們的經驗來設想今晚的音樂；翹首而望着奏演台，那樣切待之情更洋溢在他們的眉目間了！

瑤的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激動，她的心飛到了那奏演台上的樂器裏了，呵！多麼震動的那琴鍵，多麼震動的琴弦！

樓頭的電燈熄了，只是隱隱的望得見樓下一排一排紅紅綠綠的坐客。奏演台上坐着的拉提琴者，立着的拉大提琴者，初初在和弦了，那個指揮者胖大禿頂的老先生，兩手一舞，樂聲隨着他的手勢而分明地表現出節奏，遠近，快慢，高低，以及那跳着的聲音！

一位婦人登台獨唱了，那提琴輕快地拉着，唱的是詩人的「生命如流水」的歌曲，高亢而快的那聲音，尖銳的。

旁邊一位女子說「要唱煞哉！」她當然有點驚惶，一樣的喉管，發不出

一樣的歌聲，然而她何必要愁呢？唱歌者能傾其生命之泉於聽衆之前，又是何等的幸福呵！何等的偉大呵！

她這樣想：！她覺得，真的，她此時已是一個鋼琴家，她在迅速而靈活的揮動她的兩手，誰在給她翻着曲譜？必定有一個人坐在她身旁，而給她翻曲譜的。

她們已組織成一個奏演隊，她們到處歌唱，到處奏演，淒慘的聲音，悲壯的歌劇，騙得多少人的眼淚，繼之以歡呼！呀！她們將要在這些中涸盡她們生命之泉，直到最後呵！

在紅燈綠幕之間，她們各各去倒下困疲的身心，甚至於口裏還發出一種斷續的歌聲與囈語，街樂在緩緩的奏着。

・　・　・　・　・

瑤驚起仰頭舉目一看，室內是暗黑的，又是靜寂，微微的雨聲滴在簷頭，却更清楚的，更淒清的了。從紙糊的玻璃窗間，照透進來，依稀的大門外的電燈光，指示了她，摸索着了蠟燭，點上了，這搖曳的燭光，使她想起「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的那兩句詩，那個境地。

她才知道她剛才做了一個夢：一個又悲愴又高興的夢。

一九二六，一二，七。



Adolf Dehn 作

愛人

五洲麥精魚肝油

▲療虛治損 肺爲專長
▲痰壅喘咳 服之最良



定價 每瓶六角五分 每打六元五角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改訂 司法例規出版廣告

司法部司法公報發行所出售

本部刊行司法例規壹版還次均已售罄頃以前次正補各編歷時頗久所載法令多已失效且修正法令前後散見檢閱或致舛誤特將歷年所頒法令截至十一年九月止重新搜集改訂當本編改訂之初因曾將審行消滅或失效及應廢止者列表公布以資清理故本編體例更屬謹嚴纂輯尤爲簡要書已出版每部定價六元報紙精裝加洋二元四角外埠另加郵費六角精裝七角此大所印無多購者從速特此廣告

改訂 司法例規第一次補編出版廣告

改訂司法例規照編纂處章程業於前年出版頃彙集十二年度各種法令擇其足資參考者並照改訂例之體例纂輯之詳明審改編同現已出書每册定價現洋一元五角報紙精裝加洋七角寔紙精裝加洋一元一角外埠另加郵費一角五分精裝二角五分特此廣告

改訂 司法例規第二次補編出版廣告

本編搜輯之法令以十三年度所公布者爲限其正補兩編內有廢止或修正失效者亦列表附後以便讀者檢閱現已出書每册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報紙精裝加洋六角寔紙精裝加洋九角外埠另加郵費一角五分精裝二角特此廣告

改訂 司法例規第三次補編出版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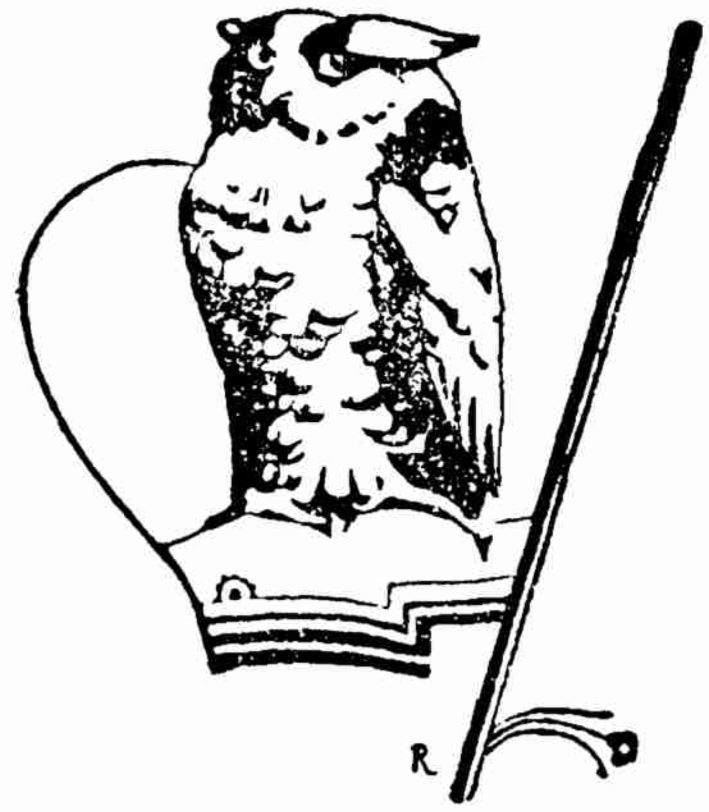
本編現已出齊所有十四年度之重要法令搜集靡遺足資閱者參考每册定價大洋二元報紙精裝加洋六角寔紙精裝加洋九角外埠另加郵費二角精裝三角特此廣告

遠生遺著

全部四册 定價三元

黃遠生先生遺稿。多散見各報。由林宰平先生苦心搜輯。得數十萬言。全書對於當時各黨內幕及袁氏個人所下批評。事後無一不驗。讀之可得當時種種政治現象。其尤爲重要者。則爲民國以來外債之經過。爲他書所未詳。至其文字通俗。筆墨活潑。以文言傳達白話。尤爲獨到之處。

商務印書館出版



大丈夫

黃仲蘇譯

原著者係法國現代短篇小說名家亨利剛凡維亞(Henry Duvernois)。此篇譯自一九二三年之明日叢書(Le Liure de Demain)現已重揭載於英譯本一九二三至二四年法國短篇小說精選集。

譯者附誌

一

六點鐘了。馬賽爾烏提羅放下他的鋼筆。

『還有那些別的信件呢？』店夥喊道。

『怎麼？你以爲我將在辦公室裏過夜不成？如其你願意，你可以用兩個鐘頭去晚餐，夜裏多留一會兒。你是一個單身漢子，爲你儘可以，但是爲我却不行，我的夫人正等候着我呢。晚安。』

烏提羅於是推開那些紙張。一陣棉織物與布疋的氣味從間壁堆貨房裏飄浮到辦公室中，陳舊的墨水味與雪茄煙的冷氣好像都緊貼着牆壁似的。寫字桌上堆着些賬單，信件，樣本之類，很整潔的排列着。一個美貌的婦人帶着微笑，張着一雙含愁的眼睛，立在銀製的像框裏。一種灰塵的光線從不透明的玻璃窗上射進來。

『那些窗戶該要洗了，爲什麼他們還沒有擦呢？』烏提羅忽然吼着這樣說。於是他也不等別人的回答，便拿了他的手套，帽子，手杖，走出了舖子。他故意作態將帽子揣在手裏，做出紳士派的樣子，這是爲他的店夥們作榜樣，以便招待女主顧的。

走上大街地方，才比較自由的呼吸空氣。

他是個長漢子，勇壯而強健，直而黑的頭髮，髭鬚剃盡，僅僅留着一小叢修整的英國式鬍子。已是十一月了，天氣寒濕，他却沒有披大衣，傲然露出他的寬胸與窄腰，像一個保養得最好的四十歲人。他穿着一身閃光的英國衣料，脚上登着一雙闊邊，舒適的黃色皮鞋，帶着低領，以便他的頸子隨意轉動。他使人想到這是一個迷失在婦女用具店內的獵艷者。他略帶高貴的色彩，他的面容也還修整，但是有些粗魯。爲的是要減輕身體的重量，加速血脈的流動，所以注意於從辦公室回家步行的習

慣。他跨大着輕便的脚步，好像是自信甚深，不爲神經或疾病所苦，而又不妄費時間以揣度他人的那一種人。他的態度帶着指揮如意的神情，使人於不知不覺中想像他是一個領袖人物，富家翁，譬如那些乞丐，由他們本能的心理作用去推測，便曉得向他乞憐告哀是無用的，他們從來沒有去麻煩過他。

正當他走過馬借白大街的時候，他站住了，看見一個老頭兒推着一架車子，兩隻狗在車前駕着，用盡全力拖着車子。輭弱的狗腿着力的硬抵在路旁的街道上，其中一個小黑狗好像是戰慄着，忽然間撐持不住，便跌倒在繩索與皮帶之下，塞住了氣。

『解放了這條狗。』烏提羅喊着止住那老頭兒。

『他又躱懶了麼？』老頭兒問道。向車下望了一望。『可憐的老保夫他不値什麼……壞良心的東西。』

解下了皮帶之後，小黑狗想要站立起來，但是仍舊跌倒在溝裏，轉動着。激烈的攣筋在他堅硬的身內顫動。他的主人打他的時候，想勉強立起來，可是總不行。一種強烈的攣筋將他搖動着，有別一隻狗掉轉頭去在嗚咽。

馬賽爾烏提羅給了老頭兒一個角子，走了開去。他忽然覺得不舒服起來，爲一種渺茫的預兆所壓迫着。他厭惡苦惱，衰老，與疾病的現象。他方才所看見的情形竟將他所有的愉快都奪去了。他想借他夫人歡迎他的歸來忘了這件事。她正等候着他，他也要抱吻她的前額，如同尋常一樣，他的嘴唇漸漸向下移放在她的唇上。想到這兒他把雪茄煙丟了，從衣袋的盒子裏掏出一粒薄荷糖，跳上了一部僱用的汽車，忽忽忙忙的轉回家去。

『馬丹可在家裏？』

『沒有，麥息。但是麥息梵世龍在這兒。』女傭又說道『在馬丹出走之先，她吩咐將晚餐擺在她粧閣裏。』

『什麼意思？爲什麼不在飯廳裏呢？』

『她並且叫我點了燈，她說過這樣子比較安適些。』

『她現在那兒？』

『她出門的時候她說是到牙醫和裁縫那兒去的。』

一種溫柔的光線從粧閣裏黃紗的燈罩中洩漏出來。馬丹烏提羅的脂粉香充滿了房間，似乎比較平常要減少了些刺激的力量。他覺得有些氣憤，因爲梵世龍已經先他呼吸了這種香氣。一件藍色柔輭的罩衫遺忘在椅上。當烏提羅轉向梵世龍說話的時候，便將這件罩衫捲成一團，丟在屋角裏。

『喂，你已經在這兒了。』

梵世龍立卽站了起來，如同一個兵士受了責罵似的。每當別人很粗暴的對他說話的時候，他好像就是格外的膽怯。

『是……是……我……你尊夫人很客氣的……給我電話……』

他這樣訥訥說不明白。他覺得很不好意思，坐在那兒出神被人瞧見了，

他懊悔沒有拿一本書在手裏。

「她叫我……和你……在一處晚飯。」

「我知道了。」

「我不妨礙你麼？」

「毫無妨礙。但是你爲什麼不和你最要好的姑娘同來呢？」

「我一個女朋友也沒有，我不曉得怎樣和婦女攀談……我……我好像不能使她們感受任何印象。如其我在跳舞會裏遇見一個女子，費了整晚的工夫去對付她，第二天在街上碰着的時候，她便不認識我了，眞正不記得我了。我並不是一概而論，尊夫人却是唯一叫我名字的人。你不知道被婦女叫你名字的意趣。尊夫人確是很優待我。但是我怕我來訪的次數太多了。」

「並不，我們很願意你來。不過有時人不願說話罷了。拿本書去。我要看看晚報。不，不要坐在那兒。那是我夫人的椅子。你爲什麼那樣站着？你不能取用另外一張椅子麼？」

八點鐘了。烏提羅更加愁悶起來，將報紙去在地板上。

「也許有什麼事罷？」梵世龍很神經的說了個暗示。

「這一定是她的壞手表常常走誤了時間。我已屢次要她重買一隻。」

女傭叩了，門在那半開的門外問道，「馬丹還沒有來家麼？」

「你難道不看見她沒有來家麼？爲什麼不打電話去問問牙醫？也許他太忙，留着她在那兒等了這許久。」

「假使我要是你，我就不會這樣着急。」梵世龍說道。

等了一會兒，女傭轉來了。

「牙醫說他今天下午見過馬丹。」

「你可打電話給裁縫麼？」

「那兒六點鐘就關門了。」

「方才不是門鈴響麼？」

「那是樓下的鈴聲。可要侍候晚飯麼？」

「不，我們等着。」

女傭關上了門。

「我眞不解。」烏提羅低聲自語道。「我每次從辦公室回來的時候，她總是在家裏的。」

「也許她是乘地道車。有一次我曾經在地道車中被阻了三個多鐘頭。或是有了什麼意外。」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三年以前。」

烏提羅很不滿意的聳聳肩膀，打開了法蘭西式的長窗，走到洋台上去。這樣他便可以看見他夫人的歸來。與一個不相干的人同擔這種憂慮使他很是憤怒。

「你在那外邊要受涼的。」梵世龍說道。

烏提羅故意裝作不聽見。業已開始下雨了。街上好像是黑暗的，充滿了愁寂。有時偶而有一輛馬車或一部汽車走過。他的夫人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他忽然覺得婦女在空間裏好像是件很細微的東西……無論她對於男子有何種意義，他覺得她那親愛的身體似乎已經迷失在黑夜裏，細雨中了。

「我以為一定在地道車出了什麼事故了，」梵世龍說着。走到烏提羅身邊。「或者也許她赴跳舞茶會(Thé-dansant)去了，與馬丹柏來錫在一處。馬丹柏來錫是發狂般的愛跳舞。呂細哀不敢說不願去。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柏來錫？他許知道。」

門鈴響了。

「她在這兒了。」梵世龍叫將起來。

烏提羅衝了出去，把女傭推在一旁，自己去開門。看見一位穿黑衣服的中年紳士，使汎喪得很，退了回來。

「麥息？」

「我要和麥息馬賽爾烏提羅談話。」

「我在家不會客。」

「我是警署委員。」

「我的夫人？難道我的夫人發生了什麼變故麼？」

「我可能和你單獨說幾句話，先生？」

烏提羅領他走到書房裏。

「我的夫人怎樣？」

「一種可怕的意外事變。」

「死了麼？」

「請你安靜的聽罷。」

這男人回轉身去靡着牆壁，然後將身體靠在上面，將臉孔放在兩隻手裏哭道：

「死了？」

「麥息，我的差使是很困難的，請你試聽着罷。」

一會兒烏提羅恢復了他的呼吸，控制了他的神經，閉上了眼睛，咬緊了嘴唇之後，他說道：「你講下去罷。」

「你認識柏來錫夫婦麼？」

「是的。」

「他們都是你的朋友麼？」

「是的。」

「麥息，我所應當說的話是很難說的。馬丹柏來錫接到一封匿名信，報告她今天下午她的丈夫和……」

「我的夫人？」

「是的。」

「這不是真的。」

「當她丈夫打開房門的時候，她將她丈夫推在一旁，從她衣袋裏拔

出一枝手鎗，於是……」

烏提羅臉上變成死白大點汗珠在他額上擁顯出來。但是他還立得壁直，去接受這種打擊。他好像在夢中聽見，「驗屍所……證明……或許你立卽可以去。」用他捏緊的雙手抱着胸膛，好像要壓住那在他身內裂開的可怕傷口。他生命的血好像就從那傷口流將出來，好一會兒，他似乎要跌倒一樣，於是他站直了。懲罰，這蕩婦現已得到她所該受的報應。他對她竟毫無憐惜了。在這世界上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應付以代價。他以恩情厚意待呂細哀。她的情人竟以死報之。那是她所應得的。他說，「麥息，假使我在馬丹柏來錫地位上，我也做了同樣的事。」

警署委員舉起他的手，好像是在死者之前禁止喧嘩一般。

「我準備好了。」烏提羅說道。

他走下樓梯的時候，女傭喊着問道：「麥息，有什麼事變麼？麥息！」

他並不回答。

女傭走回梯閒，梵世龍在那兒很不安寧的走來走去。

「什麼事，幽偕妮？」

「麥息和警署委員同着出去了。」

「意外的事變麼？」

女傭聳聳肩膀。「馬丹也許是受了傷。」

「被汽車撞倒了，或許。」

女傭搖搖頭。「不是，一件戀愛的故事。」

「你敢這樣胡說！」梵世龍怒喊道。

「麥息，我這樣說法因為馬丹今天並沒有到牙醫那兒去。我故意這樣給她瞞着的。馬丹常是不快樂呢。」

「你如何能這樣說？」

「哦，你也和我一樣都曉得，有時我給她穿衣服的時候，我便說，「馬丹是多麼的美麗啊！」她就要嘆着氣說道，「可憐的姑娘，假使你知道我並不將自己放在心上呢……」她對着鏡子望着她自己。可憐的親愛奶奶，望着她的珠寶，她的皮衣，做出一種姿態，好像是有意要將她的裝飾品全行拋棄而逃走似的。有時我幫着她穿上貂外套的時候，她好像弱不勝衣，要坐將下來一樣，雖然那件貂外套輕得像一枝羽毛似的。有一天麥息送她一頂冠冕。馬丹戴上眞像一位王后，一位嫁了個暴君的王后。」

「哦！」

「不，麥息沒有打過她。也許他打了她還要好些。我的意思是說夫婦吵鬧，他打了她，她也抓破了他的臉，事後他們倆都忘記了這會事。但是麥息並不是粗暴，他不了解她……我不能找得適當的字……他虐待——他虐待馬丹。有時我常常想到，她將來結果必是逃亡或自殺。她每天早晨醒來，那樣的憂愁，看了眞是使我心碎。一個這樣可愛的婦人！我問她想喫什麼，「隨你的意思，幽偕妮，」我要說，「我食量不好啊。」她是多麼的厭惡那個大飯廳。特別是她和麥息倆在一處的時候！她也不歡

喜她的臥室。有一次麥息出去遊歷，她便睡在粧閣裏。就在你現在坐着那張榻上。她快樂得像在假期中的女學生一樣。她還歌唱呢！她非常歡喜麥息梵世龍。她時常願意會見他。還有柏來錫那家人。每當她和他們在一處的時候，就聽見她的笑聲，否則她是很難得一笑的。」

「她今天出去的時候是什麼神情呢？」

「她好像是快樂的。她說爲麥息梵世龍預備好了美味的晚餐。她穿了她的新衣，戴了一頂最好看的帽子。」

「假使她受傷太重，你自要好好的看護她，是不是，幽偕妮？」

「呀，我將我所有存在銀行裏的全讓給馬丹麥息！你要等候麼？讓我去取一杯牛肉茶給你。」

梵世龍沒有勇氣立了起來走開，他自該等候，等到聽見了經過的事變。他走到烏提羅丟罩衫的屋角上，將那捲柔絲拾在手裏，輕輕的吻着。他吻着這件絲衫，如同那一晚上把吻呂細哀的手一樣。她當時並未拒絕。第二天她送了他一隻小銀盒子，還有個盖包着。圖上刻着浪漫的標題「友誼」在戀愛與友誼之間有一個何等深闊的裂縫。梵世龍永不能從這面跨越到那面去。

他接近呂細哀的時候，他說不是靈，也不是肉，他祗有心。他用一種戀愛的柔情將她包圍着。她不甚覺得，但是她仍舊一樣的感激。有一天晚上在郊外，他在她肩上加上了一條圍巾，一點鐘後，她才說道：「諾偕，你待我多麼好。給我加上一條圍巾，我並沒有曉得。但是我覺着怪舒服而暖和的。」究竟得了報酬，這幾句話，「我並沒有曉得，但是我覺着怪舒服而暖和的！」

「麥息！」女傭說道；「麥息烏提羅回來了。」

梵世龍聽見烏提羅的聲音。「怎麼？梵世龍還在這兒麼，我竟已將他忘了。」

烏提羅進來了。看上去好像是沒有什麼事變發生一樣。

「馬賽爾！究竟是怎麼會事？」

「是啊，你願意知道罷。我想幽偕妮或許也要曉得。好，但這不是椿美好的故事罷了。」

「呂細哀麼？」

「被馬丹柏來錫打死了。」

「我不懂這……」

「馬丹柏來錫嫉妬呂細哀，於是將她打死了。你還要知道其餘的什麼事？」

「她，她是……已經死了麼？」

女傭大聲的哭了出來。

「你別在這兒抽氣罷。」烏提羅轉過身來對着她說，「我想你全都知道。」

「噯呀不，麥息，不。」

「你幹什麼？」幽偕妮蜷伏在那張椅上。

「我不能不坐下，麥息，這樣的一個打擊。但是我請你願諒罷，我竟無禮的坐下了。」

「你最好還是走開，我要說這句話——這兒不許流淚。現在快些，我要喫晚飯了。」

「麥息要喫東西麼？」

「在飯廳裏你還願意留在這兒麼，諸皆？」

「我不肯離開你。」

「活動些，幽偕妮，全都給我預備好了，如同平常一樣，就像是沒有發生什麼事變似的。」

「就像沒有發生什麼事變似的。」梵世龍的聲音顫抖着重複了一遍。

「我該受責備麼？我應感受愁苦麼？你以爲我是個何等人，一個聖人或是一個呆子？你可願知道我是怎樣的感覺？解脫了，是的，解脫了。我將同情的憐惜讓給別人去表示。正誼已經實現了，並且處置得很好。我告訴你罷，我是個好漢！是個大丈夫！」

二

「吸枝雪茄煙罷，梵世龍？不要麼？別人要將你當做是她的丈夫了。你沒有喫，又不吸煙！可憐的小親愛人兒。謝謝上帝，我的父母却予我以丈夫氣概。可憐，是麼？上帝降罰於儒弱黏滯的人們。你以爲我是粗人，是麼？讓我告訴你。我今天從辦公室回到家裏來的時候，我看見一隻小狗，拖着車子，跌倒，死在地下，我差不多要哭了。我這樣說並不怕羞，看見畜類痛苦受罪使我傷心得難以形容。狗從來不害人，並且世世代代都做人的奴隸。此中也還有些意義，我告訴你罷，那就是工作，這就有點道理。但是那些不安靜而又躲懶的婦女們哼！她們才眞是世界上的禍根呢。」

「男子又怎樣咧？」

「你的意思是說柏來錫麼？他跑了，沒有受傷。他當時並要干涉，但是代累司，就是馬丹柏來錫，叫道：「你給我走開，我來和她算賬」一個婦人不能放鎗打死一個男子，況且她已經給人喂足了十五年。是的，他們倆已經結婚十五年了。那樣一個男子！他說「婦女們都是些呆子。」他倒是對的。如何選上柏來錫做丈夫，那樣的鼻子，兩條腿彎得如天虹一般，沒有闊胸脯，瘦弱。呂細哀也是瘦弱的。高視闊步的走着，正像一個淫棍。你爲什麼不笑？你不以爲這是可笑的麼？還沒有我長靴子高，一嘴蛀壞的牙齒，絲毫不伶俐！祇能談談音樂，藝術，詩歌，遊歷……玩得鋼琴……最是迷戀威尼司的良夜與明月……當我睡着向他還說個不止的時候，呂細哀也常反對他的議論。我自然歡喜聽聽藝術家討論藝術，但是柏來錫算是什麼東西？一個富於女性的蠢貨——他是個工程師，然而終身沒有找到工做。他自命是詩人，我猜想他曾經爲她做了些詩——充滿情慾，毫無價值，而又無意義的詩。我曾經有了什麼機會呢？我祇知道談談商業。呂細哀厭惡這些平淡無奇散文式的事物。當我運用「主

顯」「衣料」等名詞的時候，她就要表示那種超越的神情。超越，哈哈！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你，畏，我從什麼地方找着這個地上的天仙，我魂夢中的貞女。」

『馬賽爾別說罷！』

『你不歡喜實話，是麼？然而我要你曉得。誰也猜不到，這是個嚴守的祕密。我遇着她的時候，她還在一個充法律事務所裏工作。那個主人後來進了監獄。每逢下午在她辦公室裏要給她預備茶。好像是凡在辦公室工作的，每逢下午都該飲茶似的！你沒有看見我讓我的女書記在辦公室裏飲茶罷，是不是！有一天我在街上遇着她。我到印刷店去她也忙着走路，忽然和我撞個滿懷。我們倆都互相道歉，於是就談起話來。那時候我正姘着一個全無頭腦的女子。呂細哀很是不同，我覺着我該與她重相見面。我與她訂了一個約會，我們倆重相會見了。情意甜密的出去散步了幾次。於是我減少了睡眠和食量。她常歡喜說到她的良父與賢母。她的母親！一個老去的徐娘。我將那個女子完全忘了，那也是個美好的女子，不過我祇是為呂細哀瘋狂了。迷戀着她慘白的臉兒，紫色的眼皮，溫柔的天神似的，富於宗教情緒的表情。呂細哀終久是個殉身者，我和她結婚之後，她還是那個樣子。她好像非表示她是個殉身者不可似的。』

『在我和她結婚之前。有一天我對她說，「呂細哀如其你愛我，隨你指定一個日子，我們倆就結婚。要是你不愛我咧，現在便將我打發走了。正是為了你不是貪圖我的財產而嫁我，你就不理會我，我也要叫你得個安身之所。」那孩子也還伶俐，畏，她說她愛我，我也就信了她。』

『她自然愛你啊。』

『她曾經愛過我，是麼？她很願意的離開了她所愛的住宅。從陋巷中移居到巴黎華麗的屋子。補償歷年來所度的簡陋生活。我告訴你，這是很了不得的。但是過了一兩個星期，也就習於奢侈了。你覺得是得了尊榮的稱呼，等到他將所有的財富都獻給她之後，親愛的王孫也就變成粗俗無聊的商人了。受了他的贈品，他可應得着報酬？他可曾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現代的婚姻真是個好玩意兒——這樣我就要抱吻你也不會頭痛了，祇要這兒有一串珠項圈，或是一件貂大衣。或是說你對我笑一笑，這兒有串珠練子，或是件貂外套。或是說你留在家裏罷，別去赴宴會罷，這兒有隻鐲子或戒指。我從前生活在充滿星光的夢鄉裏，感謝我所得到零碎的情愛，我從辦公室回來的時候，看見她有一些憂悶，有一些意志不屬的，但是祇要她讓我在她冰冷的嘴唇上尋得一點快樂，我也就滿意了。冰冷的對我，假熱烈的待人。然而我從來也沒有疑惑過，不了解婦女的男子總以為無厭的煩擾或冷淡的同意便是戀愛了。』

『真的，馬賽爾我受不了。』

『受不了！可憐的小親愛人兒！但是你也得受着。因為我要你知道馬丹烏提羅是何種人，否則你出去一定要說她是個被犧牲者，應得別人的同情與了解。我從前真是個呆子，這是我自己招惹出來的。最初她並

不歡喜柏來錫夫婦。他們是我的朋友，我應該使她去和他們週旋。

『你的意思可是說……』

『是的，我的意思是說我自己引狼入室。我叫她陪着柏來錫出去玩耍。後來我們四個人竟成了知心的好友。我們時常同陣出去，沒有人看見柏來錫夫婦是不和烏提羅夫婦在一處，或是烏提羅夫婦不和柏來錫夫婦在一處的。呂細哀一出了門便成了另一個婦人，有說有笑的。一天早晨在一個快樂的早餐會終了的時候，她舉起了酒杯說道，「讓我們彼此都用名字稱呼，不用客氣罷。」於是就這樣喊起來，代累司哪，呂細哀哪，馬賽爾哪，喬治哪！我們被香檳酒和友誼所沈醉了。代累司，我的意思是說馬丹柏來錫，是最不熱烈的。她是所謂遠遠兒隨着的，時常帶着不滿的眼光望着她的丈夫和呂細哀。你見過她罷，沒有麼？一個小瘦人兒。她的手臂好像蚱蜢的腿似的，她油光的黑髮梳着一個大髻兒。我的天呀，我恭賀那個婦人！如其我有權柄，我馬上就釋放了她，假使我能幫助她，你瞧着罷！我要將我的故事向審判官陳說，我要使呂細哀痛苦，我要……』

『馬賽爾！你眞有些傷心病狂罷，我曉得你心裏很是難受，但是……』

『你懂麼？喂？想要閉住我的嘴麼？我是有罪的人，是麼？這可是你的意思呢？好，你在這一點上是不錯的，老孩子，一個人像我這樣的呆子……但是我碰見什麽鬼呢？我的眼睛，我的腦筋，到那裏去了呢？有一晚在瑞士，我們泛舟湖上，那天正逢一個佳節，天色像深藍的天鵝絨一般，月光四照，威尼司式的紙燈浮散在水上。我想要抱吻她，「不，」她說：「良夜眞是太美好了！」我也從來沒有疑惑什麽世間那有再比於良夜中抱吻你的愛人更美的事！自然，誰也沒有充分的神經去冷靜的分拆。否則我早就送她回到律師辦事所去了。但是我竟專自鍾情於她。從那時候起我望也不望別的婦女，天知道，我在營業中就遇見了不少。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婦人對我說道：「烏提羅你是個呆子。」我想她一定知道些風聲。自然啊盡人皆知，除了我以外。她是很伶俐的，呂細哀說她裁縫所住的那條街，就是她和他幽會的所在。自然還有別的地方啊，那賤婦！』

『馬賽爾，她現在已經躺在驗屍所裏了……』梵世龍抖着說道。

烏提羅停了一會兒對梵世龍注意的望着，他的下顎閉緊了。『你也愛她，我猜想。』

『胡說！』梵世龍抖着好像是風中的落葉。『你已經借重別人代你復仇了，你現在可以安靜些罷？你難道一點斯文的意味都沒有麽？』

『我沒有又怎樣？我知道如何的厭恨，因爲我曉得怎樣的戀愛。至於你……和你相見的痛苦已經使我感受了許久，你替我滾出去……』

梵世龍的臉白得像死人一樣，正當他抓住了一張椅子靠着的時候，烏提羅開了門推着出去並且叫駡道，『馬上滾出去，鬼東西，否則我叫女傭拖你下樓去。』

三

烏提羅忙了好幾個月，判决的期限延長了許久。他屢次被傳到證人席上去。他的供詞都爲馬丹柏來錫開脫。正當宣讀「無罪」的判決書時候，他很謙恭的對着馬丹柏來錫行了一個敬禮在法廳旁聽席上的婦女們都大爲驚詫，而所有的男子倒都贊佩他的態度。事後他將店舖變賣了。這件醜事竟破壞了一家有名的商號。他非擺脫不可，於是將他的錢買了公債券。呂細哀的母親不肯接受他的補助，倒很使他詫異。他應該給她一筆小款子，免得別人說他太不相顧，竟至餓死。但是那位半老徐娘寧可耐貧而不肯承受他絲毫的津貼。他將她的來信撕得粉碎，正如他將所有屬於呂細哀的物件全行毀壞一樣。鎖了房子，預備出去排愁遣悶。他在城裏最熱鬧的街上最大的旅館裏租了一個房間。他睡得很好，如同別人能在奏着急調的音樂隊中或跳舞茶會裏睡着一樣。他改變了姓名，養了鬍子，改變他的面貌。在他裏衣上都繡着他新的名號。新的名片也印好了。他很細密的將他的新生活計劃了一番，決意要過活得十分謹愼，以期長壽。他要將戰勝呂細哀的意味領略得愈久愈妙。她在二十七歲上便被人打死了，而他還活着，並且十分的康健，就這件事的本身看來，也算是每天都在報仇了。

他並不想出去，也不願看書。他歡喜坐在那兒想出種種理由去厭惡，或忘却呂細哀。她何嘗做過他的妻呢，眞正的妻除非像馬丹柏來錫那樣的人。冒犯罪惡以求佔有她的丈夫。呂細哀祇能算是個路人，在狂風暴雨中不見了的路人。他想現在差不多是要找一個別人來代替她的時候了，如像他這樣單獨的生活着竟是在哀悼她了，豈不是可笑！他穿上他的晚餐禮服，走到一家縱樂的酒店裏去晚餐。有一個也還年輕可愛的小人兒對着他微笑，但是他聽見她對酒店裏侍者說道：『奧居斯脫，你可知道醫治雞眼的方法？我的脚痛得利害。』他覺得厭惡得很，便像方才進去那樣的孤寂離開了那地方。他走進奏着音樂的酒店，那兒有許多婦女，但是沒有一個中意的。有一個像貌倒還標緻，祇是嘴生得粗大。那別一個呢，生了一雙兵士的手。他不屑和她們談話。他走到一個跳舞會裏去，領頭的侍者給他端正了一張桌子。他獨自一個人坐在那兒飲着香檳酒，看着其餘的客人拋擲着假牙球，或是搖動着急響器，誰也不注意他。他覺着傻子似的，坐在那兒如同彫像一般。他連自己都厭惡起來了。走出去坐了一部僱用的汽車，回到旅館裏。他正從空的大廳裏回到房間裏去的時候，他遇見了一個婦人，便抱住了她，嬉笑的說道：『我現在捉着你了』！於是將她拖進了他的房間。

那婦人大聲的癡笑，她去下了她的面幕。烏提羅看見她生了一嘴大鬍子（譯者按：歐美婦人有些到了三四十歲的時候便長了鬍子，尤其是在歐洲時常見着長了鬍子的醜婦人。）兩條黑得可怕的眉毛。她是個外國人，她名字叫做何微克或鋤微司爾或是這一類相似的名字。在走廊上被一個法國男子抱吻了一會，使她非常的興奮！她正用了晚餐回來，失落了她的鑰匙。他捉着她的時候，她正在那兒尋找女傭。她快樂的喊着，『巴黎，巴黎。』於是又大聲的癡笑。

烏提羅忽然覺得渾身冰冷，他按鈴將茶房叫來。

『這位太太失落了她房門的鑰匙，請你給她開了房門』他說。

他上牀睡的時候，他自言自語的道：『我確是個傻子。我所做的事全都是蠢的。』

第二天他去赴跳舞茶會，正當他將要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妙齡的女子在他身旁走過。她向他嫣然微笑。

『你可願意和我出去兜個圈子？』他說。

『我等着一個朋友。』她答道。

『不要緊的。』

她似乎遲疑了一下，廳裏很是悶熱，空氣中帶着陳腐的煙味。『如其你帶我坐着敞車在樹林裏兜個圈子。』她說；『我就願意和你去。今天的天氣眞是可愛，留在屋子裏眞是無聊。』

她打扮得像一個中產階級的女子。她說話的聲調好似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太太的女傭。她戴着小鑽石的耳環，頸上套着一條細長的金鍊。她生得黑而活潑，她的眼睛裏充滿了生命，但是總有些靦腆的樣子。

『我七點鐘一定要回去的。』她說。

『你別和我鬧這些玩意。』烏提羅略帶粗率的意味說道。他高聲喊了一輛敞篷僱用汽車，叫車夫開到公園裏去兜圈子。

烏提羅忽然覺得厭惡起來了。他悔着不該邀請她。但是她好像覺得他情緒的變遷，便很溫柔的將她的手偸放在他的手中。這種天眞舉動的魔力竟使他大爲感動。他們就在旅館中烏提羅的房間裏用了晚餐。她的帽子去下了，頭髮輭輭的蓬起，他也還歡喜她。

『我的名姓是西蒙勒比那慈』她說，『你呢？』

『馬賽爾。』

『還有呢？』她臉上紅起來了。『假使你在別種情形之下遇見我，你自然將你的姓告訴我。』

『對哪！馬賽爾亞爾邦。』

她覺得他不甚注意於她，就哭起來了。她並不願意哭。於是喊道：『我今天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必定以爲我是個蠢笨的傻子，但是你如其能夠知道我心中的感覺，麥息亞爾邦，你自然是舒服的。』

改變了話頭，他暗示說道：『你一生曾經見過許多奇事罷。』

『我不曉得。』

『我想不見得常是理想的罷？』

她想他這樣的追究不免有些痲木既然她是感覺許多痛苦在裝作正經的婦人。

『不，不是常常理想的。』

她心裏想除非有一個朋友像烏提羅才算得是理想的。她常想爲他這樣的人所戀愛，高大，漂亮，堅決。他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然而他曉得她已經有些動心了。她自己重複的心裏想道，假使他在別種情形之下遇見了我，但是他如其眞在別種情形之下遇着我，恐怕他不見得要和

我出去兜圈子罷。在用水菓的時候，他想抱吻她。她說：『你不願讓我們先成爲朋友麼？』

『我知道你不甚將我放在心上。』她繼續着說道，『但是我是遠勝於你所猜想的。我從前在都爾地方開過一個玩具商店。一個姊姊住在巴黎，她是一個富有財產的人，你也許聽見人說過她的，我們鬧翻了。我結婚之後，我的丈夫不願我和她見面。他不歡喜她。在那時候，她的營業也還不甚好。後來我丈夫死了，我祇好將在都爾的商店關閉了。我懇求我的姊姊讓我和她在一塊兒做生意。她不允許。她說她的機運不再認識我了。我是何等的詫異。在巴黎這種地方，老實說，我當時眞不曉得要怎樣辦才好。』

『我曾經聽見人說過你的姊姊。』烏提羅說道。

『她比我要伶俐得多。』她說『我是個無家的人，總而言之，我在巴黎眞感覺十分的孤寂』

『我也孤獨得很。』

『對不起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獨自一個人兒，我以爲你已經是結過婚的。』

他又改變了談話。

『當初你在都爾開店的時候，你向什麼地方批發貨物呢？』他問道。

她告訴了他，於是他們就開始談起商店來了。她忽然站了起來，取了她的帽子並且尋覓她的陽傘。

『你就這樣匆匆的走了麼？』烏提羅問道，『我可冒犯了你？』

她覺得再加解釋也是無益的。一個男子用種方法選弔一個女子，如他之對於她這樣他無論如何不肯相信她所說的話。但是因爲談起了過去的事，倒忽然從昏迷中促醒了她。

『請你讓我走罷，』她說。

『如其我能和我的姊姊重修舊好，我在她那兒可以得着一個好事。』

『目前和我上南方去遊歷一番可好？去看看理微那的風景(Riviera)(係意大利名城諾勒之內江，介於法國名城尼司 Nice 與意大利名城那司拜查(La Spezia)之間)

『理微那麼？』

『哦，馬賽爾呀！』

她拍着手快樂得很。

烏提羅領會了梵世龍所說的話，你的名字被女人喊着的時候，確有一種不可比較的甜蜜在其中。這種溫柔的意味決非那些獨居的人們所能經驗得到的。

『你是多麼好呀，怎能教人不愛你呢？』

四

她謙卑的戀愛他。這是她戀愛的方法。她是他將預備去旅行那幾天

當做訂婚的日子。他要帶她到靠近都龍的一個小地方去。在那兒他曾經和呂細哀住過一星期。這就算是他復仇的最高點了。西蒙勒以爲他用度太闊了些，她說她知道在蒙馬特的郊外有一家飯店，在那兒他們倆喫一頓好的晚餐祇消六個佛郎。她也不要穿華麗的衣服，祇消一種尋常的裝束。她說：『因爲你是選弔上我的，你不要以爲我是要你花錢的。』她忽然羨慕尊貴，她想要別人將她當作可敬重的婦人。她很感激，因爲烏提羅並沒有意思要取消同意訂下的婚約。祇是保持勤懇友誼的態度。他似乎還歡喜她，於是她也因此欣慰。第二天他對她說再會的時候，她叫着說：『可憐的孩子』。烏提羅驚詫起來，從前呂細哀在他們倆訂婚之後的一個夜裏，也曾對他說過這同樣的話，就是他好像不能和她拆開的那一夜裏。呂細哀也曾將她的手心放在他的唇上。同樣的姿勢，同樣的語句，但是這次結果或許不同，在他新伴侶身上他尋得了如意婦人的表徵，一種準女傭式的伴侶。

戀愛，甚至於希望，創造人心中一種新的境界。烏提羅竟不認識他自己了。他溫柔而恭順，訂婚的那幾天非常之樂，『多麽可惜啊！』西蒙勒感嘆着說，『這幾天竟完了。』

他提出許多最奇的允許。他們到南方去盡興的樂着，歸來的時候也必是更加互相戀愛。『你回去工作的時候，』她說：『我就料理家事。』當她聽說他有錢儘夠過活的時候，她快樂得跳了起來。『多麽可愛呀！我們將來永遠不要分開！』

他們遊到了理微那。他的手臂放在她的腰上，並沒有一個人譏誚。因爲她看上去好像一個端莊的新婦。他們來到了閃出金光與紅彩的雲下，燦爛明亮的海上。

『這是什麽海？』西蒙勒問道，『什麽天？在別的地方決不會有這同樣的天色。』

房東出來歡迎他們。烏提羅要那一所附有月台的大房間。

『我彷彿記得麥息曾經到這裏來過的。』店主人說。

『許久以前。』

『你說的那開花的桂樹在那裏咧？』西蒙勒問道。

『現在已經遲了些。』房東抱歉說道。

烏提羅拖着她的手臂。『不要費了時間和他說話，我有些倦了。』

他並不倦。他想要看看從前和呂細哀同住過一星期的那個房間。現在同樣的躁急也曾使他的夫人驚詫。西蒙勒的疑慮較之受驚更甚。剩下他們倆的時候，他立卽將兩臂環抱着她。他在她眼睛裏發現了同樣柔順的煩悶，如他在呂細哀眼中所常看見的一般。

『我想行李都要到了罷。』她說，『讓我們上外面看海去。』

他何嘗屬意於海？他不是來看海的，他是來除滅那個直到現在還使他不安的，溫柔而悲哀的魔鬼。

他又用手臂環抱着她，將她拖近身旁。

她逃脫了，跑到窗前。『這是多麽的美呀！』

他抑制了咒詛。這差不多是呂細哀在瑞士那一夜所說的同樣語句。

他走出去將百葉窗關上。

『噯呀！』她喘氣說道，『別人要怎樣揣想啊？』

又是呂細哀的語句。

『假使你不歡喜我，我們可以另作計較。』他簡短的說道。

『假使你不歡喜我！』她重複的說道『我自然歡喜你，我愛你，但是你不了解麼？女人是個何等奇特的東西，這是很難解釋的。我歡喜閉上我的眼睛，緊緊抱着受着安慰……我非這樣不可。我每逢快活的時候，總是怕我的愉樂將要消滅，如其我求之過速……女人戀愛的時候她便想望溫柔與體貼……』

他將她捉在懷裏，好像是要撕裂她似的。她叫了一聲。他覺得她的遲緩如同一個被擒的鳥似的，試逃了一次，便靜伏着，預備養些力氣再圖飛逸。他兇狠的吻着她的嘴唇。她將頭反仰過去，從百葉窗縫中望着他所嫉妬的那如火似荼的天色。

五

他等着她下樓來，站在遊廊上吸香煙。五年以前在這個地方他也曾等候過呂細哀。他從前想着他的妻，然而現在已是容易忘懷了。任何婦人皆能代替另一個婦人的位置。

等得不耐煩了，他走上樓去。西蒙勒又睡着了。他進來的時候她便驚醒了，他走去打開百葉窗，天色是朦朧的。

『多麼可惜啊！』她叫着說，『我以為這兒常有陽光照着的呢。』

『你愛我麼？』

『是呀。』

『那麼天氣有什麼關係呢？』

西蒙勒好像是驚詫似的對他望着。『你要在這兒住多久呀？』

『怎麼你不歡喜這地方麼？』

『自然哪。』

『你不是愛我麼？』

『是。』

『你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好像有些悔恨似的。』

『我麼？』她帶着一點清脆的聲音笑道，『多麼的呆。』

她覺得他也許以為她是有些兒瘋狂，如其她直說她有些追悔在巴黎過的日子。那時他對於她溫柔而不過於親近，正像一個未婚夫似的。是的，她真有些戀戀於訂婚的日子。在那時候她是自由的，而且她愛怎樣就做什麼。現在他下了命令，她非服從不可。天氣溫暖，她常是不願有人在她的身旁，每當天暖的時候。

他們出去沿着岸旁散步。他緊握着她的手臂。

『你結果要將我手臂折斷了。』她說，『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強壯呢。』

這又是呂細哀的話！整個的故事重行再演同樣的境地，同樣的語句。

他相信呂細哀是恨他的。但他確有把握這個女子是愛他的。然而她的舉止却正是同樣的他於是自己心裏推理，他差不多明白了她除了愛情以外，自然還想到別的事物。她必定是要賞玩風景。好，讓她去賞玩罷。他下午帶她出去。晚上她主張在花園裏晚餐他試着去握她手的時候，她叫他莊重些。坐在他們附近的老太太看着好像是要受驚似的。她似乎很留心不願使那老太太受驚似的。

『你是怎麼回事！』烏提羅怒問道。

『你是什麼意思？』

『你爲什麼毫無反應，倒坐在那兒石頭似的？』

她有些鬱悶似的。

『你爲什麼做出這幅神情？我可做了什麼不該的事？我可說了什麼不該的話？』他問道。

『不，什麼也沒有。』他詫異了。但她大膽的承認了。她覺得對於他不再有什麼感激，她已經報答他了。在他們結婚之後呂細哀也正是這麼一式一樣的。

『橫豎你是主人。』她說，『你別麻煩我罷。』

他再要了些酒，叫她都飲了。他已開始覺得他上了當。當他對她注視着，如望着仇人似的。

『你現在過得不快樂罷，是不是？』他問道。

『自然我是過得快樂的。』

她帶着婦人阿附侶伴那種溫順回答了他。

『你用不着這樣說法。』他怒道，『你可想想你現在和誰在談話呢？』

『我不曉得我說了些什麼。空氣的變換風景，各式各樣的東西都到我頭腦裏去了。』她回答道。

『我知道餐後的菓點一定是很壞的。我們不用了，上樓去罷。』

『馬賽爾呀，如其你眞願意和我好好的，你可曉得你該做什麼呢？』

『帶你出去散步，我揣度着。』

『是。』

『市上還有一家影戲院呢。』他故意挑撥道。

她拍着手道，

『讓我們去。』

『立即到樓上去。』他用拳頭拍着桌子。

在他的暴威之下她祇有戰慄。

『你怎樣對我說話！』

『你不願和我單獨在一處，你想設法避免我。』他怨道。

『爲什麼？不，你怎麼能夠想像到這麼一件事？我自然是愛你的，但我不能不由我感覺。我不能改變了我自己，假定你寫了一封美麗的情書給我……我在沒有開封以前，我要對着這信望上許久呢……。』

六

他們回到巴黎的時候就在拜尼街賃了一處傢具精美的屋子。他與西蒙勒的關係益加困苦。他從不離開她，他既然無事可做便緊緊的跟隨着她，或是上店裏買東西，以爲消遣。他好像是個影子似的。他永久不變的重複疊句是：『向前走去，否則我將你推到溝裏去。』

有一天她叱罵道：『溝麽？不要以爲你有把握，如其我寧可歡喜溝，比較和你在一處過活爲妙，你又怎樣呢？』

第二秒鐘的時候，她就懊悔她說了這樣的話。『我並不是有意這樣說的，』她說道，『祗是滑過嘴唇的話，我發誓我方才說的話沒有一個字是有意思的。我眞是瘋了才說這樣的話，你待我是多麽的好啊。』

『說實話罷。』他命令道。

『我正告訴你，我愛你，馬賽爾。』

『實話！給你五萬法郎，如其你對我說了實話。』

她素來是受他同等的待遇。圖利的報酬竟使她惱怒了。

『你欺我太甚。』她叫道，『我給你說實話罷，什麽報酬也不要！我對你說你是什麽樣的人：一個粗人，一個兇漢。我討厭你，我恨你，你每逢碰着我的時候，我要叫喊起來。是的，是的，你費了些錢……你並且也曾尊重過我。我知道你又要說什麽話了，你要和尋常一樣問道，「我沒有爲你盡力麽？」不，你沒有。如其你願意明白。我在街上遇見的那些男子都比你好得多。他們無論如何不作過分的要求，我不遇見他們的時候，也還安靜。你難道不曉得任何婦人無論是誰，不是完全作器具的麽？你是個粗人，我猜你從前結過婚，你的夫人必是逃亡了的。你能使任何婦人發狂，你有什麽錯失呢？全錯！你不懂，不，絲毫不懂一個婦人開始戀愛的時候怎樣的感覺。她是遲疑着謙卑的——是的，你可以哭，我有權利說，謙卑的，因爲也曾開始戀愛過你，否則我早就不理會你了。你以爲你是個全人。我們都知道，但是我猜想你還有些事是未經人對你說過的。這就是你不知道怎樣戀愛婦人。覺得好像是咬着你，抓傷着你，欺騙着你。是的，和那個溫柔慈祥的人同欺騙着你。我厭了，我也要走了。我從前以爲我找着了一個溫柔可靠的男人，祗有兩天工夫，在我們沒有到南方去以前的時候，倒還好，我夢想我可以上了天堂。但是假使和你在一處，這種生活要是戀愛，我寧可……我不曉得我寧可怎樣……我寧可做一個洗衣的婦人，在工作之後至少還可以自由。你不了解我，是不是？你常聽見的不是謊話，和恭維麽？我也曾愛過你，是的，現在我可對你發誓說我曾愛過你，你如今找什麽東西？找你的手鎗麽？救命！』

『我找五萬法郎。』

她抖着，她將覆在前額上頭髮抹到後面去。

『我不知道我說了些什麽話，我必定是發了瘋罷。』

『哪，這兒！』

他將鈔票摔到她的手裏。

『我希望我沒有使你太難堪，』她說道，『一個婦人有時是神經錯亂的，卽使我們不能好好兒在一處，也用不着互相怨恨。你眞要我接受你

的五萬法郎麼？你想我可該將這筆款子放在我姊姊的營業裏呢？那正是和她再見的一個託詞。我這樣說法我很抱歉，我不曉得爲什麼要那樣說，並不是那樣壞咧。」

「滾出去。」

「神經作用，我猜想。」

「我也這樣猜想。」

「你那樣說，於是你又抱歉。」

「再會。」

「你說一聲你不是氣我。」

「我並不氣你。」

「你知道在南方我曾經覺得是又像一個少女似的，你曉得一個少女在她結婚的夜裏好……」

「是的，是的，再會。」

七

過了些時以後，烏提羅在梵世龍所服務的陸軍部衙門外面等待梵世龍。

「我要和你會會，我自愧，我也抱歉。」

梵世龍望着他喫驚。

「你今天夜裏沒有什麼事罷？」烏提羅接着說道。

「沒有事，你出遊了麼？」

「是的，但是遊歷有什麼益處。如其你在你的衣箱裏沒有貯藏着快樂？我曾嘗試了南方，荷蘭英吉利旅館，乃至於賃屋的種種生活。現在我仍舊回到我的寓處。請你來和我晚餐。一切仍是如舊……那夜一樣。」

梵世龍硬着心腸重訪那寓處。什麼也沒有變遷，但是在空氣中却沒有留下絲毫呂細哀的遺蹟。現在這是個未娶者的寓處了，一個新的女傭在侍候晚餐。

「我可應該在小客廳裏侍候咖啡？」

小客廳便是呂細哀從前用作粧閣的地方。女傭將燭點燃，梵世龍竟不認識那房間了。女傭出去之後，烏提羅便滅了燭，點上了燈。

「諸皆」烏提羅喊道，「我要談談她。最近這六個月來我想到許多事。我應該知道，諸皆你比較我精明，你或許知道我所忽略的事。她可是很……不快樂麼？我不要知道詳細的情節，我不願你洩漏了她的祕密，如其她曾信託了你。假使你以爲不應該回答我，你就不必說。」

「她從來沒有和我說過什麼。有時候她好像是愁悶，曾經有這麼一次，我問她可有什麼不舒服，她說：「沒有什麼，我是不值得別人憂慮的，或許祇是一點兒神經作用罷了。」」

「那麼你當時以爲是怎麼回事呢？」

「她屢次和我談起她窮苦的時候——當你和她訂婚之際，我當時想些什麼？我想總有這麼一天，她與來時一樣拋棄了珠寶皮衣竟會走

的。她的精神似乎是受了傷。就是天氣很暖的時候，她好像還怕冷。有一次我問她可有什麼不快的原因。我說道「我深知馬賽爾是很愛你的。」她答道：「我曉得，他是鍾情於我的。」在那時候她還不認識柏來錫。她有一次曾提起過，她現在不再歡笑了。但是在做少女的時候，她常是歡笑的。」

『她有些像爲人窮追的困獸似的。』

『我想你所受的痛苦是從自相矛盾中得來的。但是，馬賽爾，就這麼說又有什麼益處呢？你現在可憐她，她曾經愛你，我都知道。她必是不能自主而受了誘惑的。』

『或許她愛我從前的爲人……往日。丈夫與未婚夫之間確有一種差別。她儘可以離開我走了，但是她知道這必使我心碎。柏來錫於是教她調和。好像竟是我逼迫她似的。我看出來了，我懂得了，我受不了。啊，可憐，是的，我可憐她。等到那些人死了之後，你才了解他們。她所想望的是溫柔。世間祇有最好與最壞的婦人們在戀愛期中要求溫柔。她們並不了解男子的誠懇。他的愛情除非是被謹愼的舉動與那些使男子傷心而感恩的謊語所遮蓋着不可。我不曉得做錯了什麼。她又何嘗有什麼過失。我們祇是兩個面對面的可憐人兒罷了。可憐的寃家聚在一處總是常常爭鬬的。和別個男子在一處，她也許是快樂的。那一夜裏我說柏來錫竟完成了她的命運。不，我是這樣說的。我獨身一個人。在驗屍所那一夜裏，我毫無憐憫之意，却正相反，我覺得快樂。我覺得是超越的，我多麼的傻呀！自始至終我總以爲我的粗魯便是我的勇壯！假使她有個小孩子撫養着，也許要不同些。人們在工作的時候便忘記了他們的痛苦。就是爲了這個原因，諾告她常帶着悔恨訴說她窮苦的時代。婦人是天生爲男子的助手，如其她遇不着這個相當的男子，她便忍痛和別的男子生活着。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她，也不是說柏來錫，祇是因爲我不曉得她聽順柏來錫的話。我願意將這話告訴你，諾告，因爲你也曾愛她。』

沈寂包圍着一切。梵世龍握着烏提羅的手，緊緊的捏着。他注意望着他的朋友，馬賽爾瘦了許多。他沒有從前那樣漂亮了，但是在他眼睛裏面，從前是那般殘忍而自滿的，現在都是這樣可憐了，在那兒閃出些光亮。

八

『來的那位太太沒有說出姓名，先生。』

『叫她進來。』

『西蒙勒或許將錢用完了，又來要些錢罷。』他這樣想着。但是，正當馬丹柏來錫走進房來的時候，他站在那兒竟呆住了。她打扮得非常時髦。自然啊，她絕對用不着爲呂細哀服喪。她的脂粉抹得很勻稱，虛驕地，般勤地微笑着。烏提羅還以爲她在最後一次見着那樣悲壯的，藏在面幕裏的那樣。

『我們不是仇人罷，是不是，』她問道；『我希望不是的，因爲我要求你

一件事。』

他注意望着她，特別留神望着她的右手現在正帶着白的手套。

『你有什麼請求，馬丹？』

『你在審判廳裏是多麼的勇壯。你是個眞的男子。我當時以爲如其我在那兒表示我對於你的羨慕或許於你有些不便，所以我當時深深的對你鞠躬，而後來也沒有向你道謝，因爲我以爲你不願見我。其實我今天不該到這兒來的。但是你畢竟是個大丈夫，你思索辦事都極有決斷。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被犧牲者，懲罰得已儘夠了。請你了解我，馬賽爾，我知道你不願意我的丈夫在你的地位上……自然啊，我祇是個婦人……是很難解釋的……你也不幫我的忙，你祇是站在那兒望着我。你知道麼，自從那件悲劇之後，我的丈夫便跑走了。他住在外國，祇有我一個人知道他的地址。我們屢次通信。我並不是爲他說好話，但是，眞正的，我保證你，喬治有些神經病。他的祖母是發瘋死的。我知道他，我們結婚已有十五年了。他像個小孩子。沒有了他我是簡直好像失了魂魄的肉體。我們從通訊中互相諒解了。他想回到巴黎來，但是他怕，他不是勇敢的，你曉得……他怕你遇見了他，要有什麼舉動。我願意知道你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感想，請你了解，馬賽爾，十五年之後……』

『無論你在什麼地方與你所願意同住的先生儘可以在一塊兒生活，皆與我無關。』

『你的意思眞是這樣說麼？』

『你要我寫下字據麼？』

『你是多麼好啊，我是何等羨慕你呀！我們能夠諒解是多麼的美啊！』

『你可是說無論什麼事都是善始善終的麼？』

『爲什麼說到那上面去？這是個痛苦的題目。並且一切都已過去了，無論如何。』

『不，並沒有成爲過去，我要討論這件事。』

『我抱歉得很，我眞沒有時間……我應該……。』

『打一個電報說是「一切辦妥速歸」但是你曉得我不能發個電報給呂細哀呀。』

『我不懂你爲什麼說這些話，自苦有什麼益處呢？』

『我一切的思想都是痛苦的。我祇要曉得一件是正當你看見房門開了向他們衝進去的時候，她可叫道：「恕我！」』

『啊，沒有，她喊道：「馬賽爾恕我！」如其她求我恕她，也許我當時就不鬧鎗。世間竟有許多無意的過失。我們都知道，但是正如我方才說過的，談這些事又有什麼益處，你說過無數次，你如其在我的地位上，你也要做出同樣的事。現在你不必藉此表示你的偉大，你知道你當時很願意有人給你報仇而又毫無危險於你。爲什麼你站在那兒對我望着？你又不是一個審判官！你沒有看見他們倆同在那房間裏！』

『她的信你都留着做什麼？』

『我都撕碎了。』

『她在信裏可說些什麼？』

『我不記得了。』

『她說她不願順從他罷？我知道她說了這樣的話。』

『我明白了，馬賽爾你仍舊是厭惡喬治，但是我要為他辨護。她勾引了他，沒有別的事物可以使他迷惑……，喂，喬治和我在一處是非常快樂的！』

『那麼，你的意思是說……呂細哀麽？』

『我眞該走了，請你讓路罷。現在不必完全責備喬治，那是不行的。』

烏提羅動也不動。他站在那兒如同迷失在夢裏似的。他看見驗屍所中呂細哀的死尸，她的手臉，重重可怕的形象，她舉起可憐的小手，無疑的是求恕，或是自衛啊。於是他的眼光落到這隻帶着白手套的放在傘柄上的活手上。

『一個男子做了這種婦人的丈夫……。』

馬丹柏來錫還沒有說完，烏提羅便抓着她的頸子，於是將她捉着，如同是一個貓兒捉着小鼠兒似的。她那可笑的帽子顛簸得一上一下，好像是釘在帽匠店裏的標本似的。她的頭髮散作油亮的小圈兒覆在她的臉上。就是這樣的勒束還不能使她塗滿脂粉的臉孔變色。烏提羅想要鬆了他的堅持，但是不由自主地他的手指更加抓得緊些。用他的眼睛筆直注視到那婦人膨脹的眼睛裏，他的指甲漸漸抓進她的肉裏，他喊道：

『你還要什麼？你說過我是個大丈夫啊！』

談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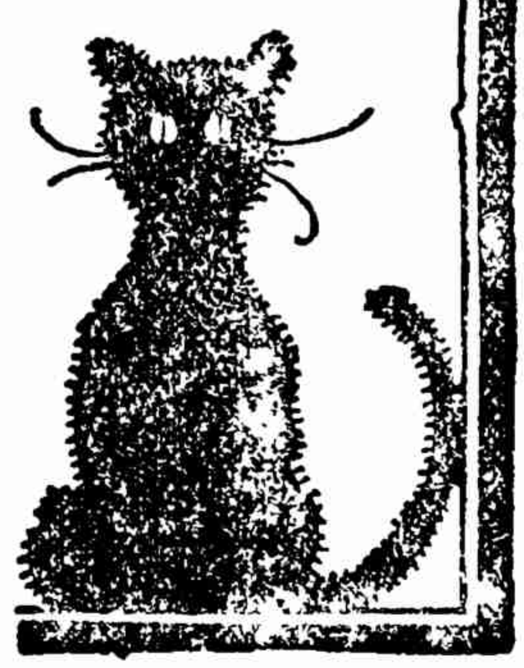
魯

利用美國尼加拉瀑布的水力發電廠，如改用人力，則須用壯健之工人四千五百萬名，把英國全國的工人都加入恐怕還不夠。

烏龜為長壽的動物；據倫敦動物園的專家研究，其壽命已短為二百六十歲。

古代埃及麻醉劑尚未發明。遇割症治療，則將病人在一定的部位當頭一擊，病人即暈，然後施以剖割，病人即不感痛苦。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一月十六日

⊙中墨商約屆滿，經閣議決定，令外交部迅與墨政府訂立新約。

⊙廣州嶺南大學已由紐約董事局代表決定交回中國人辦理，原有董事局改為協進會，另由華人十三，西人五人組織新董事會，執行該大學之最高管理權。此為華人收回教育權運動之第一成績。

⊙日本政府所派在南方活動之委員佐分利氏在漢口與陳友仁等晤談後，即赴廣州有所接洽，於本日離廣州回上海。

⊙江海關布告：定於一月二十日起實行徵收二·五附稅，奢侈品附稅率在未公布前亦暫收二·五。[illegible]南廣[illegible]當亦下令徵收附稅，解交省政府備用。

⊙廣州各界代表千餘人開援助漢案大會，沙面租界為防止事變，有極嚴重之警備，廣州當局得英領事函詢有無危險，除答覆外，並派警嚴密保護沙面租界。長沙亦舉行大規模之反英示威運動。

同　十七日

⊙中比改訂新約會議在外交部行正式開幕禮，顧維鈞發言，謂新約當以平等及互尊土地主權為基礎。比使華洛思謂：為尊重協調精神，在交涉期中決不將條約破棄問題付諸國際裁判，願以全力進行新約交涉；並謂：準備將一九〇二年條約所予天津比租界一切權利交還中國，僅保留私產之權利，以示比國對華之誠摯與好意。經顧維鈞謝其厚意，並告以當及早指派專門委員會，協議接管租界。即指定專門委員，中國為錢泰朱鶴翔二人，比國為特飛斯，拿姆白爾加爾戴三人。

⊙浙戰聯軍佔領蘭谿，孟昭月部與周蔭人部在蘭谿會合，孟自杭州出發赴嚴州督師，進取衢州，惟衢州黨軍亦增兵反攻，恐發生劇戰。

⊙外交總長顧維鈞對於改訂中日商約事件，根據去年十月及十一月間中日往來公文，以書面正式通告日使芳澤謙吉，將於本月二十一日舉行交涉開幕典禮，經日使答覆允諾。

⊙天津法租界逮捕國民黨二十餘人，判令驅逐出界。

同　十八日

⊙外交部訓令天津交涉員，令即籌備接收比租界事宜，並詳查比界市政及管理等一切制度，呈候核辦。

⊙總稅務司安格聯自北京抵上海後，又赴漢口，與國民黨方面有所接洽。

⊙寇英傑通電，已呈准吳佩孚辭河南督理職，並請廢除督缺，吳改委為討賊聯軍第三軍團長，統率本人原有之第十三軍及陳德麟之第十四軍，賀國光之第十五軍。

⊙廣州開促進開闢黃埔商埠運動大會，議決請政府督促殷富一律按照抽租捐辦法，認繳股款。

⊙國務院據行大總統命令，特派湯爾和羅文幹為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江庸辭內務次長職，以齊耀城署任。

同　十九日

⊙駐北京美公使馬慕瑞因美政府電召，於本日回美，參加美國對華方針之討論。

⊙上海工潮蔓延，各大公司及各業之傭員先後聯合罷工，以從事於要求增加薪水運動，電車及公共汽車工人亦繼起，市內交通頗受影響。

⊙比公使照會外交部，通知：「比政府已向海牙國際法庭聲明，解釋中比舊約第四十六條之訴訟案，中比各願讓步，已在北京繼續談判新約，在談判期內，請將訴訟中止進行。」惟海牙法庭庭長表示，照法庭規定，只有完全停止訴訟或暫行展期，並無中止辦法；故有將該案開庭日期延至五月二十五

日，以使中國提出對案之舉。

⦿長沙市商民協會與蘇廣業店員聯合會發生大衝突，全市商民向省黨部請願將蘇廣業店員聯合會加以懲辦及改組。

⦿鄭州以南反對吳佩孚寇英傑之形勢極緊張，靳雲鶚部高汝桐師繼任應歧劉培緒而與寇軍在郾城一帶衝突。

⦿東三省廢除專照，已屆實行之期，日商視施用專照免納各稅爲其特別權利，向日領事要求對東三省當局抗議。

同　二十日

⦿西班牙公使赴外交部與顧維鈞總長交換改約意見，顧擬定：開議地點或在北京，或在瑪德拉，請西政府擇定；舊約效力擬於本年五月十日宣告終止。

⦿張作霖在安國軍總司令部設置外交，財政，政治三討論會，公布簡明條文三條，函聘孫寶琦陸宗輿爲外交討論會正副會長，王寵惠顏惠慶等十一人爲會員；曹汝霖葉恭綽爲財政討論會正副會長，張弧王克敏等二十二人爲會員；梁士詒曾毓雋爲政治討論會正副會長，嚴修田應璜等二十六人爲會員。即以所布條文及名單函知國務院。

⦿國務院據行大總統令，金紹曾辭陸軍次長職，以王樹常繼任。

⦿陳調元因孫傳芳壓催出兵皖南將防務交直魯軍擔任，特在安慶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組織三軍，分路出動。

同　二十一日

⦿中日修改商約會議舉行開幕典禮，顧維鈞之開幕詞，希望以平等相互原則爲基礎之新約，得以友誼之協作早日成立。惟芳澤謙吉答詞，稱此會議爲：「非正式，但爲特別重要之會議」，其含義頗引起一時之注意。

⦿漢口華商因英商停業，各項商貨不能轉動，特向英商提出警告，謂將起訴要求賠償損失。

⦿使團會議對於中國自動徵收二·五附稅，除日使表示反對外，其餘各國公使多依其本國政府政策，取默許之態度。

⦿何應欽在福州以嚴厲手段處置因仁慈堂事件從事搗毀搶劫醫院之人犯，被捕之七名處以槍決之刑。

同　二十二日

⦿廣濟縣長向漢口當局呈報，十一日有英艦兩艘開足馬力上駛，浪高丈餘，激沉在武穴停泊之貨船數百艘，溺斃無算，損失甚巨，請嚴重交涉並賑恤。

⦿國務院分函各機關，附加稅暫以二千五百萬爲額，其分配爲：(一)整理內外債四百萬，(二)教育建設費一百五十萬，(三)司法改良費一百五十萬，(四)平民生計費一百五十萬，(五)國際聯盟公費五十萬，(六)中央政費八百萬，(七)各省建設費六百萬，(八)使館經費二百萬。

⦿上海電車工潮經調解了結，惟於工人大舉游行慶祝勝利之時，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武裝巡捕以戒嚴時期禁止集合游行爲理由加以阻遏，發生爭鬥，工人受傷十餘名。上海兩月來先後發生之工潮，不能始終平和者僅此一次。

⦿孫傳芳改任蔡樸爲浙江省長，蔡由杭州赴南京向孫接洽處置浙事之辦法。

⦿廣州組織廢除舊曆運動委員會，進行實行廢止陰曆。

同　二十三日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發表宣言，謂英國及他外國對華政策之宣言認中國不能自顧其利益，欲協定關於中國之自制條例，此實不知國民主義之中國之眞相。今日之問題，非大不列顛及列強願許中國依允國民之合法志願，而爲國民主義之中國秉公依允大不列顛及列強。國民黨之意見以爲英國創始於南京條約之國際管理治制，今已遭一切歷史上政治征服制度之命運。中華國民主義之主要目的，惟在恢復中國之完全獨立。非俟此歷史的公道事業告成，中英間斷難有眞正之和平；惟英國及列強亦無庸有所恐慌。中國內之新國將統治全國，實行主權及保護國民重要利益，且亦不漠視外人應得權利與公道之邊線，辦理恢復中國完全獨立有關之特殊外交問題。惟列強不可不知：今日保護在華外人生命財產，已不能再恃槍尖與砲艦；蓋國民主義之利器在經濟的利益，其力超過外人所能構製之任何戰機。英人尤當知：革命政府之權力得諸能使在華外僑經濟生活紊亂其秩序之人，此政府並不欲與列強問起武裝衝突，而願以談判解決中外之懸案，並宣布願依經濟平等及彼此互尊政治與領土主權基礎與列強分別談判，解決條約及其他同類問題。漢口事件之主因，在英水兵之登陸與英工部局之放棄權力，國民政府對此亦並不背棄上述之政策。今國民政府實代表已醒中國之眞正精神，爲權力，成功及革命運動之工具，外人帝國主義必須與之和諧，且各國與之和諧必無危險。蓋中華國民主義實不可摧毀而無能與敵也。

⦿周蔭人由紹興赴南京，向孫傳芳報告閩事經過。

同　二十四日

⦿漢口英商因華商之警告及英參贊阿馬利之勸告於本日開始復業。阿馬利陳友仁間之交涉有切實進行之趨勢，漢口英領事葛福因對「一三」事件措置失當，被調回英。陳友仁

通令各省政務會議，保護英人生命財產，遇外交事件，應報部交涉，不得直接辦理。

◉中比修約會議舉行二次會，首由比使報告比政府自動進行撤銷海牙國際法庭訴訟經過情形，次討論會議進行程序，決定審議事項分別交付專門委員協議，比使在會外表示比國在華領事裁判權亦願拋棄。

◉江蘇新徵二·五附稅之稅欵，經張作霖向孫傳芳交涉，孫表示可以解交中央政府。

◉吳佩孚對漢口事件表示如列強尚不覺悟，本人決先國難而後私爭。

◉四川劉湘賴心輝劉成勛劉文輝先後就革命軍軍長職，楊森又有與劉湘重復攜手之運動，鄧錫侯田頌堯亦與革命軍接洽，被委為第二十八，九軍軍長。

同　二十五日

◉法國增防上海之安南兵二百人已登陸，英國由香港調來之印度兵第一批四百餘人亦到，第二批三百人亦已在途，英報載稱將有英兵一萬六千附以航空隊，武裝汽車，坦克砲車，醫院船卽日東來。日本將佐世保二十四艦隊編入第一外遣艦隊，開駛中國，有四艘已抵上海，惟在滬日僑民意見未一致：有主張租界被侵卽與英人一致者；有主張束手旁觀，卽生命財產受礙亦所不計者。

◉中日條約交涉，顧維鈞向芳澤提出交涉議題之一部分。

◉蔣介石由武漢回南昌，又召集軍事會議，因北伐軍戰線延長，認為應配備五十五萬人之兵力，每月軍費一千六百萬元，粵桂湘鄂閩贛各出九百萬。

◉財政總長湯爾和復進行二四庫券。

◉魏益三通電否認有請吳佩孚下野之事，並表示對吳始終竭誠擁護。

◉吳佩孚電孫傳芳，設法制止英艦隊駛入長江。

同　二十六日

◉中法安南陸路商約會議，開第二次會，首討論議案程序，決定先議陸路商約之原則大綱，如規定貨物表，稅率表等，所有細目，將來由專門委員照原則釐訂。旋就滇桂粵（安南）陸路邊界稅則問題交換意見，並將進出口貨物逐次研究，以便規定稅率標準。

◉張學良由京漢路南段視察回京，奉魯軍幹部開重要軍事會議，決定四路出兵入豫援助吳佩孚。散會後張宗昌張學良褚玉璞于珍均卽出京。

◉北京財政部發表「奧國賠欵擔保二四庫券規則」十條，該欵用作年關政費。

◉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馮玉祥由平涼入西安。

同　二十七日

◉由美政府電召回國參加討論對華政策之馬慕瑞公使，於行抵朝鮮時，突又接美政府電令折回，於本日回抵北京。

◉英使藍浦生活動之結果，北京英法美日四使開「對華出兵保護上海」之會議，但未能有所決定。

◉上海各團體紛起宣言反對英國因漢潯事件而實行之武力政策。

◉何應欽將福建民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東路新編第一軍」，以譚曙卿任軍長，吳威郭鳳鳴盧興邦為師長。譚卽佈告，令各民軍限日向該軍收編處投編，不受改編而自由行動者以匪黨論，卽日派兵剿辦。

同　二十八日

◉北京英公使與漢口英領事分別向顧維鈞陳友仁提出二次對華新政策案，內容七項：（一）（二）（三）（五）為有條件的準備承認中國新式法庭及法律，並放棄英代表聽審權，（四）為準備使英僑照納不歧視英人英貨且為各處中國人民照繳之合法捐稅，（六）為準備討論並協定英租界市政管理法之修正，應使與舊有租界之特殊中國行政相似，或與舊有租界現歸中國管轄者相似，或將租界警權移交中國當道，（七）為準備接受「英教士不得復有在內地購置地基之權」之原則，教育與醫藥機關之教士及中國教徒服從中國法律條例，不得藉條約以謀保護。

◉中日商約第二次會議，討論中國豫先提出之關稅自主案，先就過渡辦法中之各問題交換意見，次及二·五附稅，日方要求須先訂互惠協定，中國代表主張承認附稅及訂結互惠協定同時並進。

同　二十九日

◉孫傳芳通電反對英國派兵至上海，謂漢口事件為局部問題，上海為我國惟一商埠，純係中國領土，軍警完全負責維持外僑生命財產，經聲明切實保障，英兵來滬礙及我國主權，引起人民疑懼，不惟易惹糾紛，抑且不增利益，除電飭上海交涉員向英領事抗議外，并電請中央政府向英公使嚴重抗議。又另電，指英案為少數赤黨所挑起之外釁，請全國一致殲除赤禍，然後與英國樽俎折衝。

◉何應欽自福州赴延平，臨行委張貞為福州留守司令。政治會議主席陳培良因福州軍權為張所有，表示不就職。

同　三十日

◎陳友仁阿馬利之協定已完畢最後修正之手續，惟因英兵厚集上海，發表第二次宣言，聲明不能於此時簽字，交涉有破裂之形勢。

◎英水兵在長沙登陸，激起長沙民衆之反英示威。

◎蘇軍白崇禧已率部入浙，與孟昭月在衢縣激戰。

◎上海交涉公署華洋民事上訴機關組織大綱，由江蘇當局核准。

◎常德兵變，革命軍左翼總指揮兼軍長袁祖銘，師長何璧輝，參謀長朱松喬為變兵所殺，賀龍接所部駐常德，師長周斕告急電，趕回長沙，調大軍前往鎮壓。

同　三十一日

◎北京外交部照會英公使，英國派遣多數陸軍軍艦，潛水艇及飛機來華，不先徵中國同意，不能不認為超越尋常之行動。且與華會尊重中國主權之決議，並撤退在華外兵之表示，及國際聯盟盟約第十條共同尊重保持會員國領土完全政治獨立之精神，大相違背，近來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之觀念甚為發達，易生意外之糾葛，中政府不能負此責任，請迅行轉達英政府撤回來華軍隊。

◎北京政府以總稅務司安格聯不肯向各海關下徵收附稅命令，且赴漢口與南方有所接洽，稅務督辦蔡廷幹亦因病呈請辭職，下令將安格聯蔡廷幹免職，任英人易紈士代理總稅務司，司法總長羅文幹兼署稅務督辦。又訓令財政總長稅務督辦：所有以關稅作抵之借款賠款，應各依原條約合同照舊履行。從前委託總稅務司保管之各項內國債券還本付息事宜，仍着易紈士繼續原案負責辦理。

◎中比修約會議因停止海牙訴訟發生問題而停頓，比使向顧聲明，即電請比政府向海牙法庭自動撤銷訴訟，俟訴訟撤銷，當再約期開議商約。顧表示滿意，允在會議期內予比僑比貨以較以前待遇稍優之待遇。

◎北京政府特派駐日本公使汪榮寶充弔唁大使。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

◎荷蘭政府答復英國對華說帖，在大體上贊成英政府之見解，但對於對華政策之聯合宣言頗抱疑慮。

同　十七日

◎英內閣決議，不改變其在華新政策。

◎日本貴衆兩院行開會式，內閣不信任案並不劈頭提出。

同　十八日

◎美國上院開秘密會議否認洛桑條約。

同　十九日

◎美國參院議員民主黨領袖羅賓生提出議案，請美政府將美墨爭端提交公斷。

同　二十日

◎英國第一巡洋艦隊鬥拔來華。

◎德國馬克斯組織混合內閣失敗。

同　二十一日

◎日本憲政，政友，及政友本黨三黨首領會見，決議將不信任政府案撤回，政潮因之緩和。

同　二十四日

◎國際聯盟邀請俄國參加國際會議。俄國李維諾夫仍申前言，謂無論何種會議，如在瑞士國境內舉行，俄國不願參加。

同　二十五日

◎美國下院外交委員會可決波特提案，對於中國時局取單獨行動。

◎駐日英大使謁幣原外相，對於共同防守上海事求日本同意，日外相答以刻未有使陸戰隊登岸或派遣陸軍之必要。

◎棉業大會在開羅開會，到十七國代表一百六十人，定二月一日閉幕。

◎美國參院通過羅賓生提議要求將墨國施於美人之煤油土地法提交公斷。

同　二十六日

◎美國國務卿開洛發表對華政策宣言，謂：美國準備與中國談判新條約，如屬必要，當離他國而單獨行事。但在新約未簽字及未經參院批准前，美國不能廢除現有條約。

◎澳洲閣議決定不出兵赴華。

◎美國獨立工黨聲明反對政府派兵赴華，遇有必要即斷行罷工。

同　二十七日

◎德國馬克斯組織右派聯合內閣告成。

同　二十八日

◎國際聯盟向美國提議召集新華府會議討論中國問題。

同　二十九日

◎西班牙巡洋艦勃萊派遣來華。

同　三十一日

◎德國大總統興登堡拒絕新法使馬傑里就任。

◎協約國對德軍事監督委員會正式廢止對德軍事監督。

原文献残缺